

寫情小說

# 淚珠緣

天虛我生著

上海廣華圖書館發行



(第二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5 5113B

寫情小說

淚珠緣



天虛我生著

集二

● 行發局書西中 ●

◀ 書類說小俠武篇長 ▶

● 武當嫡派 **武當奇俠傳** …… (練太極拳者——練太極劍者  
愛讀武書者——均不可不讀)

武當起於宋朝，其祖師爲邁邈道人張三丰，世代相傳，至今不絕，本書除詳述武當派之真確歷史外，並詳載武當派之各種武術。至於武當歷史，更屬原原本本，均有考證，種種飛仙劍俠事蹟，自有練習成功之道，內容優點，不克詳述，與少林奇俠傳實有異曲同工之妙，總之。決非坊間流行一切荒誕不經千篇一律，閱之，味同嚼臘絕無回甘之一般武俠小說所可比並也。讀者早有口碑，豈敢自噓乎。

▲ 價目 ▼ 五大厚冊 定價大洋四元 特價二元四角 寄費一角

● 五十年來豪俠史 **江湖武俠傳**

▲ 學拳術之門徑 ▲ 練武功之導師 ▲ 書中有：… ▲ 運氣練功之法則 ▲ 飛騰走壁之秘傳 ▲ 各種拳術之門徑 ▲ 劍術源流之考證 ▲ 飛劍殺人之劍仙 ▲ 行俠作義之好漢 ▲ 清宮淫穢之事跡 ▲ 陸離光怪之奇聞 ▲ 近代名人之秘史 ▲ 近代响馬之駭聞 ▲ 貪官污吏之劣蹟 ▲ 名妓英雄之情史 …… (可當武俠小說讀) …… (可作拳術課本用) …… 愛讀武俠小說者不可不看此書。喜歡研究武術者不可不看此書。性情豪俠好義者不可不看此書。少年初學拳技者不可不看此書。

▲ 欲知近代著名人物之遺聞軼事者不可不看此書 ▼ …… 此書係聖嘆後人金佛徒先生最近傑作，搜集許多英雄好漢之事跡，彙爲一編，並旁搜遠引，發前人之秘，運筆靈活，如生龍活虎，躍然紙上，寫好漢之鋤奸除暴，則殺氣騰騰，寫美人之質斂濟病，則柔情款款，洵近今武俠小說中不可多得之傑作也。全書共一百回，四十餘萬言，回目繁多，不克備載。

▲ 價目 ▼ 全書洋裝四大冊 定價三元二角 特價一元九角二分 寄費一角四分

● 社會醫世 **性禍**

自張博士著作性史，發表怪議論後，青年男女被其惑者，不知凡幾，因之社會上發生種種關于性的罪惡，層見叠出，編者本溫馨之旨，以生花之筆，描寫個中罪惡，形形色色，醫世奇文，千古奇事，不可不看也。

▲ 價目 ▼ 全書四大冊 定價三元二角 特價一元六角 寄費一角四分

# 淚珠緣第二集目錄

第十七回

鬧戲館葛亮甫被打

代帳席夏作珪弄權

第十八回

秦寶珠病歛紅玉枕

沈蕙香親送繡金衣

第十九回

賺巨款奴才捐官

赦小過主人積德

第二十回

送鮮花石時助謙

拾睡鞋媳烟担憂

第二十一回

暗猜疑秦公子受屈

明譏諷葉大人貽羞



第二十二回

畫錦堂琴邊飛竹笛

洗翠亭月下放荷燈

第二十三回

天風樓兩夫人看火

新花園諸名士標題

第二十四回

一覽亭李冠英防電

大洋房盛蘧仙論風

第二十五回

種松樹秦文伏見識

逛棚園蘧仙觸相思

第二十六回

夢中夢翻舟驚惡兆

病上病支枕聽詩聲

第二十七回

讀詩箋眉顰花婉姐

換繡枕情注顧眉仙

第二十八回

論官商寶珠見實學

買文字顯宦盜虛名

第二十九回

莽寶珠誤嗔好姐姐

苦媚香遺集惜惺惺

第三十回

送花果秦瓊締姻

舐紙牕小環出醜

第三十一回

活別離頸纏三尺練

死纏綿臂嚙一條痕

第三十二回

趁顛狂小環索命

了冤孽葉赦歸陰

---

淚珠緣 二集目錄

# 淚珠緣第二集

天虛我生著  
鈍根校訂

## 第十七回

鬧戲園葛亮甫遭打

代帳桌夏作珪弄權

所謂旁觀者清

却說沈元家的拿着銀號摺子。興抖抖的出來。剛走出穿堂找沈元去。不期秦瓊剛從南書廳出來。不及站住。却被秦瓊喝住道。你鬼頭鬼腦的忙些什麼。沈元家的。便連忙站住掉謊道。奶奶着我去問聲爺們。向葉府上去借的班子。可來了沒有。秦瓊道。什麼班子。沈元家的道。剛三爺去借的戲班子。秦瓊道。今兒沒有什麼事嗎。傳戲班子什麼。沈元家的道。也沒什麼正經。三爺愛聽戲。回了太太傳去的。秦瓊點點頭兒。便放沈元家的出去。心裏便不高興。想寶珠也和我一般的人。他便這等快樂。他要什麼。他太太總依他。偏自己不拘幹點什麼事。總吃老爺訶



喜鬧脾氣  
者聽者

開口便是  
幾片話頭

罵。想。著。便。滿。肚。子。的。懊。悶。因。順。步。走。到。文。案。府。房。夏。作。珪。那。裏。來。原。來。秦。瓊。這。人。是。最。有。脾。氣。的。所。以。姊。妹。們。都。和。他。講。不。來。便。美。雲。等。嫡。親。姊。妹。也。不。和。他。一。塊。兒。頑。好。便。罷。有。點。兒。不。是。便。要。幹。鬧。所。以。倒。成。了。個。庸。庸。碌。碌。的。一。種。人。品。外。面。結。交。些。朋。友。也。沒。什。麼。好。人。只。本。府。裏。兩。位。師。爺。和。他。要。好。些。這。夏。作。珪。是。絕。會。逢。迎。的。所。以。秦。瓊。對。他。這。會。子。秦。瓊。到。了。文。案。房。裏。那。夏。作。珪。剛。在。那。裏。寫。家。信。見。秦。瓊。來。連。忙。收。起。紙。筆。站。起。來。道。哎。吓。爺。怎。麼。好。久。不。來。我。這。裏。談。談。我。險。些。兒。悶。死。昨。晚。子。綴。了。一。夜。燈。花。今。早。子。噪。了。半。天。的。喜。鵲。我。當。是。什。麼。大。喜。原。來。是。爺。來。了。好。極。好。極。說。着。忙。喊。管。家。倒。茶。自。己。點。了。個。煤。子。裝。一。袋。烟。遞。與。秦。瓊。秦。瓊。坐。下。笑。道。這。幾。天。師。爺。沒。什。麼。事。嗎。夏。作。珪。道。也。沒。什。麼。大。事。今。兒。早。起。替。老。爺。打。了。個。奏。辦。營。務。處。的。摺。子。剛。騰。了。請。爺。

瞧瞧看。可用得用不得。說著忙向文具箱內取出。雙手遞與秦瓊。秦瓊略看了看道。寫的很好。只是僭們老爺也太不怕勞。年紀有了。朝廷家的事也幹不了這些。現在雖外面有事。我瞧也不打緊。只奏辦營務處。果然是個好事。只怕現在國儲也不十分充裕。未見得准呢。夏作珪道。爺見得極是。我也早這樣說。照老爺只樣年紀。也不犯着再辛苦。不過上了這個本子。准不准未必。但老爺因此竟自助了十萬兩的軍餉。也足見老爺愛國的忠心了。秦瓊道是。夏作珪因問。老爺可在府裏。秦瓊道。剛纔說往中丞處商議事情去的。夏作珪道。陸連翁可也出去了麼。秦瓊道。飯後便出去了。說今兒不來家也未可必。僭們趁今兒閑着。何不出去逛逛。夏作珪道。狠好狠好。我也悶的慌。僭們不如去邀了石時和葛亮甫同出去。秦瓊道。石時那人討厭。不是我講他。他眼裏只有一

搨摹畫致

個寶珠。以外都不放在眼裏。還是葛亮甫。邀他同去走走。夏作珪道是。便換了身斬新單湖縐衫兒。拿了把扇兒。將眼鏡子用手帕子裹了。整整衣服。便讓秦瓊出來。一同出了文案房。繞過了穿堂。到對面帳房裏來。却好葛亮甫正在那裏着衣服想出去。見夏作珪也換了衣服過來。便道。二爺敢是和作翁出去麼。夏作珪剛要說。忽一陣鑼鼓聲打將起來。便側耳朵駭異道。什麼。敢是今兒府裏唱戲麼。秦瓊道。可不是。今兒寶珠躲了學。却傳了班子。在園子裏唱戲呢。夏作珪道。園子裏唱戲。怎麼這裏便聽得見。葛亮甫道。那有戲台的春聲館。便在這壁牆外。那邊唱一句兒。笑一聲兒。都聽的見。這會子正唱的熱鬧。那鑼鼓兒一陣響。似一陣打的人心癢癢的。我所以坐不住。要想去外面瞧瞧戲去。夏作珪因道。那裏瞧去。敢是會館裏有戲麼。葛亮甫笑道。你不知道嗎。前

兒小獅子巷。開了一個戲園子。班子纔京裏新到的。我已去瞧過了一本。果然唱的好。秦瓊道。那咱們便瞧戲去。夏作珪道。二爺又來。自己家裏唱戲。倒不看。也和我們一樣見識。往外頭瞧去。秦瓊道。誰愛去討人厭呢。裏頭他們又不來請我。便叫我去看了。他們另是一淘兒作樂。都和我沒得話講。我一個兒坐着。有什麼味兒。倒不如外面瞧去的有趣。葛亮甫道好。咱們便一淘兒去罷。說着。便讓秦瓊先行。一同到穿堂。喊胡升邵二小喜子來。順兒等七八個人。跟了出門。因怕秦文知道。三人都不乘轎。一齊步行到小獅子巷。其時已經傍晚。戲園裏日班已經停唱。晚間班子被人傳去。說不唱了。秦瓊便一肚子火冒。定要園裏開唱。那戲館裏見勢頭來得。也不敢多講。便請三人進去坐了。去叫老班來回話。這裏胡升一千人都跟着主子進來。見這戲園是五開間廠廳。檯

上空宕宕的。檯下滿堂掛的玻璃水法塔燈。鋪說的桌椅。也是紅木大理的。兩邊包廂。又鋪設些着衣鏡。玻璃罩花。擺設等件。工本也不區小。秦瓊等着。便各隨意坐下。一時送上茶來。那管班來了。先將三人上下打量一番。便陪笑道。爺們。今兒對不起了。咱們家班子。今兒被盛府裏傳去了。明兒只怕還留着唱。爺們愛瞧。過天再請過來罷。秦瓊道什麼話。你家開了戲館子。那兒能缺了班子。我今兒特來瞧你家的戲。你能回我走嗎。小喜子。你吩咐他。今兒我愛瞧戲。喊他去傳齊人來。該幾多開銷。你該他就是了。倘再敢講一個不字。你給我封起他的館子來。那些管家都一壘聲答應個是。小喜子便一手扯那個管班過來道。你這人。怎麼這樣不通禮。咱們爺喊你家開唱。難道不該你錢。你死也不講一個字兒。你敢是與討打麼。那管班恨道。怎麼你老有這樣不通理。

咱們也不希罕這幾兩銀子。剛說到這兩句。小喜子早兩個嘴巴子打過去了。那管班本是武生。這會子便動了真氣。和小喜子打將起來。小喜子早跌了幾個筋斗。胡升等便多一鬩動手。打將起來。那些戲園子裏的人。見勢不對。便早吶聲喊。一齊擁將出來廝打。約有二三十人。這裏胡升等。總只有七八個。早被那班子裏打得亂跳亂叫。葛亮甫還插着去勸。也被打在裏面。這夏作珪看不濟事。便扯着秦瓊的手道。偕們走罷。秦瓊此時也胆怯了。便跟着夏作珪急急的出來。却不道大門已經反鎖了。幸而沒人把門。秦瓊略有點手力。忙扭斷了鎖。逃出門去。趕緊親自到縣裏報知。那縣官立刻帶領差役。乘轎到小獅子巷來。一到戲園門首。見門裏外都擁塞着閑人。那些差役。用籐竿子打開條路。進去。見滿園子打得雪片似的。那些人還在廝打。那知縣喝令差役進去。

只檢那不戴紅纓帽子的拿。休誤拿了秦府家人。那些差役。一片聲答應。都磨拳擦掌的進去。見那些扭着厮打的多。沒有帽子。有幾頂兒多。丟在地下。便暗暗認定穿馬靴的多是秦府家人。並不問好歹。只將那些不穿馬靴的拿住。除逃散的。還有十三個人。便一齊上了練子。那些人都趕着分辨。那裏管他。都一起拿住了。帶回衙裏。不問好歹。每人打了二百板子。十三面大架。一串兒架了出來。這裏秦府家人。却打壞了小喜子和胡升兩個。葛亮甫本來沒用。已早被這些人打得半死。睡在地下。動彈不得。滿口裏只是哼着。邵二看不是路。連忙趕回府裏。喊當差的用一張棕棚子去抬了回來。那胡升小喜子也走不來。便一概叫人抬回。剛到府門。可巧秦文拜客回來。門口擠滿了人。邵二便敢不抬去進。歇在門口。等秦文進去了。纔把葛亮甫抬到賬房裏歇下。夏作珪

知道。忙走過來看時。見葛亮甫的衣服。也扯的七零八落。兩隻眼睛。似開不開的。望着夏作珪。夏作珪看了。着實過意不去。因皺着眉頭問道。可覺得那一處兒打壞了。葛亮甫只是哼着。說不出話來。夏作珪慌了。忙請秦瓊出來商議。說亮甫既只個樣子。賬房裏又一刻少不得人。這怎麼處。秦瓊想了想道。光景不過受了點傷。也不妨事。請金有聲來瞧瞧。看怎麼說。大約總有幾天兒纔得復原。這賬房裏的事情。須得請一個人代理幾天纔好。夏作珪道。代理見倒也不值什麼。只是你我做不得主。叫誰代。依我的意思。不如回了老爹。給亮甫請幾天假。聽老爹派人代理便了。不要回來。又被人說我舞弊。秦瓊點點頭道。也說得是。那便我替他請假去。你趕緊叫人去請金有聲。夏作珪點點頭。秦瓊便喊小喜子。夏作珪連忙住住道。不要喊他。他和胡升兩個。也打壞



了。秦瓊聽了。滿肚子好氣。因道。還了得。只個眼前虧吃的不小。回來我不把這個園子折毀掉。我也不算人。夏作珪道。我的爹。這會子也講不得了。快去回了老爺是正經。你瞧。這時候將要晚飯了。回來各房來領賬。誰去理值呢。秦瓊聽說。便耐着氣。往東正院來。進門。見滿屋子燈火照的通明。靠西秦文房裏。有些安息香的氣息。又有人在牕裡面念書。立脚聽時。却是茜雲在那裡背唐詩。心便打了個格頓。想道。這會子進去。老爺必定又拿他來比我。說我不用功。剛想到裡面。秦文見牕外有個人影兒晃着。便喝問道。誰在那裡探頭探腦。秦瓊嚇了一跳。聽茜雲的書聲也嚇斷了。便搶步進去請了安。說因老爺在這裡有事。不敢進來。回話。秦文因攔下書道。什麼事。要你來回。秦瓊道。剛賬房裡葛師爺來。叫我過去。那裡知道。葛師爺日間出去。吃人打壞了。要求老爺賞幾

足見秦文  
於銀錢上  
亦看得頗  
重。故五點  
醒中一語

天假。并求老爺替他作主。秦文詫異道。怎麼吃人打壞了。可知道爲什麼事兒。秦瓊道。也不甚仔細。聽夏師爹說。因偕們府裡往常開銷的賬目。略枯渴了些。所以外人都恨了葛師爺。秦文聽了。哼了一聲道。這話再沒別人講。要便是夏師爹的意思。那也不管他。只問你是誰打的。秦瓊道。說是小獅子巷戲園裡人打的。因前兒老爺請中丞瞧戲。是傳的他家班子。葛師爺把二百兩銀子。扣下了四十兩。吃他們知道了。這會子撞倒。便擁着打了一頓。葛師爺連話也不會講了。秦文因道。是了。前兒扣下四十兩。正價原是我的意思。這與他什麼相干。况且又是他老班貪圖生意。自己情願讓四十兩出來。給爺們管家的。這會子因只個鬧事。也太胡鬧了。你去喊當差的。傳他們老班來。很很的辦一辦。纔叫只些混賬東西。知道規矩。秦瓊因道。本來也太不成事了。連跟出去的

小喜子和胡升也打的彈動不得。老爺要辦。也不犯着當面么喝他。只請個片子。交縣裡辦去便了。只是今兒賬房裡缺了人。請爺派人代理纔是。秦文想了想道。那便叫夏師爺代理一晚子。明兒一早去請金有聲來代理便了。秦瓊應着。見沒事。剛要退去。又喊住道。瓊兒。秦瓊連忙站住。要知秦文講甚話來。請看下回。這正是

一任豪家身手很。

可憐已吃眼前虧

第十八回

秦寶珠病歛紅玉枕

沈藕香親送繡金衣

却說秦瓊剛要退出。秦文又喊轉來道。裡頭陸師爺講起。說他的家眷來了。還耽擱在船裡。沒得下處。我想咱們園子裡儘空。沒得人住。也要荒蕪了。現在美兒和葉府上的小姐。都打算住裡面去。倒也狠好。倘師

其專若有  
憾尊其實  
乃深喜之

爹想咱們這裡住。就請他們太太和小姐們。住園子裡去。也沒什麼要緊。只問愛那樣。便那樣罷。咱們府裡。也不爭只一點兒用度。秦瓊答應着。又站了會兒。見沒事了。便退出來。先將這話告訴了夏作珪。夏作珪便又高興。又不高興的道。這一晚子。叫我代什麼橫豎。明兒金有聲來了。今兒的賬。叫留着明兒算罷了。秦瓊再三央他。夏作珪一忖道。管他娘。今晚子賬上。算他幾十兩銀子。用用也好。只儘把大筆頭的開鎖清了。也好拿一個九扣的除頭。多少可百兩銀子總有。想着便道。既二爹怎麼說。我便代理一會子罷了。說着。便叫邵二掌燈。到賬房裡去了。秦瓊便到南書廳。將秦文的話。對陸蓮史講了。蓮史狠合己意。便說等你師母和師姐到來。再作計較罷了。秦瓊應諾。到放館出來。回了秦文不提。且說這日寶珠等在春聲館唱戲。那歡笑熱鬧。是不必說。直唱到五

更方纔歇鑼。這些人也多唱的倦了。柳夫人頭一個禁不起。早先睡去。軟玉姊妹。便仍就睡在婉香對房。寶珠看大家睡了。纔回到自己屋裡睡去。到次日傍晚。纔醒過來。却因天色下雨。陰上沉不辨時候。及至梳洗完了。那天便真個黑將下來。雨聲是越發大了。寶珠覺得心裡煩燥起來。又因昨夜不睡。今日又起來遲了。身子狼倦。便仍躺到床上去。嬾煙點燈進來看見道。爹又怎麼了。寶珠見嬾煙問他。因略笑道。沒什麼。因我覺悶的慌。姐姐他們。可起來了麼。嬾煙道。婉小姐和蕊小姐軟小姐。都早起來了。這會子東府裡大小姐。邀去鬪葉子戲去了。因爹睡着。沒請爹去。寶珠聽了心裡便活撓撓起來。想也到東府裡頑去。又轉念怕秦文知道惹罵。便又收轉念頭。因道。他們怎麼不在嗒們府裏頑。倒跑那邊去。嬾煙道是三太太的主意。說天下雨。怪沒味兒。所以連太太

也請過去吃酒呢。寶珠點點頭兒。嬈煙又道。早間金爺拿帖子進來請爺的安。因爺睡着。我不來回。拿爹的片子回拜去了。寶珠因道。怎麼他忽然來拜起我來。敢有什麼事兒。嬈煙道。光景沒什麼說。聽事金爹是來府裡代理賬席的。寶珠道。怎麼要代理賬席。葛師爹那兒去了。嬈煙便將昨日葛亮甫被人被打壞的事。講了一遍。寶珠聽了好笑。因道。昨晚子倒造化了夏師爹。嬈煙笑道。可不是。外頭多說。昨兒夏師爹弄了好幾個錢。今兒早起吃館子去呢。寶珠笑了笑。因問道。昨兒軟小姊叫買的洋床。賬房裡可辦進來了。沒有。嬈煙道。纔今兒珍大奶奶開賬出去。還有添做門簾。幃幃和繡花墊子。那些物件。光景明後兒纔辦進來呢。寶珠點首。嬈煙又道。今兒太太說。小姊們現在不能搬進園子裡去住。因什物還未齊備。廚子也沒有派定。須得園子裏開個廚房纔便。現

在檢定本月二十八日。纔搬進去住呢。寶珠算算日子。覺得老遠的心。裡好不耐煩。剛納着悶。晴煙進來。說三太太叫玉梅來請三爺喝酒去。寶珠想了想。便點點頭兒。走下地來。忽身上打了一個寒噤。因道。怎麼發起熱來了。嬈煙忙過來握他的手。覺得手心兒進灼灼的。再向額上一摸。也滾燙的。失色道。怎麼好端端的發起燒來。你肚子裡可怎麼來。寶珠道。倒也不覺什麼。不過氣悶的狠。嬈煙道。既這麼着。東府裏不要去。外邊雨也大的狠。風又尖。賊兒的。不如睡一會兒罷。寶珠自覺支撐不住。便叫晴煙去回了。又叫不要說起病。怕婉香知道發急。晴煙答應去了。寶珠便自睡下。嬈煙陪着。到晚膳時候。寶珠也不吃飯。聽那。聽外的雨。一陣大似一陣。忽滿。聽子。一。亮。一。個。閃。電。過。處。跟。着。一。個。霹。靂。坑。磕。的。震。得。玻。璃。聽。兒。都。響。寶珠早躲在嬈煙懷裡。不敢言語。那。

雷還旋磨似的響個不了。那雨小了些。滴滴瀝瀝響着。心裏覺得悽愴。起來自己也說不出。所以然。納悶半晌。因想睡熟。却好婉香和軟玉蕊珠來了。知道寶珠病了。心裏多狠不受用。便恩恩切切的和寶珠談了一會。又勸寶珠吃了口稀飯。看他睡熟了纔去。藕香知道。也過來望了望。又送了些香蘇飲來與寶珠吃。到了次日。病越重了。寶珠因發燒太重。抵當不住。便睡着走不起來。柳夫人發急了。請金有聲進來診脈。說不妨事。纔放了心。不期寶珠打這日起。一日重似一日。連米湯也吃不下。婉香藕玉等。終日伴着他。他總是昏沉的好睡。也沒什麼話講。把平日的一種溫存樣兒。却一疊收拾起了。到月底邊。還起不得床。大家因寶珠病着。都沒得興趣。廿八那日。便也不搬往園子裏去了。到了五月初上。寶珠纔好起來。足足的病了一月。不打緊。倒是婉香等一千人。



被他急死了。現在纔各放心。寶珠也能起坐。和姊妹們談談說說。倒也有趣。有時自己照着鏡子。覺得清減了許多。兩彎眉兒。却顰的。和婉香差不多。有一種可憐樣兒。自己也覺憐惜。便分外保重。不是和婉香下碁。便自己拿着筆做做詩。又挨過六七日。纔霍然痊愈了。便慫慫婉香等搬進園子去。婉香見他已經大好。便大家商議着。從五月初十日。搬進園去。却好這日是蕊珠和綺雲賽兒三個的小生日。大家便又鬧起戲來。熱鬧了一天。那園子裏。自從諸人搬了進去。便覺得花柳有情。山水生色。寶珠住在裏面。就像一個穿花蝴蝶兒一般。樂的了不得。那些吟詩飲酒的事。是不必說。也記不得這許多。到了六月初二日。秦珍打京裏回來了。蕙香接着歡喜的很。把帶來的物件。逐樣檢點明白。送往各房去。却把寶珠和婉香的物件。親自送到園裏。惜紅軒來。却值寶珠

閨中樂事  
隨手拈來  
悉成妙景

和婉香軟玉蕊珠一塊兒坐着挖西瓜壳兒做燈。蘊香進來看見道：你們到會頑意兒呢。這個西瓜壳兒還要挖出這許多花紋來。明兒便壞了。可是吃着沒事做嗎？婉香因笑道：大嫂子你瞧看誰的鏤得細。蘊香看時。婉香鏤的是細迴文卍字。夾着四個圖兒。鏤出月圓人壽四個雙鉤篆字。覺得精緻的狠。便滿口贊好。再看寶珠鏤的是鴛鴦戲荷的散花。軟玉是四塊合景書畫的。蕊珠是綉毬紋夾著兩個獅子的。因笑道：多好心思。講細緻。還是婉妹妹頂好。寶珠笑道：大嫂子總存著一個偏見。我這個還沒鏤好呢。鏤好了你瞧着眼睛多要花呢。說着放下刀子。回過頭來。見銀鴈捧著一個緞盒。因道：大嫂子這什麼頑意兒。蘊香道：你哥哥回來。這便是你要的東西。寶珠便跳起來道：好哥哥好嫂子。我正想著呢。說着便叫軟玉和蕊珠的西瓜燈拿開。又一疊聲叫春妍抹

直顧到第  
一回

桌子蘊香等都看着他好。笑春妍過來抹了檯子。銀雁便將緞匣放在桌上。大家都圍着來看。寶珠先打開個袱子。看是一件金醬女襖料兒。滿身平金線的大牡丹花。略一展看。便覺光采奪目。寶珠喜的頓足道好。又忙問道。這是送誰的。蘊香道。你哥哥因要公道。照這個樣兒。一色的定了十件。東府裏送了五件去。寶珠道。東府裏四件穀了。怎麼要五件。蘊香道。你不知道嗎。前兒金有聲在這裏。給瓊哥說下了親事了。便是石師爺的令妹。轉眼就要行聘了。寶珠恍然道。不錯。前兒我病着。也聽見講起。我因這些事兒不經心。便忘了。足見大嫂子心細。又道。那麼這一件兒。送婉姐姐。還有四件。留著幹什麼。蘊香笑道。你不要替我就憂。難道我自己不該要一件兒嗎。這兩個袱兒裏。便是兩件。送軟妹妹和蕊妹妹的。還有一件。是要送給陸師爺的小姊去。寶珠聽說。因忙問

道。我正要問大嫂子呢。頭裏四月間。聽說老爺邀陸太太和小姊來園子裏住。師爺答應了。怎麼隔這兩個月還不提起。這話難道還在船裏嗎。可不要熱壞了。那位小姐。蘊香笑道。便熱壞了。也不干你事。前兒原說要來住的。此後不知怎麼。陸師爺又說不便來。回了老爺。在外面租公館住了。說改日總要來給太太請安的。寶珠又道。大嫂子可知道。這位小姐喚什麼名字兒。蘊香道。這個我倒不知道。只聽說年紀却長了。長的倒很好。還會得做文章呢。寶珠道。你那還不仔細。我到知道。他叫做瑣琴呢。婉香笑道。偏你會打聽。這些橫豎你心裏有了個他。他心裏還不知道。有你只個人呢。寶珠笑道。那我也不希罕。要他知道。剛說着。見蘊香身邊的小鵲進來道。爺請奶奶轉去。有事情呢。蘊香應了聲。便把緞盒裏三件襖料檢出。又打開一包。是十副平金褲脚。又打開一包。

看是十副挽袖。軟玉看見駭異道。婉姐姐。你要這個什麼用。婉香笑道。那裏是我要的。這是寶珠帶來孝敬太太去的。軟玉笑道。我當是你。要穿披風兒了。說着大家都笑起來。蘊香又打開一包。是一副平金的帳沿。和床幃子。八副堆花的椅墊套兒。又兩大匣子的櫛櫛香末。和些阿膠。桃杏等脯。都叫春妍替婉香收了進去。婉香和軟玉等多道了謝。蘊香略坐一會。便告辭出來。正是

草索不妨公子病

花衣却稱美人身

第十九回

賺巨款奴才捐官

赦小過主人積德

却說蘊香帶着銀雁小鵲。打惜紅軒後面。往寶珠樓上繞過下來。見只有晴烟一個。穿着白紗衫兒。低着頸兒。在那裏穿茉莉花翹兒。見蘊香

好。物。不。堅。  
牢。是。物。理。  
所。必。然。

打樓上下來。因站起來道。大奶奶好忙呢。大爺回來了。不辛苦嗎。藕香笑道。也沒什麼。三爺搬園裏去了。你到不冷靜麼。晴烟道。這屋子裏。到比往常熱鬧的多呢。往園子裏去的。上上下下。一千人多。貪着路。近打這樓上上去。這屋子裏。就像穿堂似的。樓梯上。一天也響不了。晚頭樓上。下一路。又點了燈。到比茶館子還熱鬧呢。藕香笑笑。因道。我剛打月台上來。見那月洞上的鏡子門。推的鬆了。怕明兒脫了筓。打將下來。不打緊。倒是這樣大的鏡磚。沒處配去。你明兒索性叫人。把他卸下來。倘嫌晚間沒得關閉。你叫小廝們。把那個冰蘭格子。裝了上去。就是。晴烟答應着。藕香便走出迴廊上來。因看看天井道。這大熱的天。怎麼還不搭涼棚子。晴烟道。可不是麼。僇們這位爺。因前兒到葉府裏去來。見他家的涼棚。都是機器做的。說靈便的很。用鐵桿子搭起來。上面用綢子

信手拈來  
入情入理

做了篷。可不用扯得。只要把那桿子上的螺螄旋兒一旋。那篷子飛風似的。打開了。再倒旋一旋。那篷子便也飛風似的。卷做一卷兒了。爺愛這個。所以連對面的小桃花館的舊篷子。也不叫搭。說已叫葉府上的什麼洋匠做去。明後兒就送來了。蘊香笑道。好便好。怕沒得百十兩銀子。辦不下來。回來開上帳去。又吃三老爺罵呢。晴烟道是呢。說八十兩銀子一座呢。連太太院子裏共是三座。光景也得三五百塊錢。不過太太准了。光景這錢是太太出的大面了。蘊香點點頭。忽一陣風吹來。很熱烘烘的。蘊香道。熱的很。這天要下陣雨纔好呢。照這樣熱。我真一點兒事也幹不了。說着。便帶銀雁小鵲出來。到自己屋裏。秦珍却又被秦文喊去問話去了。因走到房裏。換了件茜紗衫兒。叫翠鳳打着扇。自己便拿張箋子。開了個單子。叫銀雁拿出去。喊賬房裏辦扇子去。賞給婆

因風而起  
無一閑筆

奇峯又起  
但非無根

子了頭們的。又問小鵲道。去年陪們府裏。辦四十架洋風扇兒。秋天卸下來。擱在那裏。天熱了。早晚各房裏便要來領你去問聲沈元家的瞧。小鵲應了聲出來。便找沈元家的去。却好剛撞着沈順家的進來。小鵲因道。媽媽來的正好。奶奶喊沈元媽媽呢。可在外面麼。沈順家的詫異道。怎麼。奶奶喊沈元家的。敢是喊我你聽錯了。小鵲笑道。媽媽又取笑來。這一點兒事。我那會聽差呢。沈順家的道。那麼着奶奶忘了前兒四月間。不是奶奶打發沈元和家的往上海去了。到今兒還沒回來呢。小鵲道。那光景。是奶奶忘了。又道。只是我一晌沒聽講起這事。沈順家的道。這事你自然不知道。奶奶怕老爺知道。瞞得鐵桶似的。我還是沈元家的。私地告我的。這會子什麼事。我去幹去便了。小鵲便把要洋風扇子的話講了。沈順家的道。這個。去年是我收下的。我去找。回來送進來。



便了。說着回了出去。小鵲進來。回了蘊香。却把沈元家的事。隱着不提。怕戳穿了蘊香。生氣。所以不敢提及。到晚後。秦珍進來。便一味子嚷熱。蘊香替他脫了長衫子。又叫小鵲與他打扇。銀雁替他抹個身子。靜坐了一會兒。秦珍纔舒服些。因道。你可知道。這裏本縣老爺壞了。剛今晚子。差官來摘了印去。蘊香笑道。我那裏管這些事。自己府裏。還管不週到呢。秦珍道。你自然不明白。可知道是爲着偌們府裏的事壞的。今兒葛師爺也回復了。連瓊弟也被老爺撻了幾下。蘊香咤異。問是爲着什麼。秦珍便歎口氣道。本來也太胡鬧了。四月間。瓊弟和葛師爺出去打戲館子。回來叫縣裏枷了戲園子的人。還把戲箱封了去。變賣充公。這都是瓊弟借着老爺的名頭。叫那官兒幹的事。那裏知道。這戲園子老班。是京城裏三王爺得意的人。他便趕進京去哭訴了。三王爺連咱們

府裏也告在裏面說怎樣的倚勢欺人指使地方官壓詐小民因此我在京的時候王爺還講我幾句不是呢照這樣鬧法僭們府裏也不穩便剛老爺喊我出去就爲這個事兒蘓香聽了不語秦珍又道還有節兒事情昨兒吏部裏信來問新捐大八成在部候選的縣丞沈培元在那裏求缺說是僭們府裏的門生問究竟是否這事老爺問我我也不知道及至查了冊子纔知僭們房裏的陪房沈元的原名這也奇事沈元是幾時告假出去的蘓香吃了一驚道吓這怎麼講沈元原不曾告假出去前兒跟爺進京他四月初回來說爺在上海花空了乏了盤費在什麼莊上挪了三千兩銀子進京去特地打發他轉來把這筆錢匯去銷賬照這樣說敢是他謊了銀子去捐官的麼秦珍跳起來道不必說了一定是這奴才謊了去的我那有這件事兒我到上海的時候他

如聞其聲  
入情入理

拿了封信來。說他家的病重。所以告假回來的。罷罷。這還了得好大的膽子。小鵲你去傳沈元家的進來。小鵲聽着也失了色。因道。剛日間奶奶叫去傳沈元家的。沈順家的回說。沈元家的還是四月間奶奶差往上海去的。還沒回來。我怕。是奶奶忘了。又聽說是瞞著老爺的。所以不敢問得。蘊香道。啊。吓。反了。這從那裏講起。這些奴才。坏子。幹的好事。吓快給我喊。沈順家的來。我問他呢。小鵲應着。忙出去傳沈順家的進來。沈順家的知道這事。也道。這還了得。僂們還洗得清嗎。說着。便連忙叫人去把沈元家的女兒。春柳兒帶了進來。春柳兒早嚇的哭了。沈順家的也不問別的什麼。只扭着春柳兒。到西正院來。秦珍早氣的話也講不出了。見沈順家的和春柳兒進來。便拍着桌子。喊道。我出去了幾天。你們一班兒。舞。這樣的弊。還不給我掌嘴巴。蘊香止住道。不忙。讓我

問他呢。因向沈順家的道。你知道沈元家的逃去。你怎麼眼睜睜的也不來回我。一聲。沈順家的連忙跪下道。奶奶。這。這個不干小的事。前兒四月初四。沈元回來。小的們只知道來替爺匯銀子的。次日沈元家的把鋪蓋箱籠搬出去。小的問他。他說爺在上海。說到這裏。便不說了。蘊香道。他說爺在上海。怎麼。沈順家道。小的不敢說。蘊香道。你只管講。不干你事。沈順家的戰兢兢道。他說爺在上海。娶了位姨太太。爺寫信回來。請奶奶打發人去接。說奶奶因他兩口子穩當。所以著他去的。還說不許聲張出來。怕老爺知道的話。小的當時並不知道。這黑心的奴才。種子幹這些的事。請奶奶。只問春柳兒。總知道的。說着。春柳兒跪着。嗚咽咽的哭。將起來道。小的也不知媽幹下這事。求奶奶開恩。不干小的事。小的爹和媽。總在京裏。聽憑爺和奶奶怎麼樣發落。小的總不敢

藕香之賢  
明實有過  
于李執

沈元尙算  
知足

求一個字兒。藕香氣了半晌道。我明。白。不。干。你。們。事。總。之。我。自。己。大。意。了。些。你。們。退。去。罷。外。面。不。許。給。我。多。講。沈。順。家。的。和。春。柳。兒。磕。了。兩。個。頭。出。去。了。藕。香。因。叫。銀。雁。把。萬。豐。的。摺。子。拿。出。來。叫。人。驗。去。可。不。要。換。了。假。的。與。我。銀。雁。答。應。着。拿。了。出。去。一。會。子。進。來。說。不。錯。的。摺。子。原。是。真。的。秦。珍。接。來。一。看。見。寫。着。四。月。初。四。日。付。規。元。銀。三。千。兩。因。道。奴。才。打。諒。捐。了。這。功。名。我。便。不。能。奈。何。他。麼。小。鵲。你。拿。筆。硯。來。小。鵲。便。送。了。過。來。秦。珍。卽。便。帶。草。的。寫。了。個。電。報。底。子。叫。小。鵲。拿。出。去。藕。香。遞。了。個。眼。色。與。小。鵲。小。鵲。會。意。便。拿。着。出。去。揣。在。懷。裏。往。別。處。閑。逛。去。了。藕。香。見。秦。珍。盛。氣。已。過。因。道。這。事。總。怪。我。不。是。秦。珍。道。那。能。怪。你。便。我。也。要。上。這。個。圈。套。子。藕。香。因。道。難。道。一。個。卽。選。縣。丞。三。千。兩。銀。子。就。能。捐。足。嗎。秦。珍。道。也。不。數。點。兒。照。他。的。這。個。花。樣。總。得。五。千。兩。銀。子。照。例。四。十。

八日。就能得缺了。所以我趕早打電報去。關照吏部裏去拿問他。蘓香道。他不是白用了銀子壞了功名嗎。秦珍道。這個自然。不這樣。那裏知道利害。蘓香道。論理也該這樣辦法。只是也造點孽。他兩口子當一輩子的奴才。纔不過掙下二三千兩銀子。這會子。雖謊了我的。去他也添補着二千兩光景。果然壞了他的功名。可不要悔死了。便不悔死也。一輩子出不得頭了。依我。不如咱們認了晦氣。只算丟了三千兩的個摺子。成了他的功名。也算積點子陰德。他有點子良心。總不敢忘了咱們爺。再出個諭單給他。瞧着他。深自悔過。倒也是件好事呢。秦珍聽了這番話。暗暗贊歎蘓香賢德。因道。終不然叫你平白地丟這一大宗銀子。蘓香道。倒不值得什麼。在咱們手裏也。只算丟了幾百個錢似的。誰疼這一點兒來。只你也不犯着爲這些事氣得這樣。你瞧你衫兒都汗透。

伉儷之情  
寫來別是  
一樣洵是  
寫生妙手  
體貼入微

閨房樂事  
洵有甚於  
畫眉者

淚珠緣 第十九回

三二一

了。何苦來呢。說着。便把自己扇子替給他。扇秦珍便一點兒氣也沒得。了。因笑道。那麼我已打電報去了。終不然再追一個電報去成什麼事。兒蘊香笑道。我早打算着電報在小鵲身邊沒去打呢。秦珍便付之一笑。也就罷了。因見壁上掛着笛子。便隨手卸下來。擻了擻蘆衣子。吹了一句彩雲。開忽道。賽兒呢。蘊香道。他往園子裏看西瓜燈去了。敢是喊他拍曲子麼。秦珍笑一笑。便又吹月明如水。浸樓台。一句蘊香笑道。這一個大熱天。還弄這些東西。你愛聽我來吹個應景兒的賞荷。你唱罷。秦珍說好。便把笛子遞與蘊香吹着。自己唱道。

閑庭槐陰轉。深院荷香滿。簾垂清晝永。怎消遣。十二欄杆。無事閑  
凭遍。悶來把湘簾展。方夢到家山。又被翠竹暖風驚斷。

唱了這一拍。便一疊聲嚷熱叫拿荷蘭水來吃。蘊香笑道。我到沒聽見。

蔡邕吃過荷蘭水。說着大家都笑起來。銀雁早開了兩瓶進來。倒在兩隻水晶杯子裏。兩人都喝乾。忽外面說賽姐兒回來了。且住。這叫做

小虧在我原無損。

大德於人却有功。

## 第二十回

送鮮花石時助讌

拾睡鞋嬾烟擔憂

却說秦珍和藕香喝完荷蘭水。却好報說賽兒回來了。秦珍因喊道賽兒。賽兒聽見。隔牕子應了一聲。進來。藕香見他手裏提着一盞西瓜燈。裏面點着蠟燭。因要來看時。却是蕊珠鏤的那個。兩隻獅子。竟像活的一般。因笑道。這是蕊乾娘給你的麼。賽兒道是呢。今兒園子裏纔有趣呢。偕們大家都在洗翠亭喝酒。四面牕子開了。涼快的很。簷口掛了這四盞西瓜燈。美乾娘和麗乾娘又紮了十幾盞荷花燈。點了蠟燭。放在



果然有趣

淚珠緣 第二十回

三四

池子裏。余來。余去。引得那些魚都潑刺刺的跳着響。那真的荷花也開了。好些他們說後兒是寶叔叔的生日。就照今兒這個樣子頑一天呢。蘊香聽了道。不是你說。我倒忘了。後兒是初四。是寶弟弟的小生日呢。你瞧。怎樣給他做做。秦珍道。也不用怎樣大舉動。近來老爺又怪要省錢。依我不如封一百兩銀子過去聽他自己辦去。愛那樣頑。便那樣罷了。蘊香說是。因向賽兒道。你爺剛找你拍曲子呢。賽兒聽了高興道。好。好。我剛在洗翠亭拍一隻賞荷來。大家都說好聽。纔把這盞燈給我呢。小鵲。你把這盞燈掛好了。你吹笛子。我來唱呢。小鵲答應着。便把那燈掛在保險燈下面。拿個矮櫬子坐了。你吹笛子。秦珍擊著棹子當板。賽兒開口唱道。

強對南薰奏虞絃。

剛唱到絃字，那聲音便住了。因咳嗽一聲，又唱道。

只覺指下餘音不似前。那些個流水共高山。

唱到兩句。那喉嚨真正提不起了。蘊香笑道。何苦來。現什麼。世賽兒笑了。定要唱下去道。

只見滿眼風波惡。似離別當年懷水仙。

小鵲吹着笛。見聽他啞了。不禁嗤的一笑。便脫了板。賽兒跳起來道。這一個死喉嚨。偏不爭氣。罷罷。不唱罷。我來吹笛子。奶奶唱。蘊香笑道。今兒不利市。我也沒得嗓子。你爺剛唱了板一枝。花。就像老貓聲似的。秦珍聽着笑了道。不唱罷。偌們呷杯酒睡罷。銀雁聽見。忙去把日間秦珍帶回來的白玫瑰。開了一瓶進來。又裝了兩盆鮮荔枝。和蘊瓜蓮子等類。三人便坐下一塊兒吃了。賽兒便自睡去。秦珍和蘊香兩個。用花露水。

洗了個澡。覺得遍體鬆爽。也便安寢。次日已是初三。蘊香派人去園子裏。把洗翠亭鋪設起來。又把外面西花廳結了綵綢子。預備明日給寶珠請男客的。又封了些賞封。是二兩一個的。再把昨日秦珍吩咐的一百兩銀子。檢了兩個元寶。用盤子盛了。蓋着紅綢子。叫翠鶯送往天風樓寶珠處去。忙了半日。纔空了一會兒。各房丫頭都來領洋扇子。蘊香便叫大丫頭金雀和翠鳳。逐架的檢點發出去了。忽沈順家的進來回說。葉府裏送女班子來伺候。遞手本來請安。蘊香點首。說叫留在春聲館便了。沈順家的答應着。又送上一個禮單。蘊香接來看時。是葉冰山送的。平金百壽圖的大紅緞子圍屏一堂。玉如意一架。翠松紮的鶴鹿一對。兩個玻璃缸的文魚。一件刻絲紗的花衣。兩柄么月雕扇。兩柄紈扇。四罇子酒。蘊香看畢。便問可全收下了麼。沈順家的道。這不是來單。

這是三爺把收下的物件。開這個單兒來。請奶奶開發的。藕香約了約。也值到百十兩銀子的禮物。便叫銀雁封的二十兩的使力。又二兩一個茶封。交沈順家的拿出去了。一會子又來回說。石師爺送四盆茉莉花來。給爺賞玩的。問奶奶可要抬進來。藕香道。便收進來。擺在廊下罷。沈順家的答應出來。見大廳上歇滿了花擔子。許升和花農兩個。在那裏忙着分派。見沈順家的出來。便道媽媽。大奶奶可叫抬進去麼。沈順家的道。奶奶收了。叫送上去。花農便指了四盆。叫小廝們抬往西正院去。又指了八盆。叫送東府裏去。沈順家的笑道。石師爺倒好癖呢。買這許多來幹什麼。許升笑道。還分不了呢。東府裏去了八盆。南正院太太那裏去了四盆。大奶奶那裏四盆。三爺那裏也是四盆。這裏有了十六盆。還有四盆沒抬來呢。沈順家的笑道。照這樣。偌們府裏倒好開花園。

子呢。剛說着。裏面喊沈順家的。沈順家的便應着進去了。這裏花圃子裏。又抬了四盆來。花農便叫小廝們抬着。領進園子來。因問管園的道。倍們爺。可在洗翠亭麼。那管園的道。光景總在那裏頑。花農因領着八個小廝。抬着花盆子。往假山洞裏穿過。剛走到石橋上。忽一陣風來。從天上吹下一派的鼓樂聲。和些笑聲。抬頭看時。原來那山上的天風樓。高出雲際。陽光照着那泥金匾額。閃閃熠熠的。看不明白。見四面都開了。牕子簾子下隱隱有些人影兒。便打諒寶珠在天風樓和那剛送來的女班子。吹唱。因笑道。你們瞧。咱們爺倒樂得和神仙似的。這會子都管不在洗翠亭了。你們把這盆子歇下來。在這裏等。讓我去問。要擺在那塊兒的。省得回來。又像螞蟻搬。蠶頭似的。扛來扛去。扛個不了。那些小廝們。便都歇下了。擔子。坐在橋欄上等着。花農便迎着風。一溜烟的。

活畫一個  
狡狴小厮

跑過橋去。到洗翠亭。一張見滿亭子擺的珠蘭茉莉亭裏面打掃的干淨淨。却沒用一點兒紅色披墊。却是光禿禿的磁墩子和雲石的桌。椅。匠。上。面。兩。邊。擺。着。兩。個。紅。木。高。架。子。架。着。一。對。滾。圓。的。玻。璃。球。兒。裡。面。養。着。金。魚。兒。多。有。五。六。寸。長。一。上。一。下。的。游。着。好。頑。花。農。見。四。下。沒。人。便。伸。手。去。捉。了。一。個。想。藏。在。懷。裡。又。怕。死。了。便。忍。着。心。痛。仍。放。在。缸。裡。却。不。道。因。天。色。熱。手。心。火。燙。的。那。魚。放。在。水。裡。便。不。沈。下。去。那。肚。子。朝。着。天。一。動。也。不。會。動。了。花。農。急。了。想。撈。起。來。甩。到。池。子。裡。去。猛。回。頭。見。一。個。人。打。後。面。來。了。便。一。留。烟。跑。出。亭。子。往。綠。雲。深。處。繞。過。向。天。風。樓。來。剛。走。到。山。坡。見。嬾。烟。迎。面。走。來。花。農。便。站。住。陪。笑。道。姐。姐。往。那。兒。去。爺。敢。是。在。天。風。樓。麼。嬾。烟。道。剛。下。來。在。這。邊。夕。陽。紅。半。樓。蕊。小。姐。那。裡。你。有。什。麼。事。兒。回。花。農。便。說。了。嬾。烟。道。那。你。站。着。我。去。問。來。此。地。現。

在到處都是小姐們做了住屋。你還照先那模樣亂闖着。回來可不要吃了。嘴巴子還沒處哭去呢。花農道是姐姐講的是足見姐姐疼我。我這會子站着。伺候回來。我拿茉莉花朵兒孝敬你。媿烟笑了笑。也不多說。便倒轉去了。花農在循山游廊上坐了會兒。見媿烟來了。忙站起來。笑迎上去道。姐姐。爺怎麼說。媿烟道。爺叫送太太那裡去。花農道。太太那裡有的送去了。媿烟道。那麼着。你擺在洗翠亭廊下便了。爺說喊你去。謝謝石師爺。花農應諾。便一氣走下山來。到洗翠亭廊下。先看了地窩。再跑去喊小廝們拾了過來。一字兒的擺下。剛排好。見那邊橋上。媿烟和春妍兩個。將着手兒。飄飄逸逸的笑說着。走來到亭子廊下。見花農已將花盆子擺好了。便同着過來看。春妍因道。這茉莉花兒。倒開的比那些旺呢。花農笑道。我送進來的東西。那有壞的呢。你瞧。這幾盆花。

兒擺在這裡。連這個亭子也換了樣兒了。你們瞧不像個水晶宮嗎？嬾烟嗤的一笑道：是呢。前兒聽說這水晶宮裡還爬着一個龜將軍呢。吃爺打了一頓。花農紅了臉道：這兒不是爺明兒要做生日的嗎？我回來告訴了爺。怕不搯你這紅紅的小嘴兒。嬾烟聽了便拿帕子來豁他的臉。花農忙笑着逃去了。嬾烟也不追趕。便同春妍進亭子來。偶然見玻璃缸裏的魚。余起了一個肚子。朝着天。春妍忙喚嬾烟看道：這個魚怎麼了？嬾烟把扇柄兒撥了一撥。那魚翻了個身。仍舊朝天了。因罵道：這魚定是花農攪死的。回來咱們那一個見了。又要跳斷了腿。條子呢？春妍笑道：你們那一個是誰？嬾烟紅了臉道：啐。你還問我呢。我往常不問你。也便罷了。剛說着。見海棠和愛兒捧了一包子披墊進來。嬾烟道：你們在那裡逛。到這會子纔來。海棠道：多是爺吓頭裏檢了一堂平金大。



如聞嬌語  
不知作者  
如何體會  
出來

紅的單披兒又說嫌俗很了。再叫換洋紅堆花的去換了。來又說不好。這會子又換了。這個湖色刻絲的來纔對哪！說叫你們好好的套上了。不要攪攢了。媿烟接了。便和春妍兩個。把一應椅子磁礮子都套了。套子。春妍一面套着。一面道。這位爺也太多事。這大熱的天涼冰冰的。磁石墩子不要坐。還要罩。這套子上去。媿烟也道。可不是呢。你瞧着。明兒略坐一坐。又要教人去了。他呢。海棠笑道。爺說這冰冷的椅子。只能像我這樣坐。坐還不打緊。姊姊們是坐不得的。所以要用這個套子。說着。大家都覺好笑。一時套齊了。四個人便一串兒。手將手的往石橋上走回來。忽媿烟放了手道。哎吓。險些兒忘了。你們先走。我去轉一轉。來。春妍問什麼事。媿烟道。那個魚也剛才忘記丟了。他我去丟了。池子裏來說着。便獨自回轉。來到亭子裏。把那個魚撈在手裏。忙拋在池子裏。

細膩至此  
得未曾有

又起一峯  
出神入化

看他還。尅着。不沈。下去。嫖烟。一面。看着。魚。一面。用。帕子。揩手。揩乾了。便  
拿。帕子。去。抹。臉。猛。覺。得。一。股。腥。膻。氣。薰。得。要。嘔。了。再。聞。一。聞。連。手。上。都  
有。了。原。來。這。金。魚。是。最。腥。氣。的。嫖。烟。暗。暗。好。恨。便。把。那。帕。子。也。擦。在。池  
子。裏。再。到。池。邊。去。淨。了。手。向。衣。角。上。揩。乾。了。剛。要。走。忽。荷。花。叢。裏。飛。出  
一。隻。白。鷺。把。那。個。死。魚。一。口。擒。着。拍。拍。的。飛。向。水。流。雲。在。堂。那。邊。去。了。  
嫖。烟。便。站。起。來。信。步。走。石。橋。上。去。剛。到。綠。雲。深。處。門。首。覺。得。脚。底。下。踹  
着。一。件。軟。軟。的。東。西。低。下。頭。去。看。時。卻。是。一。個。手。帕。子。裏。着。不。知。什。麼  
因。拾。起。來。看。那。帕。子。已。踹。的。都。是。泥。了。便。提。着。指。尖。兒。抖。開。來。看。裏。面  
却。裹。着。一。隻。小。小。的。軟。底。紅。睡。鞋。兒。心。裡。跳。了。一。下。見。四。下。沒。人。再。細  
看。脚。寸。却。還。不。到。三。寸。是。扯。弓。頭。的。那。鞋。底。兒。竟。不。過。二。寸。光。景。因。滿  
肚。想。轉。道。俗。們。府。裡。除。了。婉。小。姐。再。沒。有。這。樣。的。小。脚。寸。兒。光。景。定。是。

。他。們。這。位。爺。和。婉。小。姐。頑。故。意。藏。過。他。一。隻。却。不。道。掉。在。這。裡。幸。而。是。我。拾。了。倘。然。被。小。廝。們。拾。了。去。成。什。麼。話。想。着。便。暗。暗。埋。怨。忽。又。轉。念。便。滿。臉。飛。紅。起。來。將。那。鞋。兒。仍。將。帕。子。裹。了。揣。在。懷。裡。慢。慢。的。走。回。天。風。樓。來。寶。珠。却。出。去。和。石。時。談。天。去。了。便。一。個。兒。坐。在。納。悶。又。把。那。鞋。兒。拿。出。看。了。一。看。藏。在。自。己。枕。頭。下。底。心。裡。又。七。上。八。落。狐。疑。着。當。是。寶。珠。和。婉。香。有。了。什。麼。事。情。不。知。這。鞋。兒。究。竟。是。誰。的。且。看。下。回。有。分。教。

分。明。鸚。鵡。多。防。到。

不。是。鴛。鴦。暗。贈。來。

第二十一回

暗猜疑秦公子受屈

明譏諷葉大人貽羞

却說這日寶珠和石時。一直談到起更。纔進來。見嬾烟背着燈坐着一

聲兒不言語。因陪笑問道：「姊姊你又怎麼一個兒在這裡納悶？」媪烟笑道：「誰講來好好的，悶什麼來？」爺什麼時候出去的？寶珠道：「我傍晚纔出去的。怎麼敢有什麼事兒？」媪烟道：「也沒什麼。」爺今兒可曾往綠雲深處去來？寶珠道：「我今兒沒去。」剛日間是打留餘春山房下去的。媪烟又道：「剛婉小姊房裡少了件東西，叫人來問爺可拿不拿？」寶珠詫異道：「什麼？我沒拿他一點兒東西，他失了什麼了？」媪烟低聲道：「說失一隻睡鞋兒，敢是爺藏著？」寶珠正色道：「這什麼話？我那裡敢拿他這樣的東西。這個失了，還了得？」敢丫頭們偷去了，不過丫頭們要這一隻什麼用？這個古怪。媪烟見他正顏厲色的，心裡詫異道：「這個不是爺掉下的，還有誰做這種事情？」這便奇死了人。因向寶珠道：「爺不要這樣大驚小怪，教人聽見成什麼話？」你既不拿，我給你瞧一件兒東西。說着，便把枕頭下底的

鞋兒取出來遞與寶珠道。這可不是婉小姊的嗎。寶珠接來看時。宛然是婉香の脚寸。因道。怎麼你藏他的東西。媪烟哼了聲道。我藏他的。我只問爺是誰藏他的。寶珠急了道。哎吓。這個怎麼能冤我來。你不信我賭個咒。你聽。因道。倘是我藏這個東西。來立刻叫我媪烟忙掩住口道。可又來。這也不犯着急得這樣。寶珠看着鞋兒。忽道。這不是婉姊姊的。你瞧。這幫兒是大紅的。婉姊姊一輩子不愛穿大紅的。你瞧他。自從到岱府裡來了。你幾時見他穿大紅鞋兒。況且鞋兒是扯弓頭的。又不很尖。小雖小底兒也。這樣闊。這個定不是婉姊姊的。你老實告訴我。是誰的。不要嘔我了。媪烟被他一說。仔細看時。鞋樣果然不像婉香の。往常見婉香の鞋底兒。纖瘦得很。不是這樣粗蠢。因道。這更奇了。是誰的呢。我是從綠雲深處門口拾來的。我當是你遺下的。所以怪了你半天。照

異想天開  
情生文耶  
文生情耶

這樣說。難道又出怪了。寶珠道。你也太不明白。便是我的我也斷不肯帶在身邊。大白晝裡。逛去設我被姊妹妹搜了出來。算什麼意思。既是綠雲深處。拾的。喊那邊的丫頭來問。一問便有影兒。可捉了。嫗烟一面聽着。一面看那鞋兒。忽道是了。定不是婉小姐的。你瞧這花兒。是初學手兒做的。攪單的針脚兒。又不齊。絨線又不光。絹光景是那一個丫頭拿這個打算送小厮去的呢。剛說着。猛然省悟道是了。是我冤了。爺了。說着。嗤嗤的笑。將起來。寶珠連問是誰的。嫗烟笑道。我忘了。昨日聽麗小姊在那裡。和小翠頑說。小翠要學針黹。總再也學不好。小翠說。這個不知怎麼一個講究。麗小姊說。你前兒學生活的時候。可曾拜過坑山姑娘。沒有小翠說。前兒我娘教我做生活的時候。也說有什麼坑山姑娘。住在尿坑上。要做一隻鞋兒。孝敬他穿了。纔兒做生活呢。今兒

愈說愈奇  
妙此等文  
情不知從  
何處得來

小姐也。這樣說。可見是真有這個講究的了。麗小姐說。你只做了一隻。麼。怪道你一輩子做不出好生活。小翠因說。照小姐這樣講來。敢是要兩隻的麼。麗小姐笑說。那自然。你見誰只穿一隻鞋兒的。你那坑山姑娘。又不是個獨腳。你明兒快補一隻去。孝敬他便做得好生活了。這原是麗小姐的頑話。我還聽着好笑。光景小翠當真的去做這隻來。寶珠聽了。笑道。他怎麼丟在門口呢。嬾烟笑道。光景因園子裏沒得男人。到以沒有尿坑子。他見前兒爺在綠雲深處的牆角下。溺過他。所以供所那裏去的。寶珠聽着笑的。了不得。嬾烟也覺好笑。寶珠因笑道。那你倒做了坑山姑娘了。又道。我總有點疑心。你明兒還問聲小翠看。可是不是。不要又和春柳兒一樣的。鬧出把戲來。嬾烟應着。便把那鞋兒藏起。各自睡了。一宿無話。到了次日。寶珠起來。便穿了公服。先到秦府。

宗祠裏拈了香。又給柳夫人和秦文袁夫人道了喜。再往南書廳拜了陸蓮史。纔進來換了公服。晴烟上來回說。夏師爺和金師爺陸師爺送禮進來。請爺瞧這單子。寶珠接來看了看。便點了幾樣。叫收了。請大奶奶開發去。晴烟剛去了。又轉來說。外面當差的和管家們。在二廳上候爺磕頭去。寶珠連連搖首道。算罷算罷。誰講究這些來。晴烟笑應着傳出去。一會子花農來回。說葉府裏大爺和二爺來了。請爺道喜去。寶珠皺眉道。這兩個磊塊。又來惹人厭了。你去請石師爺代陪一會兒。我便出來。花農答應着下來。出了園子。逕到東書廳來請石時。石時應着。便換了公服。喊許升提着烟袋出來。一路想道。聽說這兩位爺有些戾氣。我只沒有見過。今兒且和他談談瞧。想着。已到西花廳門首。見站着許多紅纓帽子。挺胸凸肚的葉府管家。見石時進來。也不理睬。石時走到



卷篷下。勦藥看見便報了聲說。石師爺來了。石時進去見那葉用和葉赦迎上來。和石時行過禮。問了石時姓名。石時講了。一面打量那葉用兄弟。都穿着刻絲花衣。載着緯帽。葉用是三品服式。葉赦是五品服式。那葉用和葉赦。見石時是金頂子。便不把石時放在眼裡。石時讓二人上坐。二人也不推讓。便大模大樣的坐下了。葉用因問石時道。三爺可在府裏面。石時道。在府裏呢。這會子。光景往宗祠裏拈香去。所以屈二位暫坐一會子。葉用又道。師爺到這邊府裏幾年了。石時回說。纔二月間進府裏來的。葉赦道。葛亮翁可在府裏。怎麼不見。石時道。葛亮翁還是前兒辭席出去了。葉用忙道。這倒沒知道。敢爲什麼事兒。石時說也沒什麼講究。光景葛亮翁另就上廡去了。葉赦坐的與石時近些。因向石時要手裏的扇子看。石時便送與他。葉赦看是李冠英寫的上款。稱

是年兄便吮嘴嚼舌的臉上起了許多怪物遞與葉用看道這不是咱們先生寫的吗葉用看了也覺怪異因向石時道這位先生敢是去年的解元公麼石時道是那葉赦道那麼足下敢也恭喜過麼石時道是去年僥倖的葉用道想來總是高標的了石時道僥倖了也講不得名次兄弟已經低了是第三葉用兄弟聽了連忙站起來說失敬石時暗好笑剛坐下外面報說三爺來了葉用等便都站起見寶珠戴着紫金冠穿着刻絲亮紗袍子進來便互相請安道喜寶珠讓二人坐下又道了謝管家送茶上來寶珠坐定因道今兒又勞兩位的駕小弟委實不敢當尊大人在府上麼葉用道家大人還是前月進京去的所以今兒太太着愚兄弟過來道賀并說舍妹在府打攪一切要三哥和府裏太太費心寶珠謙了幾句因見葉用換了頂珠兒打量着花了幾個錢

捐了官了。心裏暗暗陋他。却故意道。大哥是幾時恭喜高陞的。光景卽就有好消息嗎。葉用見問。便興高采烈起來道。兄弟這個功名。纔是前兒蒙會典館裏保的。三哥不知道。現在會典館裏保舉很優呢。像兄弟頭裏原是個卽選知縣。去歲蒙令親沈左襄少師。替保了個免選本班。以知府用。這會子總裁大人。又替保這個免補知府本班。以道員用。兄弟本來。滿擬明歲鄉試。中這麼一中。也不稀罕這點兒功名。那總裁大人。定要給兄弟保這個。說照兄弟這樣才幹。仕途裏狠有出息。明年說要開博學宏詞科。再給兄弟保上一本。那考了出來。不是賜同進士出身。便是授職翰林院。可不比外面鄉試快當呢。現在家大人進去。又替兄弟加一個二品頂戴去。光景再幾天就有部照轉來呢。說着得意的了。不得葉赦却一聲兒不言語。像狠氣不過的樣兒。寶珠聽着。暗暗好

罵盡世人  
不願讀者  
汗下

笑。却也不回他一句話。葉用又道。像三哥這樣才幹。何不如此去攪攪。况且又有這個世爵。不較兄弟更快當呢。寶珠笑道。現在講到出仕。那裏是爲國家民政起見。無非爲幾個錢。偏兄弟有一個毛病。莫說見了錢。要嘔。便聽見個錢字。耳朵裏就像灌了什麼醃醃東西似的。若講那些官兒兄弟見了。只當他是一堆銅臭。也不知道是什麼東西。葉用聽了笑。道。三哥這話太過分了些。照這樣說。難道尊大人和三大人也是一堆銅臭麼。寶珠正色道。大哥當是家老爺也和尊大人一樣嗎。家老爺在日。真把那鐵硯磨穿了。用了十年的苦功。纔爭得這個狀元回來。嗣後又向那千軍萬馬之中。血汗功勞。博得個伯爵。便三老爺也是和先老爺一個樣兒。從一個舉子混起。纔爭得一個學士。前年任了這個御史。咱們三老爺還不敢擔這重任。所以告假回來。要說乞憐。昏夜拿

少年意氣  
絕不顧人  
下不去亦  
是一病

照此講來  
葉氏昆仲  
殆爲孫嗣  
徽兄弟轉  
世

錢去鑽營出來的。偌們一家子累世沒得這樣的敗子孫。葉用聽了這話。把臉兒都氣青了。講不出話來。葉赦怕兩人口角起來。想倘在這裏用飯。也沒什麼味兒。不如往妓院子裏逛去。想着便和寶珠石時拱茶。葉用還想講幾句。外面管家早一疊聲喊送客。葉氏兄弟告辭出來。寶珠只送到二廳上。便站住了。那張壽看見。忙喊請轎子進來。外面答應着。便把兩乘官輿抬進來。寶珠和石時送他上轎。仍回西花廳來。讓石時坐下。寶珠笑道。你瞧這兩個東西。可不嘔死了人。今兒那老二還沒出醜。他往常和人講話。總嚼着文之乎者也的。嚼個不了。那更惹人厭。倒是他那老三。見了人。索性一句話也講不來。倒覺乾淨。石時因笑道。爺也說的他太利害些。換了別個。定死氣了。寶珠笑道。他講話也不知輕重。我和他客氣什麼。剛說着。外面報說金師爺和夏師爺來了。寶珠

說請金有聲和夏作珪各向道喜畢。閑講一會。寶珠便吩咐擺席。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欲把姓名書鐵券。

但求家世住銅山。

## 第二十二回

畫錦堂琴邊飛竹笛

洗翠亭月下放荷燈

却說寶珠那日。在西花廳擺席。請金有聲和夏作珪石時。那陸蓮史知趣。怕煞他們的風景。午前便回家去了。這裏寶珠等酒畢。已是傍晚。散席後。寶珠進來。到中門一望。見裏裏外外。自頭門口起。一直到二廳上。都點齊了。紅紗燈照的如同白晝。進南正院。見三面走廊上也點齊了。燈站滿了。婆子丫頭天井裏機器涼蓬早卷開了。搭了一座燈棚。一班女孩子坐在裏面。唱曲子。院子裏面一派鬧闐闐的人聲。寶珠且不進。

氣象儼然

神情如繪

去。走到燈棚下。看欄杆裏面坐着七八個女孩子。那唱着的却是賽兒。寶珠剛要開口。賽兒連連搖手。口裏唱着。手裏拿過一支笛子。遞給寶珠。寶珠笑笑。便挨着那唱小旦的嫩兒。坐下。嫩兒在燈光下。見是寶珠。便要站起來。寶珠按住他。道。不要這樣快。坐下了。嫩兒笑了。笑。寶珠一手攬着蘆衣子。一面看他。道。你臉上紅紅的。敢吃多了酒。嫩兒笑道。沒有光景。是這燈光映着的。剛說着。那些女孩子打起出場片子來。寶珠聽唱的是琴挑。剛賽兒唱的懶畫眉。一拍。說白過了。這會該是陳妙常出場。唱前腔。一拍。聽戲鑼打到第五下。便和細柳兒兩個吹起笛子。聽嫩兒唱道。

紛牆花影。自重重。簾卷殘花。水殿風。抱琴彈向明月中。香嬈金貌動。人在蓬萊第幾宮。

寶珠停了笛子。聽嫩兒說白道。

妙常連日冗於俗事。未曾整理冰絃。今夜明月如水。不免彈瀟湘雲水一曲。聊寄幽情則個。

嫩兒說到這句。那伶兒真個拿一張琴去。遞與賽兒。賽兒調了調絃。彈了幾個仙翁。真的彈出一套瀟湘雲水曲來。寶珠剛聽的入味。忽院子裡面有人喝起采來。寶珠嚇了一跳。聽是秦珍的口氣。便笑了一笑。剛彈到尾聲。伶兒等又打起戲鑼。寶珠便又吹起前腔來。賽兒唱小生道。

步虛聲度許飛瓊。乍聽還擬別院風。淒淒楚楚那聲中。誰家明月琴三弄。細數離情曲未終。

接着說白道。

吓。原來是妙常彈琴。門兒半掩在此。不免到彼細聽一番。



接着嫩兒唱前腔道。

朱絃聲杳恨溶溶。長歎空隨幾陣風。

唱着。賽兒咳嗽了一聲。那戲羅鈎的敲了一下。賽兒白道。仙姑彈得好吓。嫩兒作驚道。吓。

仙郎何事入簾櫳。早教人驚恐。

相公此來。莫不爲

雲水聲寒一曲終。

賽兒剛要接白。忽廊下有人報道。婉小姐來了。賽姐兒和三爺園子裏。沒。有。呢。寶珠聽見。忙應道。在這裏呢。便放下笛子。向賽兒道。不唱罷。咱們請了太太和姐姐們往洗翠亭去。這裏燈底下。怪熱。何苦蒸着呢。因又向嫩兒道。你們也涼涼去。回來園子裏頑去。嫩兒等笑應着。便歇了。

唱。賽兒和寶珠將着手進來。見婉香剛到。滿屋子人都站起來。和他說笑。寶珠再四下一看。擺着三桌葉子戲。中間一桌是柳夫人和袁夫人。秦珍秦瓊。左首一桌是蘓香美雲軟玉麗雲。右首一桌是蕊珠綺雲茜雲二個。還空著一個位兒。是太太身邊的大丫頭殿春湊着。一千人見寶珠和賽兒來了。都說你們兩個跑那兒去了。咱們好找呢。寶珠笑道。咱們原在這裏。我剛進來。見賽兒在那裏唱曲子。我便吹了會笛子。難道廊下這些丫頭們都不瞧見嗎。柳夫人道。這干人也太糊塗了。光景燈光下。瞧不明白。剛纔那一套瀟湘雲水曲。敢是你彈的嗎。寶珠笑指賽兒道。是他彈的。秦珍道。怪道。我說他們班子裏。也有這付好身手。敢是寶弟弟起的小生。賽兒起的貼麼。可惜離得遠了。聽不清楚。賽兒道。是我起的小生。寶叔叔沒唱。是嫩兒起的。陳妙常。蘓香道。嫩兒到唱。

的不錯呢。現在要照這樣的板性。外面也少的很。婉香因道。敢是唱琴挑麼。好曲子。可惜我來遲了。說着。外面丫頭來回。說西花廳擺下席面了。請大爺二爺用酒去。柳夫人因道。寶兒在裏面坐罷。珍兒和瓊兒替他陪陪去。秦珍應着。便和秦瓊出去。柳夫人又喚住道。外面總散得快。你們仍就進來。到洗翠亭賞荷花去。不要又是生疎疎的回去睡了。秦珍和秦瓊都答應着。是。見沒別話。便喊掌燈出去。這裏殿春便喊小丫頭們掌燈。外面一片聲。答應早見。點起十二對羊角風燈。一字兒站在卷篷下。等寶珠便先出來。早有一對天風樓的風燈。引着後面。便是蕊珠。茜雲。養兒。綺雲等。一千人。每人前面都有小丫頭。掌着各院字號的風燈。引路。一串兒出了畫錦堂。向西走廊。打夾道裏。越過西正院門首。向寶珠舊屋裏來。進門。見樓上下都點齊了。五色琉璃燈。扶梯上都點

的雪亮。一千人上了樓梯。到月台上。往下一望。見樓下四面走廊上的燈。都纍纍掛着。甚是好看。進了冰蘭月洞門。那留餘春山房也點齊了。燈打山上望下去。見滿園的燈火。高高下下。和螢火一般。那洗翠亭和兩座橋亭。在中央。就像燈船似的。看看便都走下山坡。穿過假山洞。打九曲石橋。往洗翠亭來。早遠遠聞見一派的茉莉花和建蘭等香氣。一路上池面風來。又有些荷花香。甚是清爽。大家都說有趣。走上亭子。見早有許多丫頭們。伺候着六面迴廊上。點滿了琉璃串子燈。簾子都卷起了。牕子也都打開。裏面中間圓桌上。早擺下了圍碟子。周圍設着十二個磁礮子。地上擺着兩架電氣風扇。像蝴蝶子一般。轉着。柳夫人等進了亭子。便各散坐一會。丫頭們請上席。便一圈兒坐下。是柳夫人第一位。袁夫人第二。軟玉次之。蕊珠又次之。下面便是婉香。蘊香。美雲。

寶珠麗雲綺雲茜雲賽兒。丫頭們斟上酒來。寶珠接了。先送了柳夫人一杯。又依座次。各送一杯。大家喝了口。柳夫人四下看了看。因道。說你們。鏤了四盞西瓜燈。怎麼不見。婉香笑道。可不是費了多少心力。纔前兒。頑了一天。今兒便壞了。賽兒因道。我那盞還好呢。今兒忘拿來。送太太。瞧柳夫人道。你們也會的頑。說還放荷花燈來。今兒這樣好天。咱們忘了。早該喊人做幾十盞來放。藕香笑道。我知道。太太高興備下了。因回頭向金雀道。你瞧去。怎麼還不放過來。金雀應着出去。大家又喝了一巡酒。忽隱隱的聽見笛子鼓板聲。夾着荷花香氣。吹將進來。袁夫人道。誰家唱戲呢。美雲聽道。光景那些女孩子。在春聲館唱着頑。寶珠婉香也都側着耳朵細聽。像是兩管笛子在池子兩盡頭吹的樣兒。婉香因道。這聲音。怎麼這邊也有那邊也有。麗雲道。想是那邊山石子繞轉。

妙景妙人  
妙事令人  
心爲之曠  
神爲之怡

來的應聲。大家再聽那笛聲。一左一右漸漸從遠近來。剛在詫異。偶見水流雲在堂那邊。牕下四五盞荷花燈。從水裏來。漸漸的多起來。大家都靠到牕檻上來。看那燈。一盞一盞的越多了。散的半池了。却多遠遠的一堆兒。擁着剛看着。忽賽兒在那邊牕檻上。指道。你們瞧這邊的荷花燈。更多呢。大家來看。見假山脚下。多擁着燈。却好南風起了。那燈都順水淌來。早有幾盞。到亭子腳邊。柳陰下。躲着。道波洗動。也有幾盞。一串兒的往橋洞裏。到那邊的池子裏去了。再看那邊水流雲在堂的。却高起了。七八盞像龍頭似的。後面一串兒跟着無數的燈。從水面上走來。剛到亭子邊。忽池心裏打起一陣響鑼鼓。來大家嚇了一跳。定睛看時。那高起的幾盞。原來不是水面上的。荷花燈。却是一隻採蓮艇子。四角跳出四串荷燈。裏面坐着四五個女孩子。打鑼鼓。柳夫人笑。

說。這。個。頑。意。兒。有。趣。的。很。藕。香。笑。道。太。太。還。不。見。那。邊。兒。又。是。一。隻。燈。船。拖。着。荷。燈。往。那。個。橋。洞。裏。出。來。了。話。未。畢。果。然。綠。雲。深。處。那。邊。橋。洞。裏。也。划。出。一。隻。船。也。打。着。響。鑼。鼓。却。好。這。邊。的。船。進。橋。洞。去。那。邊。的。船。出。橋。洞。來。又。漸。漸。的。盪。圓。來。剛。剛。接。着。這。邊。進。橋。去。的。船。後。拖。的。燈。那。鑼。鼓。漸。漸。打。的。緊。了。那。船。便。划。快。來。兩。船。首。尾。相。接。那。幾。百。盞。荷。燈。便。盪。成。一。個。圈。兒。把。洗。翠。亭。圍。在。中。間。兩。隻。船。穿。着。橋。洞。一。進。一。出。穿。梭。似。的。比。鬧。龍。船。還。好。看。的。多。忽。然。鑼。鼓。聲。兩。船。多。齊。斷。了。吹。起。笛。子。和。笙。簫。小。鎖。吶。又。夾。着。琵琶。弦。索。的。聲。音。那。兩。個。船。不。知。怎。麼。一。來。便。頭。對。頭。碰。着。並。行。一。會。忽。又。分。頭。倒。回。轉。去。那。荷。燈。原。是。一。線。兒。串。英。的。這。會。子。都。放。散。了。那。燈。便。散。滿。了。一。池。子。變。成。滿。天。星。的。形。勢。大。家。一。齊。贊。好。却。不。道。那。兩。隻。船。自。歸。自。划。出。橋。洞。去。大。家。也。不。去。留。心。他。只。

目迷五色  
幾使讀者  
目不暇給

奇峯又起

看。著。荷。燈。那。船。早。泊。近。石。橋。兩。班。女。孩。子。各。上。了。岸。走。着。吹。着。望。洗。翠。亭。來。那。船。早。把。四。角。的。掛。燈。也。割。斷。了。繩。子。放。在。池。裏。悄。悄。的。暗。搖。開。去。躲。向。柳。陰。裏。去。了。柳。夫。人。等。剛。看。着。池。裏。猛。回。頭。見。亭。子。前。後。兩。帶。九。曲。橋。上。兩。頭。走。來。兩。班。女。樂。衆。人。出。其。不。意。都。笑。說。有。趣。的。很。便。各。入。席。喝。了。鐘。酒。聽。那。女。班。子。在。迴。廊。下。唱。了。套。小。曲。再。去。看。池。裏。的。燈。却。早。一。盞。也。沒。有。了。水。面。上。印。着。一。鉤。新。月。波。汶。晃。着。就。有。幾。百。個。小。月。子。在。那。裏。攢。動。婉。香。便。和。蕊。珠。出。來。看。月。寶。珠。也。跟。了。出。來。見。滿。池。的。月。色。真。是。在。水。晶。宮。裏。一。般。忽。欄。杆。邊。柳。陰。裏。一。個。知。了。昨。的。叫。了。一。聲。移。到。別。枝。上。去。有。許。多。宿。鳥。都。驚。了。起。來。唧。唧。啾。啾。的。叫。個。不。了。猛。抬。頭。見。東。南。角。上。一。片。紅。光。映。的。柳。梢。上。和。夕。陽。似。的。人。臉。兒。也。紅。了。寶。珠。當。是。什。麼。頑。意。兒。剛。要。請。柳。夫。人。來。看。忽。外。面。一。片。聲。嚷。將。起。



來人聲鼎沸似的。不知何事。且看下文。正是

柳梢月上三更盡。

天上霞飛一片來。

第二十三回

天風樓兩夫人看火

新花園諸名士標題

却說寶珠和婉香蕊珠。在那裏看月。忽一片紅光。照的滿天通紅。外面一片聲喧嚷起來。便似鼎沸似的。寶珠和婉香三人。多嚇呆了。柳夫人聽見。忙教停了鼓樂。問是什麼。丫頭們都說。光景外頭失了火了。柳夫人袁夫人等聽了。都吃驚不小。忙多到迴廊上來看。見東南角上。透出火頭。那火星直冒上去。袁夫人失色道。這光景不遠。你們丫頭們。快往園門上問去。那些丫頭們。小的都嚇的。應不出了。大的急得發顫。還是老婆子們有些見識。便去了七八個。一時飛跑上來回道。園門上小廝

寫得有聲  
有色宛然  
目擊耳聞

說。東府裏失了火了。這會子老爺吩咐。把裏外的門。都了上鎖。只放一班管家進去。以外的都打了出來。連這園門也鎖了去了。袁夫人等沒聽完。便渾身發戰。婉香和蕊珠。多急得要哭了。賽兒茜雲。早哇的哭了一時。間。把個洗翠亭。鬧的。不成樣子。還是柳夫人。再三把衆人寬了心。說小廝們的話。也作不得準。既園門鎖了去。僮們不如到天風樓看看去。到底燒的是那一個院子。袁夫人見說的是。便教玉梅和湘蓮夾扶了。柳夫人也叫殿春和賞春攙了。蘊香却有膽量。便將着銀雁的手。跟着出來。這裏婉香等都嚇的一堆兒動彈不得。柳夫人叫寶珠陪着。自己便和袁夫人蘊香三人出來。急急的上了山坡。早聽見噯辣辣。倒屋子的聲響。及走上天風樓第二層。已早是滿樓通紅。如同白晝一般。再上一層。看那東南角上的火。却似一盆子烈炭濃烟。烈燄的竄着。看地

處是東正院後面沿過東去。却剛剛把東正院圍了。兩面燒着。側耳聽時。只有些澆水的聲音。和倒屋子聲。那人聲。却一點也沒得了。遠遠見東正院瓦上站着許多人在那裏救。看看剛烏下去。忽那火星直撲上樓。窗來。殿春等忙關了窗子。又竄起一個火頭。燒的更凶。那風刮刮的望南吹來。柳夫人和袁夫人多急的念急佛。喚祖宗了。那腿條子多和彈棉花似的抖着。幾個丫頭扶住了。請兩位夫人坐下。柳夫人和袁夫人藹香。只面面廝窺。再也講不出一句話。足有兩個多時辰。那火頭纔漸漸的。蹙下去。殿春等都道好了。好了。這會子不妨事了。太太好請下面坐坐去罷。袁夫人還呆呆的看着那火。一會子聽見滿地裡嗚嗚的掌起號來。打起太平鑼來。纔放心是救烏了。那天還是通紅的。柳夫人望那東正院原好好的存在。因道。偌們下去罷。不知道孩子們急得那

樣了呢。袁夫人怕美雲等急壞。便和柳夫人蘓香下來。到園門口。早有幾個小廝迎上來問安。報說是東正院牆外。民房裡起了火。把僮們東府裏大廚房沿燒了。這會子還在那裡運水澆呢。老爺傳話。說請兩位太太放心。府裏原沒損失了一點物件。此刻外面府道官兒都來問安。正亂着。請太太在園裡坐一會兒。這園門怕有雜人進來。仍鎖了。柳夫人等聽了。多放了心。臉兒也和轉了。便仍到洗翠亭來。見走廊上的燈多烏熄了。好些裡面靜悄悄的。照滿了一亭的月色。進亭看時。見丫頭們和些女戲子。多擠在一堆兒。婉香早嚇個半死。這會子回過來。倒在那裏嗚嗚咽咽的哭。見柳夫人等進來。都道好了。太太回來了。袁夫人和蘓香多忙着寬慰他們道。不妨事。只燒了大廚房。這會子熄了。寶珠因道。剛小廝們來回過了。別的不打緊。只是茜妹妹和婉姐姐嚇壞了。

怎麼處。袁夫人忙去看茜雲。見茜雲倒在美雲懷裏。哭得淚人兒似的。袁夫人哄着他。說哭不得。回來老爺要打呢。茜雲纔漸漸的住了聲。這裏柳夫人也安慰着婉香。婉香只覺心裏搖搖的慌。連應的聲音也顫巍巍的。柳夫人便叫春妍和笑春。攙扶了回到惜紅軒睡去。寶珠知他心慌。便囑軟玉和蕊珠兩個陪他去。自己因柳夫人在。不敢走開。軟玉等便同着婉香去了。這裏美雲等多說要回東府裏瞧瞧去。叫丫頭們去看。回來說園門還鎖着。連惜紅軒的便門也鎖着未開。美雲等無奈。只得再耐着。看看那。天。上。的。紅。光。也。漸。漸。淡。了。忽。然。遠。遠。的。鷄。啼。起。來。柳夫人因詫異道。怕天明了麼。看那月兒果然墜下西去。東面的天。泛。作。魚。肚。白。色。那。池。面。上。風。來。有。些。荷。花。香。却。狠。涼。的。大。家。都。覺。得。紗。衫。兒。嫌。薄。了。剛。寶。珠。說。涼。的。狠。却。好。春。妍。和。海。棠。捧。著。兩。緞。匣。衣。服。進。來。

是婉香打量着天涼了沒處拿衣服去。把自己夾紗袄兒檢了七件。又把寶珠的夾紗袍子檢了兩件。一件是給賽兒穿的。於是大家都添上了衣服。那天已是大亮。亭子裏的洋燈已沒得光了。丫頭們拿吹管子來吹熄了。覺得滿屋子多是煤氣。那地下兩架風扇還刮紮紮的煽動。蘊香便親自把機器弄停了。大家肚子裏多空空的有些餓了。剛要着丫頭門向園裏小廚房裏要點心去。只見笑春和愛兒一手提着半明不滅的羊角風燈。一手託着一架攢匣進來。原來也是婉香送來的點心。大家便胡亂吃了些。春妍又送一盤子熱茶來。衆人吃了。却好小丫頭跑來說園門開了。請太太和小姐們進去罷。大家聽了。便都拔起腳來走去。似候城門開了似的一行人出了園門。早有許多婆子門問安。柳夫人和袁夫人帶着寶珠等到東府裡來看。只見東正院西廊下和

天井裡都潑得滿地是水。有些熱烘烘的氣息。秦文秦珍秦瓊都站在卷篷下講話。見柳夫人進來。秦文便問了驚。秦珍兄弟請安。寶珠等又請了秦文等安。秦文纔道。這場子火險呢。二太太受驚了麼。幸而女孩子們多不在這裏。不然還不知道亂的什麼樣。那裏還幹得來事。袁夫人因問。敢便這壁隔外麼。秦文指道。可不是。你們不瞧這牆也烘裂了。快不要老站在那邊仔細。倒下來。你們還是南正院坐去罷。孩子們倦了。要睡儘睡去。茜兒便也睡園子裡去。或是跟太太睡到南正院去。你那屋子裡也攪得不成樣兒了。不進去罷。寶珠也睡去。橫豎你也幹不了什麼正經。大家便多應着。回了出去。這裡秦文問秦珍道。你去踏看過了。到底燒了這一夜。壞了多少民房。秦珍道。熱地上還有火煤着。看不仔細。剛地保回說。共燒了三十四家民房。連這裏大廚房。共有五十

是精於建  
築者不知  
作者從何  
得此經驗

幾家門面。這火還是對街廣貨鋪子裏。洋油上失的。因南風起了。直撲過這壁來。兩對街夾燒着。所以勢頭凶的狠。一時便救不下來。偈們這廚房。水師裏派了五架洋龍。還保不住。這東正院還是洋人帶了藥龍。上瓦去。纔保住了。秦文道。這洋人是誰派來的。秦珍道。是中丞請來的。中丞因是偈們府裏。也親到彈壓。後門是兩縣把守的。秦文點點頭兒。因道。這邊的牆。是直裂。還不打緊。這裏後面和茜兒院子後面的這一帶牆。你瞧。把水打綫了。腰怕馬上就要坍的。還撲向裏面。打下來還了得。你喊總管。快去喊幾個工匠來。拆做了纔穩當。秦珍應着。秦文又向秦瓊道。你去賬房裏督着。外面開銷各處義龍局的賞封。你也不用多嘴。這暗暗記下數兒。不要回來。又開上一大筆。沒一點兒查考。秦瓊應着。便同秦珍出去了。這裏秦文因各大憲多來過了。該得親自謝去。便



換了公服。也出去了不提。且說這一場火。不打緊。倒把婉香嚇壞了。次日醒來。便心驚膽戰的發寒發熱起來。寶珠本來也不受用了。却因婉香病了。便把自己忘却。也不覺什麼了。只是日夜伴着婉香。遞茶送藥的。忙了半個多月。後來還是金有聲給他瞧好了。已是嫩涼天氣。七月到了。這幾天裏面。秦府裡都忙個不了。修屋子。打牆頭。起廚房。秦文又將新燒却的白地。買了些回來。足有十五畝。用圍牆圈了。蓋起一所東花園來。興工動土的。足足忙了一年。好容易纔竣了工。裡外一切油漆裝摺齊備。秦文看了甚是得意。覺得與西花園不同。別具一種瀟灑幽雅的景緻。不是起先那麼一味子講究富麗的樣兒。便想請幾位清客們來題額。因喚秦珍進來商議。請那幾位。秦珍便開了名單。并各人的履歷進來。一排兒寫着道。

白劍秋 年二十六歲江蘇吳縣進士

李冠英 年三十四歲浙江仁和人辛卯舉人

何祝春 年二十二歲浙江仁和人附貢

桑春 年四十七歲湖南衡陽人附貢

華夢庵 年二十三歲浙江仁和學廩生

薛笑梅 年五十歲安徽歙縣人附生

林冠如 年十九歲安徽定遠縣增生

盛蘆仙 年十九歲浙江錢塘人優貢

秦文看畢。因指道。這李冠英和薛筱梅桑春幾位。我倒見過。那白劍秋  
的詩集。我也讀過。他還有位令妹。喚什麼白素秋。也有一部嫩碧山  
房的詩稿行世。都好的狠。這何祝春。敢便是別號駢枝生的麼。秦珍道

是他和華夢庵盛蘧仙兩人。最是莫逆。三人常合刻些詩詞曲稿。所以人都稱做三大家的。便是秦文笑了笑。又道。我倒沒見過這幾位的筆墨。秦珍因道。老爺怎麼沒見來。前兒老爺在南書廳拿進來看的那部三野叢談。便是他三人的。老爺還說。狠有些學問識見的話。秦文道。哦。這個便是他三人的麼。因拈着鬚。點點頭。便把單子交與秦珍道。你寫帖子分頭請去。就明兒在新花園裏請他們標題罷了。秦珍答應出去。不知那幾人來與不來。且看下回分解。正是

入。座。但。延。題。字。客。

開。門。端。候。看。花。人。

第二十四回

一覽亭李冠英防電

大洋房盛蘧仙論風

却說秦文因東府裏新蓋了座花園。請諸名士題額。命秦珍備帖子請

去。到了次日傍午。先到李冠英薛筱梅桑春白劍秋林冠如五人。秦文請東花廳坐了。親自出來陪茶。講了些企慕的話。各人謙了幾句。秦文因問秦珍道。何祝春和盛蘊仙華夢庵三位。怎麼不見來。秦珍回說。昨兒着人請去。轉來說。今兒三人逛湖去了。下晚子準來。這裏請幾位先題了。說光景總一下子也題不了這些。一會子他們便來。秦文點首。便讓諸人打東花廳右手走廊上走去。見新開了個大牆門。上面標着桐園兩字。却尙關着。小廝們忙趕先幾步。去開了。衆人進去。看是一個朝東的半角亭子。天井裏種滿了竹子。望對面也是一個亭角。隱隱現出月洞門。四面接着抄手游廊。左右可通。左手却也有個半亭。秦文因回頭指那牆門圈上道。這裏便該題兩個字。那左手亭角。也該題點兒。李冠英道。這裏是入門第一處。該用這個意思纔是。白劍秋道。我想兩個

李白之才  
不過爾爾  
奚落不少

字。不知可用得用不得。秦文忙喊拿筆硯伺候着。因問那兩字。劍秋說涉趣二字如何。大家說好。秦文不說好歹。便叫小廝們記了。一千人都打左首游廊上走來。到亭角上一看。見是半個六角式的。靠後開着花牆。一望裏面露些亭台花木。深遠莫及。桑春道。這裏先把園裏景緻略一透露。却是可望不可即的。這法子好絕了。秦文笑指道。那葫蘆頂的亭子。打這邊走去。還要繞過十幾個院子。纔瞧的見呢。大家都說佈置好絕。李冠英因道。這裏便用顯微二字如何。秦文叫記了。忽林冠如道。我想不如用一角花陰四字。秦文點頭說好。便也叫記了。到月洞門口。向門裏望去。只見曲曲折折重重的。多是迴廊也。看不清楚。是那樣的。桑春因道。這裏便用通幽兩字如何。秦文點點頭。便同衆人進去。走上游廊一看。見這走廊却是四通八達的。打半中間分路。多曲曲折折。

絕妙建築  
非圖不  
書中房  
方均非  
隨筆亂  
試爲繪  
平面方  
均得了  
並無缺  
角了

打假山洞裏穿出去一轉身便認不出那條是來路那條是去路月洞門早不知去向。只面面多是些花木石筍和奇形怪狀的假山。秦文因笑道。這裏很有趣兒。這中間該題個匾額。因指道。這向北去走廊。打假山背後繞轉來。仍通到這向東去的那條走廊。那向東的走廊也是三面通的。向西便是這裏的去路。向南便仍通到這向南的走廊上來。這裏向南的走廊也是四面通的。向北走便是這裏。向西走繞個圈兒過來。也是這裏。所以不知道路的在這游廊上便好撞。這一天還迷住了。走不出來。林冠如接口道。那便榜這個迷廊。曲曲四字。不好嗎。大家都說很好。便一齊向南那條走廊上走去。穿過假山。仍是一帶游廊。一面靠着花牆。一面對着假山。向西轉去。到一個亭角上看時。那游廊又分了三叉路去。秦文指道。這向西一直去。便通兄弟住的正東院。這向北

去。便通呢迷廊曲曲的所在。這向南去。纔是正路呢。薛筱梅道。這邊兩面環着山子。就用環翠兩字好麼。秦文叫小廝記了。便引衆人向南走去。轉個灣兒。却是一所朝東的三楹楠木花廳。外面一帶卷篷天井裏。矗着一二十株石筍形狀。百出也有像松樹的。也有像人的。也有像立鶴的。種着兩株白皮松樹。又有幾株椶樹。廳裏面陳設些古器。絕沒一點兒火氣。牕楹也雕的甚是古媚。不與時俗相類。桌椅都是楠木嵌綠雲石的。衆人都走進來坐了。秦文因道。這裏倒要好好的想幾個字纔配呢。大家思索了一會。李冠英說用太古山房。秦文不甚愜意。白劍秋道。太古二字。不如改作勻碧二字。林冠如道。那不如用石林仙館了。秦文道。這個石林仙館好。便用這個。叫小廝們記了。因向秦珍道。這裏掛字畫也不狼配。你明天兒把那個前兒你老丈沈左襄送來的鐵畫屏。

掛在這裏。倒狠好。薛筱梅道。可便是那種鐵衣子鑄成的翎毛花卉屏。麼。秦文道。便是呢。薛筱梅道。這個鐵畫。只一個人會鑄。他鑄的鳥獸蟲魚。便和活的一般。現在這人作故了。便再沒有人鑄的來。所以外面便不多見。大家都說。明兒倒要請教細看看呢。說着。秦文又引衆人出來。打右首走廊上一直走去。過一個花瓶式門。便是一間小書室。也是朝東的。天井裏却只有一個石臺。一顆兒花樹也沒有。打諒是明年春間種牡丹的。秦文因道。這個所在。諸位看題個什麼名兒。李冠英道。這個容易。用五字的匾額。看到子孫軒。便很切貼。秦文說好極。便又引着衆人向南走去。又過一重花瓶式門。却是一座朝南的水閣。蓋在一個魚池上面。那池約有半畝大。這一泓水碧青的像鏡子。一般伏到牕檻上看去。這些魚都浮上來。吸人影兒。林冠知道。這所在。該題小凌波榭四



字。衆人說好。秦文也狠愜意。便記下了。大家再細看這水閣。是三面開。牕的對面池邊種着一帶楊柳。柳陰裡露些牕櫺樓角。兩旁是花牆。走廊却是灣灣曲曲的。秦文便引着衆人。向左首廊上走去。約四五步一灣。轉了兩三個灣子。却有一座圓亭。蓋在水面上。秦文因道。這裡我想用塊長匾。寫安知我不知魚之樂的篆字。如何。衆人說好。秦珍道。昨兒寶兄弟寫了一副對聯。教人做去了。說用在這裡的。大家問是什麼句子。秦珍道是

游魚聚人影。

唬鳥說花香。

林冠如等一齊贊好。因道。怎麼今兒不請三爺也來題幾處兒。秦文笑道。孩子們。那裡幹的了這個。珍兒你去喊他。把下聯改作唬鳥奪花枝罷。秦珍因陪笑道。寶兄弟本來是用唬鳥奪花枝的。後來說。因亭子是

在水中央的。近處又沒得花木。所以改了這個。說較渾同些。秦文更也不言語了。出亭子。逕往對面那柳堤上走來。看是一所五開間大院子。天井甚大。上面蓋着青磚卷篷。臨池用紅欄杆子圍着。有七八株一排的柳樹。隱隱望見對面水閣。這院子却還有樓。進廳看時。却是五間一統的。容得十幾桌席面。牕櫺都是整塊大玻璃的。甚覺寬廠。桑春因道。這裏榜一個遠香堂。如何。秦文道。這裏有了。是陸連史老夫子題的鑑堂兩字。這樓上因打算藏賜書的。就竟用賜書樓三字的直轟匾額。可好。大家稱是。就跟着秦文向鑑堂的出簷卷篷下走去。靠北開着一個月洞門。進去。却是一所小小的三楹精舍。糊着碧紗牕子。天井種着幾株芭蕉。秦文道。這上面請那一位題幾個字兒。白劍秋道。綠夢庵如何。秦文說好。便又引着衆人。向對面再進一個月洞門。見是朝南一所五

開。開。的。鴛。鴦。廳。前。面。種。着。幾。株。大。梅。樹。又。堆。些。假。山。兩。邊。走。廊。向。山。上。曲。折。上。去。山。脚。下。滿。擁。着。梅。樹。約。有。五。六。十。株。林。冠。如。道。那。山。上。的。亭。子。狠。有。趣。便。榜。個。停。琴。待。鶴。如。何。秦。文。道。好。也。好。只。是。太。熟。些。昨。兒。寶。珠。說。題。個。麝。雲。二。字。倒。還。用。得。因。指。那。鴛。鴦。廳。道。這。裏。須。得。前。後。面。兩。塊。匾。纔。是。李。冠。英。道。我。想。好。了。那。剛。來。的。那。面。榜。暗。香。堂。三。字。這。面。榜。小。羅。浮。仙。館。如。何。大。家。說。穩。當。的。狠。於。是。一。行。人。多。由。迴。廊。上。走。上。山。去。見。這。廊。上。靠。壁。多。嵌。着。許。多。字。碑。也。不。仔。細。去。看。上。了。山。到。亭。子。上。一。看。見。這。對。面。小。羅。浮。仙。館。打。欄。杆。邊。望。下。去。却。是。峭。壁。那。老。梅。枯。幹。剛。擁。着。亭。脚。再。向。那。面。看。時。却。又。是。直。上。的。峭。壁。那。峭。壁。上。也。嵌。着。碑。石。靠。左。首。又。是。一。帶。迴。廊。沿。上。山。去。大。家。走。去。却。有。五。六。十。級。高。纔。到。山。頂。一。座。亭。子。再。看。麝。雲。亭。却。一。直。在。下。面。樹。陰。遮。蔽。着。只。露。一。個。頂。

尖兒以外。便不見了。四面一望。滿城子的房屋。都在目前。前江後湖。也都望的見。再看府裏的房屋。便只似腐干子的一方地。露些牆頭瓦脊。也瞧不見什麼房子。大家都說。這裏正是江山一覽了。可使用這四字作匾。又道。這亭子在這山上。到底有多少高。秦文笑道。光景也有二十丈。你瞧那邊園裏的天風樓。已有十四丈高。望去還這樣低呢。李冠英道。別的不打緊。只怕打雷的時候。電氣擊着不穩當。秦文道。那不妨事。這邊立了引電桿子了。大家出來看時。見亭後面立着一根桿子。還比亭子高幾丈。頂上削尖的。却沒一點東西。李冠英看了道。有這個便好。那電氣便依着桿子鐵線上下來。走入土裏去了。秦文點點頭。於是又引着衆人。望亭後面兩廊上繞下去。約低了十四五級。便是一片平陽。朝西起了一排的拾二間平屋。却是洋房樣子的。進去看時。裏面分間。

都不用門牕。都是磚牆挖着亮孔子。嵌了玻璃。後面也開了牕洞。望下去一落千丈。却是一條大河。大家詫異道。這河是那裏的。秦文笑道。這河打下面走去。總有五六里遠。便是叫桑池的那個所在。因這山高。又是直削下的峭壁。所以把近處的倒藏住了。便望到那裏。大家點首。再看屋裏面鋪設的全是西洋器皿。衆人笑道。這個所在。倒另換一番眼界呢。這是不好題額。秦文因道。這裏既仿洋式。也不用匾額了。這裏來夏天搭個蓬子。在這裏消夏。倒很爽快。剛說着。見小廝趕來。回說何爺和盛爺華爺來了。秦文便着秦珍去迎進來。一時見三人打一覽亭的循山游廊上下來。秦文看三人是一色湖色實地紗衫。罩着元色鐵線紗的夾紗馬褂。手裏團扇也是一樣的。打先兩人。差不多長。後面那年紀最小的。略高些。都是極洒脫的樣兒。見那三人已到面前。便各招

呼問好。又和衆人通了姓名。秦文便讓中間一間內坐下。小廝們送上茶來。那年紀最小的是盛蘧仙。開談道。好一所園子。怎麼在這裏。却蓋起這個洋房來。秦文笑道。也不是兄弟的本意。因這山太高了。這片地。又是四面凌的。到冬天北風大的狠。倘蓋咱們中國房屋。那裏吃得住。所以纔蓋這個的。盛蘧仙笑道。這個不礙事。剛打一覽亭下來。見這裏山勢是一氣打了下的。北面又沒得屏障。此地又不種樹。回來北風大的時候。這邊一覽亭的峭壁又滿。穿腳算去。不過三丈地窩。怕不穩便呢。秦文聽這話。狠有經濟。便連連點首道。這個兄弟到沒打算到。這會子講破了。倒有些險呢。請教該怎麼樣。一個佈置纔是。不知盛蘧仙講出甚話來。且看後面。正是

看竹問人來曲徑。

掃苔題字到高山。

第二十五回

種松樹秦文伏見識

游榭園蘧仙觸相思

却說盛蘧仙因秦文又問他。他便邀秦文走出來看。衆人都跟出來。盛蘧仙因指北首花墻道。這墻外可還有餘地沒有。秦文道。那邊又低了五丈下去。也起了房屋。盛蘧仙點點頭。因道。這洋房。光景是丈四開間。秦文道。正是。盛蘧仙道。那這片地。橫闊便有十六丈八尺。不知可是見方的不是。秦珍道。這直面略短些。只有十二丈五尺。盛蘧仙剛要說。那華夢庵插問道。我倒想不怎准呢。這麼這假山上。便有這樣闊一片。平陽盛蘧仙笑道。這光景不是用假山石子特地堆起來的。你只看打麝雲亭起。到這裏沒見一個深邃的山洞。可見這山是實心的了。秦文大笑道。蘧兄真有眼孔。這個山子原是前兒火燒場上的土堆子。那伍

十幾家的瓦礫都堆起來便成這樣一個大堆下脚便有二畝多竇倒頂尖就有十幾丈高兄弟本來想要挑淨了那人工時日便不可算所以四面就用假山石子圍起來使他不得銜下去又籠實了所以這頂上便成了平陽只那邊一覽亭的峭壁是全用石子砌成以外多依山築屋不曾改動什麼大家都說這法子是好極的真是一得兩便盛蘊仙道依愚見不如把這洋房拆了況且殊不雅觀這裏有這樣一塊好地儘可種幾百株大松樹到冬又不落葉那風便多被這松樹吃住打不到峭壁上去了但這松樹須隨意種的或稀或密千萬不可作一字兒排不然到像墳堆子了大家笑着盛蘊仙又道靠右首下山去的所在可打垛兒花牆子開個洞門榜萬松深處四字這裏的松自然高過那牆那牆便不吃風了只是也高不得這裏四面都造了低低的游廊。



不用牕隔。自然也不吃風。居中造一所四面開牕的亭子。再檢松樹稀的所在。也用彎彎折折的游廊。通到亭子上去。這亭子便榜巢雲二字。何如。秦文合着眼睛。細細一想道。好極了。好極了。明兒便改這個樣子。回來還請蘧兄替我打一個圖樣纔好。說着。管家上來。問席面擺在那裡。秦文便叫擺在百桌廳中間罷。管家答應下去。秦文又引衆人。打洋房左首走下山來。却也是靠山走廊。約低下五六十級。又轉向南去。却接着一個滾圓的亭子。四面圍着修竹。秦文因請題額。林冠如等因三人來了。聽他們議論宏博。便不敢則聲。見何祝春道。這裡榜來鳳二字。便狠切貼。秦文叫記下了。用小條子貼在柱上。又望南走進一座八角式門。見是一所朝東三間的院子。面着那洋房下的峭壁。天井裡種了十幾株梧桐。仰望上去。却隱隱見那洋房的屋脊。華夢庵因指道。這個

自不雅觀。照蘧仙那樣說。這裡望上去。便是一帶紅欄。自然好看多了。大家說是華夢庵。又道。此地便榜個漏月軒。如何。薛筱梅等一齊贊好。秦文也狠歡喜。忙喊記下了。貼了條子。又引着向南。再進一重八角門。却又是一所三間院子。却是背面。打游廊轉過正面看時。那院子是朝南的。天井甚長。種滿了桂花。約有三五十株。一望無盡。左右兩帶走廊。不知通到那裏。林冠如道。這裡榜聽霓裳館如何。盛蘧仙笑道。這不如榜作冷露山房。這樓上便用摘星樓如何。大家都說。這個好。這個好。便也貼了條子。秦文又引衆人向迴廊上走去。走到盡頭。顯出一座月洞。上面鐫着映月二字。出月洞。再回頭看那榜的。是小廣寒三字。却又是一帶游廊。盤沿下山去了。足有七八十級。纔到平地。先到了一座小亭。這亭便臨着池子。那池雖不甚寬。水路頗長。彎彎曲曲的向北流去。亭

對面更是剛下來的那座山。何祝春因道。這裡榜皺碧二字如何。秦文說好。那亭又接着游廊。向西轉去。又是一座三面山。一面水的。朝西湖。亭容得八九桌席面。見已榜着屏山帶水四字。便不進去。繞過北面幾曲石橋。接着一座船式小廳。蓋在水面。衆人進內。見分間格式俱照西湖船樣子。兩面開牕。便宛然真的一般。已榜着舫齋。賴有小谿山的長匾。何祝春道。這七字。不如竟用花爲四壁。船爲家了。秦文笑點點頭。衆人回了出來。那石橋灣向西去。接着一座三角式小亭。三面臨着水。榜着心如二字。再向西去。便是一座花牆擋着。沿牆過北。纔見一個月洞大門。進去。見一方極大的天井。種着幾拾株挺高挺大的榆樹。中間一帶甬道。走甬道上去。便有一座白石露台。環着太湖石琢成的欄杆。上面是朝南的。九開間一所廠廳。軒宏莫比。裡面也不分間。擺着一百張。

方桌還寬綽的。狼人在裡面講話。多有喻喻的。應聲中間已設下一席。有許多管家伺候着。秦文便讓衆人入席。各衣年齒坐下。秦珍坐了末位。秦文便坐在秦珍上首。管家上了一道大菜。衆人吃了。秦文喝口酒道。這園裡碑石不多。改日還要屈諸位題詠幾處。勒在迴廊上。纔耐人尋味些。白劍秋道。這個自不可少。僂們何不趁今兒。便卽席上各題一點兒如何。秦文笑道。這個太辛苦。不如多用杯兒酒。改日請教罷。回來還有幾處兒。要費心題額呢。盛蘧仙却早興致勃勃的。情兒平色。還是何祝春遞了個眼色。蘧仙纔回過念來。想這些人。橫豎也僂不得什麼。何苦搜這個腸子。因也不則聲了。吃了幾道菜。便出席來。向石檯上望望。見兩面的牆。却是太湖石砌成的。再看卷蓬上面。見那架梁樑椽條。却是一木生成的。足有拾二丈長。暗暗贊歎一回。又看正中榜着晚春堂。

三字便忽忽不適意起來。因想道：好好的怎麼榜這三字？雖是桑榆晚景的意思，終究不是個吉兆。剛想着出神，忽有人把肩兒拍了一下。回頭見是何祝春，笑着問道：你一個兒老站在這裡什麼？蘧仙笑道：沒甚事。祝春因道：聽說他家三哥兒很不俗，怎麼連影兒也不見了？蘧仙笑道：光景也是紈袴子弟，幹不了這些，所以躲去了。祝春笑了笑，忽裡面管家出來，請用點心。祝春便將着蘧仙的手進來，入座用了點心，又閑談了一會兒，擺上飯來，隨衆人吃了，各自散坐談天。祝春便和蘧仙、夢庵聚了一塊兒談心。管家遞上臉布，三人抹了臉，又漱了口。小廝送過茶來，夢庵喝了一口，向懷裡掬了枝雪茄烟出來，擒在嘴裡，小廝送火過來，夢庵點着了火，吸了一口烟，噴出了伏到匠桌上來，聽祝春和蘧仙講話，聽蘧仙道：我不知怎麼看了這園子裡景緻，便感觸起許多愁。

緒來。覺得處處是我傷心的所在。這會子又吃了點酒。便覺滿腸子都是眼淚。要哭似的。自己也講不出什麼緣故來。祝春道。這滄海桑田之感。凡是至情人。總是有的。蘧仙道。我倒不爲這個。我因去歲子往姑蘇去了一趟。又逛了留園和怡園兩處。那兩處兒。你知道是我的傷心所在。又兼遍桃花塢裏。訪不到媚香的消息。此刻見了這個所在。便又想起姑蘇來了。又聽說這裏有一位姑蘇的小姐住着。說也是桃花塢人。想這園子他定逛過了他逛了。這個園子他又必定想起家鄉的園子。只不知道他認不認得媚香。又不知道他知不知道媚香。究往揚州去不去。我總不能問他。一聲兒說着。便止不住弔下淚來。夢庵歎道。蘧仙又逛了人家的小姐。怎麼知道你這些事。便是知道機豎。你又不能問他。祝春道。你不要再嘔他了。這個據我看容易的。狠。蘧仙忙拿帕子拭。

了淚問他。祝春道：你前兒打姑蘇回來，不是有許多感事詩嗎？你明兒把這個一總封了來，送給寶珠。瞧去寶珠看的好，定送給那位小姐。瞧去他門女兒家的心，都是七孔通靈的，定然識的透，必和寶珠有一番議論。你次日再見寶珠去，寶珠定見你，再把這番苦衷告訴他，他自然會去道聽來。蘧仙聽了這話，便坐不住，立刻就要家去了。夢庵道：可又來。偈門既來了，不成沒題點兒什麼便走了。可不要吃人笑話。蘧仙皺眉道：我的哥，你想我還有什麼心思，幹這些來。祝春也道：我也沒了心緒。偈們一塊兒走罷。因便站起來，往那邊匠上，來向秦文告辭。秦文苦留不住，三人都說有事未了，因不敢爽約。特來到一到的。秦文沒法，只得和秦珍送三人出來。小廝門早去開了左首卷蓬下的牆門。秦文讓着進去。夢庵看是一所三楹的精舍，廳楹精細的很。中間落地風牕，開

着見裡面。又有一千人。走動細看。却是三面的。靠壁和頂版。都是整塊的大鏡子。鑲成的。連桌椅。匠也都是紫檀嵌。大塊鏡磚的天井。裏種着幾株桃花。左首一個小亭。裡面鎖着兩隻孔雀。秦文因道。這裡和那邊。還請三位留個題。夢庵接口說。用鏡檻二字。又轉過幾曲迴廊。又是一所朝南的精舍。裏面壁上掛滿了琴。桌子都是漢磚的。琴桌中心穿一個窟洞。天井裡立着一塊奇石。絕似人形。傴僂作聽琴的樣兒。蘧仙一看。又早眼圈兒紅了。秦文問用個什麼匾額。蘧仙道。便用石聽琴室罷。說着。拿帕子偷拭了拭淚。秦珍一眼見蘧仙愁眉淚眼的。心裡怪異的很。想剛來好好的。怎麼一會子便這樣起來。他本來知道蘧仙那節兒事。打諒着不知那一處。又觸着他心事了。因秦文同在。不好問他。便跟着又繞過幾曲迴廊。幾處亭院。纔到迷廊曲曲的所在。秦文却一逕



送出園門。到東府二廳。揖三人上轎。纔回轉去。這裡三人自二廳上轎。各家管家。跟了出大廳來。穿過穿堂。轉彎向西甬道出來。東府管家都站班伺候。那轎子一串兒出了東府頭門。轉灣向南府正中儀門上。飛也似的抬出秦府大門去了。不知蘧仙家去怎樣。且看下文。正是

十三樓閣家家好。

千萬花枝處處愁。

第二十六回

夢中夢翻舟驚惡兆

病上病支枕聽詩聲

却說盛蘧仙打柵園回來。天已傍晚。便趁着晚涼天氣。把前兒做的蘇游感事詩。抄了幾首。天已晚了。等上了燈。便一起抄齊了。打算明日親自送寶珠看去。心裡早七上八落的。想個不了。等不到晚膳。便想睡下。做夢去。及至用了晚膳。睡下了。却因使了心勁。便再也睡不着。暗暗埋

秋夜景物  
如在目前

得神

怨了。一會又嗟嘆了。一會聽外面打了三更。還睡不穩。又輕輕祝着。要媚香入夢來。談一會兒。剛有點朦朧着。忽窗外浙浙瀝瀝的下起雨來。那窗外的芭蕉和梧桐葉兒。早和炒豆兒似的沙沙喇喇的話個不了。心裏着實淒楚暗暗在枕上哭了。會兒也沒個人知道。他妻子冷氏。還是前兒歸甯去了。未來。他便一個兒冷落的了不得。足足挨到四更。纔朦朧睡去。忽見他表姊顧媚香身邊的丫頭。小春進來道。爺怎麼大早睡了。偕門小姐找你呢。蘧仙忙道。怎麼你來了。你小姐在那兒。小春笑道。這也好笑。怎麼連小姐的住處也忘了。蘧仙想了想笑道。哦！我糊塗了。是桃花塢。是桃花塢。小春抿嘴兒一笑道。走。走。蘧仙道。外面下雨。我帶個斗篷子去。小春笑道。這大的日頭。怎麼說下雨。蘧仙打四下一看。果然是絕好的晴天。左邊是山。右邊是水。自己却站在柳陰樹下。上

面。還。有。幾。個。黃。鶯。兒。啼。着。天。氣。很。煖。的。便。和。小。春。手。將。手。兒。的。走。去。過。了。一。座。小。橋。見。一。片。大。湖。那。水。綠。的。可。愛。風。吹。着。起。了。許。多。皺。紋。對。岸。開。了。許。多。桃。花。濃。香。馥。郁。的。膩。人。情。致。小。春。笑。指。道。那。邊。桃。花。影。裡。露。出。的。一。角。紅。窗。子。的。樓。臺。便。是。僧。們。家。了。蘧。仙。看。果。然。有。一。角。紅。樓。在。桃。花。深。處。不。知。不。覺。已。到。了。樓。下。見。這。樓。三。面。擁。着。桃。花。一。面。臨。着。湖。走。廊。下。掛。著。一。個。鸚。鵡。看。是。舊。時。媚。香。養。的。那。鸚。鵡。還。認。得。蘧。仙。喚。了。聲。你。來。了。麼。仰。面。見。樓。牕。呀。的。一。聲。開。了。見。媚。香。穿。着。一。件。白。湖。縐。單。衫。兒。靠。到。樓。欄。上。望。下。來。見。是。蘧。仙。便。向。蘧。仙。招。手。兒。却。把。手。裡。的。絹。帕。失。手。落。將。下。來。可。巧。罩。在。蘧。仙。臉。上。蘧。仙。忙。拾。在。手。裡。聽。媚。香。在。樓。上。嗤。的。一。笑。蘧。仙。不。知。怎。麼。一。來。說。已。在。樓。上。了。見。媚。香。出。落。得。比。先。丰。滿。了。許。多。兩。道。彎。彎。的。顰。眉。越。覺。可。愛。穿。着。白。衫。兒。越。顯。的。臉。色。和。

惆恍得妙

恂恍得愈  
奇妙

紅玉似的。因握着手兒道。姊姊。這一向幹點什麼來。你叔叔可和你嘔氣。媚香道。我叔叔作故了。所以我着這個白衫兒。蘧仙想一想。像果然聽人講的。因道。說你揚州去了。可原來是人家哄我的。媚香嫣然一笑道。你敢是醉了。還是做夢。這裡不是揚州。是那裏。蘧仙道。這裡是桃花塢。媚香笑指道。你瞧。那不是二十四橋麼。怎麼還故意的向我纏來。蘧仙剛要說。是門簾影裏。走進一個老婆子。捧着茶盤子進來。見蘧仙便道。這位便是姑爺。媚香紅了臉。低了首兒。那老婆子便把茶送到。蘧仙面前。說姑爺用茶。蘧仙倒不懂起來。再看媚香時。却原來不是媚香。便是他妻子。冷素馨。蘧仙剛在疑惑。見冷素馨走過來。握他的手。笑道。怎麼不睡了。又站着出神來。蘧仙定睛看時。桌上點着一盞長頸燈。檯四下靜悄悄的。聽床上自鳴鐘鐺鐺的。打了九下。却不在別處。原在

自己房裡爐鴨內又燒着香。因暗暗回想剛纔景象分明。尚在目前。早難道是夢不成。因呆呆的向冷素馨道。我可曾睡來見素馨。顰眉一笑。道你怎麼問我來。敢是你還沒睡醒嗎。蘧仙想了想。自覺好笑起來。便不言語。解衣就寢。忽見媚香如舊日住在他家。光景說姑蘇有人來接了。媚香要回去了。兩人厮對着哭了一會。一會兒又說船泊在門口了。蘧仙送他落船。眼睜睜看他颺帆遠去。忽然起了一陣大風。遠遠見媚香的船翻了。沉下水去。蘧仙吃驚不小。忙急聲呼救。不道自己也失脚落水。忽有人推他睜眼見一頭兒睡着的。便是媚香。因睡眠朦朧的。攪過他的粉頸來。道姐姐驚了麼。只覺那人拍着自己。叫醒醒。定睛看時。原來仍是冷素馨。暗暗自慶道。幸喜是夢。幸喜是夢。剛說這兩句。忽耳邊一派的風濤。汹涌聲。蘧仙叫聲啊。吓纔真醒過來。却原是夢中之夢。

迷離夢幻  
讀者亦如  
身在夢境

早掙出一身冷汗。心跳不止。側耳聽時。那裡是風濤聲。只聽外的雨攪着芭蕉梧桐。聒的滿耳。桌上的燈光小如紅荳。隱隱的聽見打了五更。便再睡不着。回憶夢境忘了一半。只翻船呼救的事。還記的明白。心裡着實不受用。再想那夢裡夢的情事件。都是前兒經過的。便把翻船也當個真事。竟嗚嗚咽咽的哭。將起來哭了一會。覺得帳縫裡鑽進風來。尖。越。越。的。身。上。打。個。寒。噤。覺。得。頭。很。重。的。伸。手。向。額。上。一。摸。早。發。的。火。燙。的。燒。安。神。一。會。聽。雨。聲。小。了。紗。牕。上。逗。着。迷。離。曙。色。簷。聲。還。點。點。滴。滴。的。滴。個。不。了。再。朦。朧。一。會。聽。中。間。那。間。裡。有。些。聲。音。蘧。仙。咳。嗽。了。一。聲。因。問。外。面。誰。吓。聽。應。了。聲。是。我。呢。是。小。丫。頭。珠。兒。的。聲。音。因。道。珠。兒。你。來。那。珠。兒。見。喚。他。便。開。門。進。來。蘧。仙。一。手。掀。起。帳。子。見。珠。兒。已。梳。好。了。雙。丫。的。小。圓。頭。楹。髮。斬。齊。眉。目。如。畫。穿。着。一。件。湖。色。小。羅。衫。兒。罩。

着四鑲的元色夾紗背心。蘧仙看了。又想起小春來。便半晌不語。珠兒因道。爺怎麼大早醒了。蘧仙道。什麼時候了。珠兒道。才八下鐘呢。蘧仙因回頭看床桌上的鐘。已指在九下。再細聽時。却原來早停了。擺了。因向珠兒道。我書案上有一封書子。用鎮紙壓着的。你拿去。喊文兒送越國公府去。回來再去冷府上。接奶奶家來。說我病了。呢。珠兒因問。爺怎麼又不適意來。可請個大夫瞧瞧。蘧仙道。這個不消。過一會兒。去請何爺來。替我打個方子。還是他知道我的病原。珠兒答應着。又站了一會兒。見蘧仙歎口氣。朝裡床睡了。便放下帳子。把桌上那一點殘燈吹熄了。向書案上拿了書子出來。把門帘子放下了。逕出院。到中門口來。見小厮文兒。剛在廳上。拿瓦灰帕子擦蘧仙的馬鞍轡上的銅器。珠兒便在中門口。喚了聲。文兒聽見。忙過來問什麼事。珠兒便把蘧仙的話吩咐。

了。又將這書子與他。文兒看了看。便揣在懷裡。一口答應着。見珠兒進去了。便忙去穿上雨靴。拿了把洋綢傘子。逕往學士街秦府裡來。向號房裡投下。那號房裡人道。撩在這裏便了。文兒陪笑道。費爺們心。就送進去。回來領回書呢。那號房裏人道。這個你不該投在這裡。偕們府裡規矩。投在外號房裏的文件。要到晚間纔呈進去。既你是要緊文書。該投到宅門口號房裏去。文兒便要還書子。拿着到內號房來。并說是要緊文書。煩便呈進去。那內號房裡人。查了查號簿。說三爺是前兒往葉府裡去沒回。書子便送進去。回書呢。偕們府裡派人送來便了。文兒沒奈何。只得回去。回了蘧仙。原來寶珠因軟玉蕊珠回去了。久許不來。便打初四那日。望他們去。直至初七傍晚纔回。見府裏冷清清的。心裡詫異。到二廳上落轎。便喊總管張壽來問道。今兒七夕。是花二小姐生日。



怎麼府裡沒一點兒舉動。張壽回道：「喜封打早間便發出來了。說因花小姐的病又加重了些。所以太太沒興，便不教開賀禮物，却送來了好些。只收了這裡葉老太太的和姑蘇顧府上的兩封。寶珠點首。心裡早自亂了。忙忙的到南正院柳夫人處講了幾句話，便到園裡惜紅軒來。一進門，便問姊姊怎麼了。婉香却坐起在床裡，擺了張湘竹小桌兒，鋪着許多箋紙，不知在那裡看什麼。寶珠問他，也沒聽見。寶珠見他坐起着看書，知道沒什麼大事，便放下了心。因走近來道：「說姊姊病了，怎還不將息兒看這個什麼。」婉香見問，笑道：「你瞧好詩呢。」寶珠拈過一張來，看是一張玉版如意箋，寫着客冬之蘇紀游詩錄，請祭正。下面一排兒寫道：

近。水。生。波。遠。水。平。吳。山。旋。繞。越。山。行。中。間。着。個。孤。帆。影。唱。出。竹。枝。

三。兩。聲。角。聲。淡。淡。月。生。稜。來。往。船。多。水。不。冰。行。過。橋。灣。不。知。處。兩  
三。燈。火。指。嘉。興。

寶珠纔看了這兩首。早跌足贊歎道。這詩真選聲鍊字。一字一珠的了。  
姐姐。你沒看仔細麼。婉香笑道。果然是好。我愛這詩。你婉婉的讀給我  
聽。還比服藥好呢。寶珠便曼聲吟下道。

曲。水。紆。山。四。百。程。精。舸。如。鯽。尾。而。行。夜。深。就。枕。各。無。語。船。底。但。聞  
呼。吸。聲。

因道。這小火輪真寫得入神了。又吟道。

荒。鷄。啼。煞。月。無。光。林。影。山。陰。亂。入。艙。三。兩。牌。樓。四。五。塔。榜。人。都。說  
到。平。望。

寶珠因道。這詩景寫的入畫。只不知平望是什麼地處。婉香道。平望在

嘉興過去。和不測相近。往姑蘇去。是定要打這裡過的。那地處牌樓最多。那寶塔多四五個一叢。沿岸多是的。他這首。便說得細到。畫也不過這個樣兒。那起二句還畫不出來。你合着眼睛細想想瞧。便似身入其境的樣兒。又道。你不許打攪。給我一順兒念下去。寶珠笑道。有好的句子。不由得我不贊。因又吟道。

平蕪一片遠連天。斗大孤城起晚煙。一樣江南好山水。如何到此便纏綿。

婉道聽着道。哎吓。這人心細極了。寶珠忙問怎樣。婉香道。他這首詩。是望見吳江的城子做的。浙江的越山到了杭州。雖然明秀的。很終究帶些。崛強氣。一到吳江。便是江蘇地界。那山便綿軟了。這不是尋常人。道得出的。寶珠歎服。又吟道。

五十三橋天下無。

寶珠道這句不解。又吟道。

江南人物最姑蘇。

寶珠拍手笑道。是極。是極。我早這樣講。又吟道。

郎心若比吳江水。斷不流入太湖。

寶珠道。吓。這個有意思。有意思。婉香笑道。你懂得什麼。他那五十三橋。是指寶帶橋的。那橋長的很。共有五十三個橋門子。郎心兩句。是本楊鐵崖姑蘇竹枝詞。生憎寶帶橋邊水。半入吳江半太湖兩句。他却更翻進一層。藉以自況的。寶珠極口贊賞。又吟道。

姑蘇城外舊荒邱。今日荒邱盡畫樓。莫把滄桑驚一度。女兒生小不知愁。

婉香道：這是指現在的青陽地了。又聽寶珠吟道：

塢裡桃花冷夕陽，蕭疎楊柳斷人腸。  
生憎訪到天台路，沒個人人飯阮郎。

婉香聽了道：「吓，這是指桃花塢的。怎麼有這樣句子。且慢。我問你這人姓什麼。叫什麼號。」寶珠笑道：「我讀了半天，還沒有知道是誰的詩。那箋尾光景，總有的寫着。婉香便向桌上找着那最末一張，見寫着惜紅生盛蘊仙呈草。婉香道：「吓！原來是他寶珠道。我却認不得這人。敢是由姑蘇寄來的麼？」不知婉香怎說，分入下文。正是：

舊恨未消留幻夢

好詩索解到深閨

第二十七回

讀詩箋眉翠

換繡枕情注顧眉仙

却說婉香見箋尾署有惜紅生。因道原來是他。寶珠忙問是誰。婉香道。我本來也不知道他。今兒眉仙打姑蘇送來一集子。是媚香樓女史顧影憐的箋稿。這顧影憐便是眉仙的族妹。我在眉仙家裡也曾見過。長的真和紅樓夢上的林黛玉似的。他家也住在桃花塢。隔咱們家不遠。便常自來往的。大前年說往這裏來探親。我也不問是誰家。後來眉仙說是盛家。那盛家的太太和他太太是中表姐妹。因影憐的太太作故了。只一個叔子又不在家。所以便住在盛家去。前年子回來了。還來見我。他便換了一種愁眉淚眼的樣兒。問他說是叔子在揚州客死了。早晚便要奔喪去。別的也沒甚話。那時因三年不見。彼此生疎了。所以沒真心話對我講。及至他到揚州去了一會兒。忽然眉仙來託咱們叔叔去蘇州府裡存案。說影憐去的時候。帶了四個丫頭。和五個老婆子。四

個家丁。又他的一個十二歲的小兄弟。雇了蘇州吳縣的民船。船戶叫什麼倪敬福。共是兩號大無錫快。前兒揚州信來。問影憐怎麼不去。他叔叔要安葬了。核算日子。影憐已去了六十八日。這裡倪敬福船。又不回來。有說在揚子江被風翻了船了。有的說倪敬福本來是個歹人。請縣裡行又查去。又沒一點兒消息。所以存這一案。今兒偶繙繙他的集子。見有許多寄惜紅生的詩詞。多是些幽怨纏綿的話頭。可見這首桃花塢的詩。有根柢了。寶珠呆呆的聽完。跌足稱恨道。偏是天生這些美人。一個個教他紅顏薄命。不得個好了。局可不恨死了人。婉香道。你且念下去我聽。寶珠便又吟道。

二月鶯花冷虎邱。金閨門外水西流。山塘七里絲絲柳。不繫樓船。

繫釣舟。

因道。這詩感慨不少。再吟道。

寒山煙水太模糊。月滿楓橋無酒沽。不怪渡船小兒女。逢人故故

問西湖。

婉香笑道。這個有偏見。西湖那及得寒山的風景。寶珠笑道。你也是明知此地湖山好。偏要違心譽虎邱了。因又吟道。

鈿車陌上走。鱗鱗樓上笙歌樓。下聞冷眼吳門橋。上望華燈影裏。雜青燐。

婉香道。這又是指青陽地的。却有一種感歎。令人不忍卒讀。寶珠又吟道。

吳水吳山繫。夢思重來。崔護又誰知。桃花久已無顏色。惟有斜陽似舊時。



婉香聽這兩句。不禁淒然動色。眼圈兒紅了。寶珠却沒看見。又吟道。  
道旁愁煞雨。絲絲苦苦逢人問。所知一語傳。聞頓驚絕五湖煙水。  
葬西施。

婉香聽到這裏。不禁弔下淚來。寶珠亦俛仰孤望久之。又吟道。

怡園樓閣背山開。記說香車日日來。狼藉桃花紅似血。如何不築。  
避風臺。白石欄杆長綠苔。更無人處小徘徊。亭前一樹森森柏。可。  
有歸魂化鶴來。

寶珠道。吓。這正是悼亡詩了。寫得這樣沉痛。我讀不下了。婉香要他念。  
下去。寶珠又吟道。

媚香樓外更無人。顰翠嬌紅比不真。袖出一編詩卷子。莫教錯認

李香君。

寶珠道。這便指那詩集子了。咳。寫的傷心。一個人。凡心裏有了一個人。便西施。王嬙。站在面前也看不入眼。何況現在。普天下有幾個美人呢。說着。又念道。

乘驢橋上客乘驢。縞素衣衫雪滿頭。一事思量差得意。女兒口裏說風流。

寶珠看了這首。又笑起來道。果然是得意的事。又念下去道。

欲別姑蘇無限愁。甘棠橋畔再勾留。怪他溪水無知識。分作東西兩處流。小船搖月出胥門。杯裏葡萄酒半溫。行李不須親檢點。只防遺下一詩魂。一路啼鶉莫浪催。篷窗處處把頭回。山程水次須牢記。好倩西風吹夢來。

讀畢。兩人贊歎不已。見桌上還有一張箋紙。取來看時。見寫着怡園盛

事十六首。寶珠因正讀的得意。便朗吟起來道。

西風無那惱人懷。一畝蒼苔綠半階。儘說顧家園子好。不堪提起  
臥龍街。入門風景太淒其。殘雪瀟瀟壓竹枝。小小洞門圓似月。阿  
誰亭柱更題詩。

婉香因道。這是他傷心的所在了。你瞧。只這兩首。便成一片哀音了。寶  
珠又念道。

奇石僵。儂似老人。古苔斑駁困風塵。坡仙已去。焦桐死。還有何人。  
解賞音。波光塔景兩參差。南雪亭邊小立時。燕子不歸春已半。夕  
陽閑煞好花枝。石橋曲曲水灣灣。四面湖亭兩面山。倚檻生憎一  
池水。歡容不照愁顏。梅花如雪繞吟廬。鐵笛吹來笑故吾。若把  
寒梅比肥瘦。阿儂還不算清癯。蒼松黃葉擁孤合。六扇文牕面水。

開十曲危欄。憑不得。漫天風雪。撲人來。松花亂落。烏無聲。傑閣登臨。感慨生。但說遠山眉。嬾好如何。不見畫眉人。兩鬢鬢子。小於舟止。水無波。靜不流。儘有谿山好。風景片帆何苦去。揚州八月西風下。井梧翠毛么。鳳恨何如。生憎墻角如鉤。月照上。牕紗一半無。舊時月色。尙依然。敲斷金釵。散綺筵。不怪雲英無處覓。如今舉宅盡成仙。絳霞洞裏綠成陰。語燕啼鶯。沒處尋。幸是繫鈴人。去了不然揉碎。惜花心。婆婆雲外小勾留。一點秋心。合做愁。巖桂高枝。休折取。好花須插美人頭。迴廊繞遍。待如何。山水無情。入嘯歌。我愛桃花。勝兒女。旁人不許更摹挐。歲寒松柏。見貞心。留得焦洞爨。後音莫把平安問。修竹沉腰消瘦。到於今。山頂危亭。四面開層層石級。凍莓苔。叮嚀莫唱滄浪曲。我感滄桑一度來。

後面一行小字云。長箋苦短。握筆腸斷。孤憤填臆。淚綴肩隤。不復能伸。昏直書矣。別有短章。容續呈政。前詩如獲賞音。額望情珠之報。此致珊瑚閣下。寶珠因道。這詩我不敢和。還是姐姐代我和他幾首。婉香道。和詩倒不值什麼。只是又引起我一番愁緒。想影憐在日。和我那樣講的。來。照這詩看時。影憐定作故了。你想我那不傷心。這會子我因他這詩。很想着家鄉風景。只怕其回去了。便不能再來。這也沒的說明兒你替我備些禮物。和這幾首兒詩。寄眉仙看去。寶珠因皺眉道。送他的禮物。倒不容易。備重了又嫌俗套。輕了呢又不是。婉香道。那不用你費心。我早親手繡下了一堂鈴毛花卉小屏。和四個枕頂兒。只緊你去添些兒本地土產來。加上便得了。寶珠道。敢便是前兒在小桃花館繡的。那五彩的。有一對兒鶯鶯的。還有一幅有兩個蟋蟀像活的似的。那堂子屏。

麼。婉香道是呢。寶珠道。許了我了。怎麼又送他去。那枕頂兒。多管便是繡蝴蝶兒的。也許我的了。這個我不肯。婉香笑道。你又小器了。你不知道。他手上的針黹。還比我好多呢。我做這個送他。他自然也做些別的送我。我便把他的給你。你不要嗎。可知道我的東西。你要容易。他吓。便你給他磕一百頭。他也不肯輕易給你呢。寶珠聽了這話。便甘心情願。反快活的了不得。因道。那我再送他點兒好東西。婉香嗤的一笑。你有什麼稀罕物件兒。寶珠道。他沒到過杭州。自然沒逛過西湖。我拚幾天不頑。工工緻緻的畫一百頁青綠的西湖圖。定要把西湖的景緻畫全了。再每張題一首詞兒。要和白香詞譜一百首的原韻。你看怎麼。婉香道。好果然好。只怕你沒這樣靜心。沒一個月畫不了呢。寶珠笑道。我爲他也講不得了。只你可能請他來咱們家頑頑。和你作個伴兒。婉香道。

論他來也難說。好在他又沒爹媽兄弟。又沒結親。一門兒住一所園子。只一個七十多歲的老家人管理家務。他也不問一星兒事。自己愛那樣。便那樣。閑常也南京北京的親戚家頑去。一月兩月。一年兩年。不家來也常事。他怕誤了什麼事。只知道這裡府裏。他肯來不肯來。他生性高傲。不肯受人一點兒虧。也不肯沾人一點兒便宜。他和你家。非親非眷。所以他沒說要來。不呵。他和我。是從小兒形影不離的。在家總一年三百六十日。和他一塊兒吃睡坐頑。他那捨得。離這一年兩載。這會子我寫信去請他。或者來也難說。不來。你可不能和我厮纏。寶珠連連作揖道。好姐姐。那麼就請發一個信去。婉香道。我病着呢。怎麼能寫字。你不忙。遲早我總請他來便了。寶珠剛要說。忽晴烟進來道。三老爺喊爺呢。有一會兒了。快去快去。寶珠吃了一驚。心裏疑惑。不知又是什麼

禍水到了。便捨下婉香。急急的向東正院來。且住。這一回有分教。

男兒身手終須好。

羅列金釵自不難。

## 第二十八回

論宮商寶珠見實學

買文字顯宦盜虛名

却說寶珠因秦文傳喚。便忙到東正院。時已上火。見台階下設着供牛女的香案。美雲和麗雲。綺雲。茜雲。都圍在一處兒。穿針乞巧。見寶珠進來。都笑道。來的好。可有什麼東西帶來。和我們鬪巧嗎。茜雲道。你瞧。這供着的毬子香。是我的。你可有這個。寶珠略笑一笑。低聲道。老爺喊我什麼。美雲說不知道甚事。老爺在房裏呢。寶珠便走上台階。小丫頭報了一聲。秦文便喊進來。寶珠進去。見房裏點着保險燈。只秦文一人。坐在太史椅上。寶珠進去請了安。看秦文臉色很和霽的。便大了膽子。秦



文叫他坐下。因道：你這幾天沒上學去麼？寶珠紅了臉，不敢答應。秦文道：你文字不知道荒疎得那模樣兒了。可知道本月月課是你師爺看的卷子，把你丟出五名外去了。可不臊死了人。你二哥子倒考上第一。寶珠改容回道：這會月課時候，適因太太有點兒不適意着，所以便草草的塞責了。進來伺候，像以先姪兒雖常在太太身邊頑，却也沒一刻兒敢忘了書本子。到做文字的時候，隨怎麼熱鬧，只拿起筆，就收住了心，再也不管別的閒事，所以也便不甚荒疎了什麼。別人講老爺或說是謊，這月課每期是老爺面試的，却總把姪兒卷子取在上面，終不成老爺也肯賞臉兒嗎？說着，秦文倒被他嘔笑了道：我知道你在正項文字絕不講究，不過臨時急幾句出來，還看的過去罷了。人說你在雜作上，很用點心思，敢自信得過嗎？寶珠道：說自信得過，姪兒不敢講這話。

在人。却還稱許的多。詆毀的少。只詞曲上的音律兩字。姪兒却自信考不下的。秦文道。哦！這個怕也難說呢。我試問你。瞧律呂二字。有分別麼。寶珠笑道。這個講音律的。總由此開端。陽者爲律。陰者爲呂。律聲清。呂聲濁。人但說十二律。不知道却是六呂六律。并爲十二的。如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爲六律。屬陽。大呂夾鐘仲呂林鐘南呂應鐘爲六呂。屬陰。陰呂陽律。必相間而成聲。黃鐘元間大呂。太簇二間夾鐘。姑洗三間仲呂。蕤賓四間林鐘。夷則五間南呂。無射六間應鐘。這便律呂合聲之說。秦文又道。九宮是那九呂。寶珠道。九宮只用七宮。卽黃鐘宮。仙呂宮。正宮。高宮。南呂宮。中呂宮。道宮。便是。秦文因道。五音宮商角徵羽。六律六呂。各有所屬。是那幾個。再變宮變徵。是那五宮所生。寶珠道。這個需明白。黃鐘大漢屬宮。太簇蕤鍾屬商。姑洗仲呂屬角。培賓閏徵。

林鐘夷則屬徵。南呂無射屬羽。應鐘屬閏宮。這便是律呂隔八相生之說。秦文點點頭。又道。天干十數爲十母。五音各有所屬。各有所生。是怎這解呢。寶珠道。宮居中央屬土。爲戊己。君之象。爲信。徵所生。其聲濁。生數五。成數十。商居西方屬金。爲庚辛。臣之象。爲義。宮所生。生數四。成數九。角屬木。居東方。爲甲乙。民之象。爲仁。羽所生。其聲半清半濁。生數三。成數八。徵屬火。居南方。爲丙丁。事之象。爲禮。角所生。其聲次清。生數二。成數七。羽屬水。居北方。爲壬癸。物之象。爲智。商所生。其聲最清。生數一。成數六。聲生於日。天干十數爲十母。便是這個解說。還有律生於辰。地支十二爲子。廿四候爲婦之說。則便是黃鐘爲子。應十一月大雪至冬至節氣。大簇爲丑。十二月小寒至大寒。大簇爲寅。正月立春至雨水。夾斷爲卯。二月驚蟄至春分。姑洗爲辰。三月清明至穀雨。仲呂爲巳。四月

此論爲前人所未道

立夏至小滿。麤賓爲午。五月芒種至夏至。林鐘爲未。六月小暑至大暑。夷則爲申。七月立秋至處暑。南呂爲酉。八月白露至秋分。無射無成。九月寒露至霜降。應鐘爲亥。十月立冬至小雪。秦文聽了。甚是得意。想自己還論不到這地步。因又道。律呂四犯。是怎麼樣一個犯法。寶珠笑了。笑道。四犯是四個名式。卽正犯。側犯。偏犯。旁犯。其實不至四犯。還有歸宮。便是稱爲尾犯。倒犯的。秦文道。我不問名式。你只把那一個犯法講來。寶珠道。以宮犯宮爲正犯。秦文道。怎麼宮能犯宮。寶珠道。黃鐘犯大呂。便是以宮犯宮。以宮犯商爲側犯。以宮犯羽爲偏犯。以宮犯角爲旁犯。以角犯宮爲歸宮。周而復始。秦文道。那你還沒仔細。可知四犯是總名。一宮皆有四犯的。寶珠連道。正是呢。若把四犯細講起來。原十二宮各有所犯。以十二宮照前律呂相間排去。如黃鐘宮犯無射商。爲宮

犯商。無射商犯夾鐘羽。為商犯羽。夾鐘羽犯無射閏。為羽犯角。無射閏犯黃鐘宮。為歸宮。以此類推。只寫一紙出來。便明白了。秦文道。你便寫一紙出來。我瞧瞧。說着。便將筆硯移到桌角上來。令寶珠寫。寶珠欣欣得意的一氣寫了一張。呈與秦文看是。

律呂四犯表

夾鐘宮	大呂宮	大呂宮	黃鐘宮	宮犯商
大呂商	黃鐘商	應鐘商	無射商	商犯羽
蕤賓角	仲呂角	姑洗角	夾鐘角	羽犯角
大呂閏	黃鐘閏	應鐘閏	無射閏	角歸木宮

姑	洗	宮	太	簇	商	林	鐘	角	太	簇	閏
仲	呂	宮	夾	鐘	商	夷	則	角	夾	鐘	閏
蕤	賓	宮	姑	洗	商	南	呂	角	姑	洗	閏
林	鐘	宮	仲	呂	商	無	射	角	仲	呂	閏
夷	則	宮	蕤	賓	商	應	鐘	角	蕤	賓	閏
南	呂	宮	林	鐘	商	黃	鐘	角	林	鐘	閏
無	射	宮	夷	則	商	大	呂	角	夷	則	閏
應	鐘	宮	南	呂	商	太	簇	角	南	呂	閏

秦文看了點頭道。這便是了。可知十二宮生八十四調。你也辨得清麼。寶珠道。這個解得來。每宮以宮商角變徵羽閏。七音生七調。變卽變徵。

閨卽閨宮。宋譜多只用一字。分別註拍。秦文道。這個你既知道。可知每宮七調。有幾調可用。寶珠道。如黃鐘宮以七音生七調。一曰正黃鐘宮。二曰大石調。三曰正黃鐘宮角。四曰正黃鐘宮轉徵。五曰正黃鐘宮正徵。六曰般涉調。七曰大石角。却只用正宮大石般涉三調。共八十四調。只用三十三調。秦文道。你試寫出來瞧。寶珠便拿筆寫道。

黃鐘七調。祇用正宮。大石般涉。

大呂七調。祇用高宮。高大石。高般涉。

太簇七調。祇用中管高宮。中管高大石。

夾鐘七調。祇用中呂宮。中呂調。雙調。

姑洗七調。祇用中管中呂。中管雙調。

仲呂七調。祇用道宮。小石調。正平調。

蕤賓七調。祇用中管道宮。中管小石。中管正平。

林鐘七調。祇用南呂調。高平調。歇指調。

夷則七調。祇用仙呂宮。仙呂調。林鐘商。

南呂七調。祇用中管仙呂宮。中管仙呂調。中管林鐘。

無射七調。祇用黃鐘宮。羽調。越調。

應鐘七調。祇用中管黃鐘。中管越調。

秦文看了。說很不錯。這個你倒明白。你既講究音律。我給你瞧一件兒。說着。便拿過筆來寫了幾字。遞與寶珠道。這個什麼字。寶珠看寫着的。是。

久  
リ  
フ  
人  
フ  
一  
マ  
△  
ㄋ

因笑道。這個認得。秦文哼了一聲道。這是姜白石詞稿上的註拍。宋代。



凡讀白石詞者莫不以為疑案大快人意

迄今無有識者。你倒認得。敢有鑿鑿可據的麼。寶珠道。這個那敢在老爺面前。謊來。這宋譜應指字法。原應着十二律。老爺這個。還少兩字。秦文道。我忘了。那你寫我瞧。寶珠便接過筆來。並排寫了兩行。

黃大太夾姑仲蕤林夷南無應

△ 久 ㄅ ㄆ ㄇ 一 ㄎ 乙 人 ㄎ ㊶ 川

秦文看道。律呂果然被你譯出了。你可能辨聲出口麼。寶珠道。這個便與今時工尺無異。古爲管色。今爲指法。剛老爺寫的九字。譯到今譜。便是六凡工尺上乙四合五。秦文道。怎麼便是這九字。寶珠道。宋譜原與今譜無異。只看沈括的詞集。原本字旁註譜。原是草書工尺。並無久△等字樣。沈括與姜夔同時。可見陸鍾輝所藏汲古閣白石道人詞集。旁註△久等字是誤。老爺不看別的。只看白石集內琴曲所註指法。ㄎ誤。

洵是破  
之論惜  
石詞集  
愈誤更  
傳可以  
認矣否  
依此尋  
無不可以  
被之管絃

作。午。誤。作。上。麥。誤。作。叟。省。誤。作。自。可。知。久。字。是。草。書。六。字。之。誤。△。乃。  
合。字。逸。其。半。フ。乃。工。字。缺。一。筆。マ。乃。草。書。四。字。失。其。筆。意。フ。乃。上。字。缺。  
其。點。劃。マ。乃。五。字。缺。一。劃。人。乃。尺。字。缺。其。頭。リ。乃。几。字。缺。其。鈎。乙。乃。挑。  
字。作。し。形。寫。近。本。竟。以。久。字。寫。作。么。フ。字。寫。作。フ。字。更。誤。不。可。體。認。凡。  
有。圈。者。卽。猶。近。世。上。字。高。音。加。一。人。旁。作。仕。尺。字。高。音。作。伏。工。字。高。音。  
作。仁。秦。文。恍。然。大。悟。拈。鬚。笑。道。這。個。很。見。心。思。便。別。的。也。不。再。問。了。因。  
道。你。明。兒。好。好。的。把。這。個。細。細。編。一。集。子。出。來。就。名。個。四。聲。五。音。九。宮。  
十。二。律。呂。考。我。給。你。發。刻。行。世。去。因。又。低。聲。道。我。喊。你。來。却。不。爲。這。個。  
因。今。兒。往。中。丞。處。去。來。中。丞。自。己。說。人。因。我。不。是。個。正。途。出。身。那。些。士。  
子。們。都。瞧。不。起。我。我。回。來。想。半。天。來。得。一。個。法。子。想。也。沒。什。麼。幹。不。來。  
我。因。問。什。麼。一。個。主。見。中。丞。說。我。想。刻。一。集。子。詩。無。奈。我。自。己。動。不。得。

筆。倘請外面人做去。勢不穩便。意思要請我做。我那裏高興替他幹這些。便不同一話。中丞見我不語。他便移近座兒。向我說。老兄有了年紀。自不肯代我幹這些。聽說令姪的筆墨很不壞。此地人個個都推許他。可否就勞他替兄弟幹這點兒事。兄弟替他保一個兒功名。頑頑去。不很好嗎。我知道你不愛這些功名的。便一口兒辭了。中丞又說。既不要功名。兄弟便封五千兩的潤筆。送去便了。這詩也不必過好。過好了。便不像兄弟做的。也不用多。只要怎麼一二百首。有一卷子可訂。便有了。我因想你老不能掙一個錢。白白的拿這一大宗銀子回來。也好叫你太太歡喜。所以我答應下了。說着。便向抽屜內取出一卷本子來。道。這是他來的題目。你拿去做去。可不要又丟在腦背後。不幹了。寶珠打起臉兒。不應。秦文放下臉道。怎麼寶珠勉強應了個是。接了本子在。手便

如聞其聲

想要走。秦文道。今兒你姐妹們。因鬪巧。辦下了些什麼可口兒的酒菜。本來要去喊你。你便在這裡吃罷。寶珠不敢違拗。便仍坐下。秦文因道。今兒你論的音律。狠見些兒工夫。明兒你向賬房裏。領十支大卷筆。十錠松烟去。明年鄉試近了。可不耍誤了。正經寶珠唯唯。一會子擺上飯來。寶珠便和秦文袁夫人及美雲姐妹。一桌兒胡亂吃了些。見沒事。便回惜紅軒去。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正是

書生莫笑無長物。

一句新詩一寸金。

## 第二十九回

莽寶珠誤噴好姐姐

苦媚香遺集惜惺惺

却說寶珠自東正院回來。一肚子惡氣。跑到婉香房裡。便打起臉兒。向床前坐下一聲兒不言語。婉香當是惹了罵來。因緩緩的問道。怎麼又

生氣來。敢是三老爺說了。你什麼寶珠道。不是今兒倒還賞我許多物件。只不該拿我的筆墨去賣錢。難道我的文字便臭到這樣。只要拿錢來。便該替人做牛做馬的抽腸子。便五千萬銀子。我也不肯拿筆墨換去。婉香不懂。因笑道。這話我不解。誰拿你筆墨賣錢去。寶珠道。還有誰呢。婉香道。賣多少錢來。寶珠道。五千兩銀子。我看看直是一堆牛糞塊子。婉香笑道。什麼好文字。便賣到這些錢。寶珠恨道。你也來了。好好明兒。你們多睡到金銀子堆裡去罷。婉香紅了臉氣起來。道。這奇了。怎麼和我嘔起氣來。因想道。只道他一晌溫存的性兒。不道也這樣使性。我何苦趨奉他。去想着眼圈兒紅了。便拿帕子拭眼淚。寶珠一眼見他哭了。知道自己太莽闖了些。便甜言蜜語的央告了一會。婉香纔回過念來。想也錯怪了他。因見寶珠挨着他口裡不住聲的叫好姐姐。身子兒

和扭股兒糖似的。倒覺好笑起來。因道：你怎麼受了人家的氣和我嘔來。到底你講這一篇子我也沒一點兒頭腦。究竟爲着什麼。誰賣了你什麼。去生誰的氣呢。寶珠因陪笑將前事說明了。又道：我不是愛惜筆墨。只怪他拿錢來買我的。把我當做什麼看了。婉香笑道：那我也不犯着生氣。你不要錢。你不拿罷了。請老爺收入總賬去。老爺還格外疼你些。說你好。可知道一家的主子。總沒一個不愛錢的。况又是你的大人。你便順他一個意見。這詩你不愛做。明兒我替你做了。寶珠聽了這話。也通氣了許多。便袖出一卷子來道：你瞧。他還有題目呢。婉香接來看時。見寫些什麼。上某相國。又什麼與某中堂同席得句。又什麼蒙恩賜壽字紀典。又什麼某總裁囑閱闈卷。因笑道：笑死人了。這些我不做。叫春妍做幾首兒。塞塞責罷。這紫禁城待漏。和這個日本星使紀游的。

詩。你可做去。那些四季詠物卽景等題。我代你做罷。寶珠道。這個我不敢勞你。好好的筆墨。替這些東西做。我還犯不着。况是你。明兒我拚把這支筆污了。一起我做去罷。今兒七夕。又是你生日。我想做幾句應景兒的。你沒用飯。咱們作對兒。便在這床裡吃杯酒。婉香啐了一口。又把臉飛紅了。道。你講話也留神點。再隨口亂余可不要。又說我惱你。寶珠回頭一想。纔知道說的沒意。他聽的有意了。因陪笑道。姐姐可喝杯兒酒。婉香點點頭兒。便喊春妍。把前兒秦珍送來的白玫瑰酒。開了一瓶。寶珠便盤腿兒坐在婉香對面喝酒。婉香見攢匣裡的菓品。都不可口。因向春妍要洋葡萄和波羅蜜吃。寶珠道。那個怕你吃不得。婉香笑道。我那裡真病。因怕。今兒是我生日。太太又要忙個不了。我也怕熱鬧。所以只說復病了。其實我原好好的。不叫。我早睡了。那裡還高興喝酒說。

着春妍把洋葡萄和波羅蜜送了兩盆上來。婉香先把波羅蜜吮了一口。便皺眉兒說。而又把葡萄吃了一顆。又說太酸。寶珠剛剝着鮮荔枝。想放嘴裏去。婉香道。你那個給我吃。寶珠便送到他嘴邊來。婉香就在他手裏吃了。又喝口酒。寶珠得意起來。又說要做詩。婉香笑道。頭裏我也想做。偶然繙了繙媚香樓的詩集子。見一首七夕詞的七古。做得好極了。我便不敢下筆。你不信。你試做一首。我再拿那個你瞧。寶珠點頭。便向春妍要筆墨來。想一想寫道。

### 秋河篇

碧。波。界。斷。情。天。秋。織。女。欲。渡。河。無。舟。珮。環。如。烟。泣。秋。雨。片。雲。飛。墮。仙。  
魂。幽。愁。絲。恨。縷。三。千。尺。織。就。霓。裳。貯。窈。魄。支。機。石。爛。不。補。天。填。海。孤。  
禽。早。頭。白。



寫畢遞與婉香。婉香吟了一遍。驚道。這聲口。宛然是媚香的。你見過他集子麼。寶珠笑說。沒見過。我因你這話。所以想到他。便有這個幽怨的話頭。照這樣說。他的詩。定好絕了。快給我瞧。婉香便回身向枕邊取出一套子。遞與寶珠。寶珠捧來看時。是一付楠木板。夾着四卷裝訂極工緻的絹面詩卷。籤面題着媚香樓籤稿。惜紅生書眉。繙一卷看是詞。婉香因道。不是這卷。在卷三那一本。寶珠道。我瞧瞧這個詞。因隨手繙一張。見寫着洞仙歌三疊。答惜紅生原韻。

春愁滿紙。把君詩細讀。花落東風冷。金屋算眉山。減翠秋水。愁青腰肢瘦。掩過羅裙一幅。桃花門卷小。窈窕文牕。一帶紅樓抱。谿曲無語。悄憑欄。對着蓮花。隱約想可人如玉。道簫管雙吹。一年來。算鴛帳。鸞衾。是儂無福。

寶珠道。這詞筆纖穠極了。看這末句。蘊仙娶親。他是知道的了。婉香因  
伏到桌上。側着頸子來看。寶珠把本子移了點過。歪擺着。看第二首是  
紅箋小字倩流鶯相候。一寸春愁酒邊逗。悵夢魂蝶冷鏡彰鸞孤。只  
賸得血淚尙沾紅袖。茜牕愁獨坐。傷別傷春。如此銷魂怎禁受。花  
底問雙禽。那處樓臺可依舊。萬花如繡。記攜手迴廊。囑叮嚀。說別後。  
想思寄儂紅豆。

小樓西角有幾株烟柳。三疊陽關笛中奏。記銀屏索酒寶扇題詩。總  
坐到小院悄無人後。伊家何處是。夢也難尋。月夜花朝斷腸久。欲  
守十年貞不嫁。東風問爲甚。又難開口。怕門外安排七香車。便斷近  
紅顏不堪回首。

寶珠道。照這樣。他已許了婿家了。婉香道。原是爲此。纔回去的。你看那

卷三的懊儂曲一篇。便知道了。寶珠便合下這卷。檢那卷三來看。却好繙出湖樓曲一篇。看是七古。

柳絲搖夢。湘簾尾樓上橫。波剪春水翠濤飛。拍玉欄干。倒吸春人入。波底十幅柳。蘇卷空綠。鴛鴦瓦冷。春雲宿木蘭艇子。搖過湖愁聽。一聲懊儂曲。

寶珠擊節贊好。又繙過一張。便是七夕詞了。因細細看是。

羅雲十幅拖秋碧。一線銀河暗波滴。悄倚花冠。過鵲橋。露珠涼。暈仙鬢。濕玉宇。無塵夜氣清。璇宮鴛鴦杼。乍停聲。含晴欲訴。相思苦。夢裏駮牛喚。未醒女虫啼。遍梧桐樹。十二瑤幃。正飛度。碧漢遙通。激激波。紅牆不隔迢迢路。月帳雲階次第開。涼螢小影墮。瓊階誰傾萬斛銀潢。水洗淨仙家別淚來。蟾魄流光逗。苔縫湘簾。翠地波紋動。烟絲吹落。

芙蓉屏露泣。庭花照幽夢。河鼓驚傳到五更。銷魂帶水自盈盈。金支翠羽。三生約碧海。青天萬古情。靈源一例滄桑變。仙侶飄零幾相見。紅淚流成無定河。香盟冷落長生殿。誰家姊妹惜佳期。瓜果陳來祝有詞。省識星辰猶昨夜。劇憐風露立多時。阿儂不乞天孫巧。悔被聰明誤儂。早上人間一樣秋。娟嬋別恨知多少。良宵小聚太匆匆。鏡檻燈涼鈿匣空。莫笑雲房悲獨處。西風深鎖廣寒宮。

寶珠讀一句贊一句。讀畢又贊。贊畢又讀。讀了三遍。還贊不已。婉香因移過書來。又繙一張出來。給寶珠看道。這首也好的很。我便再做不到這樣。寶珠看是懊儂曲。便讀道。

茜牕環碧。敲東丁。碧城晝掩桃花扇。春魂如烟。隔花語。芙蓉鏡裏搖空青。

寶珠道。只起四句。直似長吉。又念下道。

螺山寸碧。春愁重。俏倚花冠。身不動。絳雪分飛鬢。角鸞綠雲壓。折釵頭鳳。

寶珠連贊好工穩。細緻的對仗。我讀着。倒還比這鮮荔枝好吃。又念道。  
瘦盡垂楊一捻腰。春闈酒醒麝香銷。珍珠寮中壓金線。年年錦字迴。  
文挑儂採蓮花。比人面蓮花易見人。難見淚滴紅珠濕。翠衣詩吟紫。  
玉題紈扇雲房寂寞。延孤嘖。蛟絲小罩凝脂塵。凍壁霜華隱濃黛。金魚瑣斷璇闈春。

寶珠連道。這詩筆膩極了。膩極了。說着喝了口酒。將燭花彈去了。又看着念道。

香肌冷。襯。瑣。瑣。佩。罡。風。吹。墮。青。鸞。背。

寶珠道。這兩句又突起一筆了。看怎麼接轉來。因見下兩句是。

漫訝蓬山隔。萬重屏山更無蓬山外。

不禁拍案叫絕。婉香笑道。這是床裡呢。不禁你這樣狂法的呢。寶珠笑了笑。又朗吟道。

雲翹側。蟬銀螭。蟠。淒。馨。綉。被。啼。痕。乾。簾。波。無。聲。剪。秋。綠。櫻。桃。一。樹。紅。  
欄。干。銷。魂。陌。上。青。絲。騎。金。屋。無。人。碧。天。醉。鈿。匣。空。勞。郎。定。情。燭。花。長。  
替。儂。垂。淚。

寶珠讀到這兩句。又噓歎歎息了一會。又看是。

箏。堂。夜。靜。燈。影。涼。銀。蟾。暗。逗。眉。尖。黃。錦。羽。文。麟。斷。消。息。玉。簫。幽。恨。雲。  
天。長。

寶珠道。講到這裡了。光景下面便收了呢。因繙轉一張看。果然只有四

句了念道

閑愁不斷如春水。日送飛花三萬里。一寸相思久化烟。無端又逐東風起。

的評

讀畢。覺餘音嫋嫋不斷。寶珠還要再看別的。早被婉香撇手奪去。藏過了道。你總不拘看什麼。便要一口氣看完他。酒也不吃了。睡也不睡去。寶珠笑了笑。忙喝了鍾酒。又拿瓶子倒了一鍾。嘴裏還念着鈿匣空。勞郎定情燭。花長替儂垂淚兩句。忽向婉香道。照這兩句看來。他兩個是定情過的了麼。婉香笑道。那我怎麼知道。寶珠又道。怎麼他兩個便有這樣好。可不教我艷羨煞。不知寶珠說了這話。婉香可惱不惱。且看下回分解。正是

苦拋眼淚吟詩句

留與旁人帶笑看

第三十回

送花果秦瓊締姻

舐紙牕小環出醜

却說婉香見寶珠說出這話。明知有意。想索性道破也好絕了他的邪念。便道。這有什麼。艷羨處。他兩人的事情。設或有人知道。替他編一部傳奇。或是小說。可不要遺羞千載。始亂之。終成之。那還不要管他。萬一不成。叫那一個怎麼做人。可知道得之易者。失之易。這是千古不易的道理。不看別的。只看古今書籍上也載的。不少有幾個能成就的。須知小說上記的那多是作書的人自己犯這一着。到頭成了個恨事。却借著筆墨。故意反說得美滿。聊以自慰。其實都是反面。譬如你見一部子奇書。你原想買家來的。却先給你看了一遍。那便你買不買。都不打緊了。便買了家來。也看得不貴重了。這是一說。若講得易失易的話。也有。



個。譬。喻。不。看。別。的。只。看。天。孫。和。牽。牛。兩。口。子。一。年。只。聚。一。夕。人。生。終。日。聚。首。一。年。便。三。百。六。十。日。百。年。便。三。萬。六。千。日。一。日。便。有。兩。夕。光。景。不。是。七。萬。二。千。夕。麼。那。人。生。百。年。天。孫。和。牽。牛。便。有。七。萬。二。千。年。的。緣。分。可。知。道。緣。分。是。有。定。數。的。有。如。這。洋。葡。萄。似。的。假。如。這。盆。子。洋。葡。萄。有。一。百。顆。你。一。口。也。便。吃。的。了。一。日。吃。一。顆。便。有。一。百。日。好。吃。你。想。這。話。可。是。寶。珠。笑。道。那。！。我。今。兒。先。吃。這。麼。一。顆。婉。香。忽。的。正。了。顏。色。寶。珠。便。滿。臉。飛。紅。了。剛。沒。的。搭。訕。却。好。海。棠。進。來。說。嬈。烟。姐。姐。叫。晴。烟。來。接。爺。了。說。三。老。爺。叫。湘。蓮。送。了。一。個。書。簡。兒。來。不。知。什。麼。請。爺。家。去。看。去。寶。珠。便。點。點。首。兒。走。下。地。來。一。聲。兒。不。言。語。婉。香。也。不。則。聲。教。春。妍。把。酒。盞。收。拾。了。便。自。睡。下。寶。珠。走。回。天。風。樓。底。下。一。間。醉。花。仙。館。來。見。嬈。烟。正。在。那。裡。燒。安。息。香。寶。珠。走。近。來。道。三。老。爺。有。什。麼。簡。兒。送。來。嬈。煙。

便向文具內取了出來。遞與寶珠。看是一個三寸長的小書簡兒。上面是秦文寫的。付寶珠收貯。拆開一看。却不是諭單。是一招萬源金號的摺子裏面寫着。收存赤金一百一兩四錢九厘五毫。下面蓋着年號戳子。寶珠看了。便仍套在封子裡。嬈烟問他。只約略說了緣故。就叫嬈烟收下了。便自睡下。一宿無話。到了次日。寶珠起來。往婉香處轉了轉。婉香叫他做詩。他總聽他的話。便回來真個引紙握筆。做起詩來。又趁此機會。向秦文處請了十五天假。打這日起。便有時往惜紅軒綠雲深處。春笑軒海棠香夢軒等處。和姐妹們頑頑。有時便回來做詩。到落得快活幾天。又兼秦文和柳夫人袁夫人都道他好。寶珠纔信服婉香的話。這十幾天內。莫說不上學。連別的閒事。也不問一星兒。那盛蘧仙的詩。他早忘的影兒也沒有了。那裡還去復他。却把個盛蘧仙悶死了。望

又起一番  
別氣局

雲。竟。似。的。望。了。許。多。日。子。沒。見。一。封。回。書。自。己。又。病。的。是。熱。瘧。沒。一。月。起。不。得。床。心。裡。那。裏。耐。煩。得。住。想。叫。冷。素。馨。代。寫。個。字。兒。去。問。素。馨。却。不。肯。寫。遽。仙。沒。法。又。耐。了。幾。天。這。日。略。支。撐。得。住。便。自。扶。病。寫。了。封。書。子。着。文。兒。送。去。文。兒。接。了。書。子。不。敢。怠。慢。忙。到。秦。府。裏。來。一。路。見。些。官。員。開。鑼。喝。道。的。來。來。往。往。絡。繹。不。絕。進。了。學。士。街。見。滿。街。擠。住。了。旗。纛。傘。扇。轎。馬。人。役。到。秦。府。門。首。見。方。井。裏。搭。了。馬。棚。拴。着。幾。十。匹。高。頭。大。馬。左。右。搭。了。兩。座。鼓。亭。大。門。口。兩。邊。圍。牆。都。歇。滿。了。執。事。又。許。多。親。兵。成。淘。結。隊。的。站。在。那。裡。看。號。衣。也。有。撫。院。裡。的。也。有。將。軍。裡。的。也。有。提。台。統。領。的。文。兒。打。諒。府。裡。有。事。便。不。敢。輕。易。進。去。到。街。口。茶。肆。裡。來。找。熟。人。一。踏。進。門。檻。見。滿。座。都。是。戴。紅。纓。帽。子。和。戴。歪。帽。子。扎。頭。巾。的。兵。丁。差。役。好。容。易。找。着。個。東。府。裡。兆。貴。的。兒。子。來。順。兒。便。和。他。講。要。見。一。

見寶珠。有機密書子。要親呈上去的。來順兒本來和文兒是酒朋友。便一口答應了。和文兒走出茶肆來。文兒一路上問道。今兒什麼事。便這樣鬧熱。來順兒道。今兒八月初二。是南府裡二太太六十大壽。又是偌們老爺的五十八歲小慶。又是咱們瓊二爺和石府裡締姻。所以兩府裡都熱鬧得鼎沸似的。你要見三爺。我帶你裡面園子裡見去。外面有客着。不穩便。文兒應着。跟來順兒進了大門。見甬道兩面滴水簷下。都歇滿了儀從。執事擁擠擠的。不知有多少人。二門上掛了紅彩。交椅上坐着幾個武弁。在那裡彈壓。閒人進儀門。便清爽多了。只有二三十乘空官輿。歇着好些當差的。分兩排兒站着。猛聽見裏面升炮。來順兒忙帶着文兒。站到邊上去。見穿堂裏面飛也似的。抬出兩乘紅拖呢的二四轎子出來。後面跟着七八個管家。打從面前掠過。一轉眼出儀

門去了。文兒私問是誰旁邊二個當差的道是本府裏的金師爺和陸師爺兩位大冰領盒子去的。文兒便打疊起眼光打算看盒子。猛聽見又升起炮來。却伸着頸子半晌沒見一人出來。原來這炮是大門口送客的一會子又放了三個炮。見穿堂裏面先跑出許多有品職的管家來。兆貴也在裏面隨後一串兒扛出許多嶄新的擡箱來。文兒定睛看時。那抬箱裡都擺着緞盒。盛了花果五彩雜陳。光耀眼目。一架一架的打面前過去。共是二十四架。抬箱內中陳設也看不仔細。總覺件件是好的。罷了。那抬箱出了儀門。隨後又是兩乘官輿出來。打頭一乘前面走着四個親兵看號衣。知道是個統領。那後面一乘文兒認得是秦文送客出來的。見那頭一乘轎子出了儀門。聽外面升了三個炮。秦文的轎子便回轉來。四五人插着轎扛飛風似的打面前擦過進穿堂去了。

這裏站班的便漸漸的散開了。幾個來順兒便引着文兒進穿堂。過大廳。一路見掛滿了喜字壽字的大紅緞幃。到二廳見台階下坐着一班清音天井上面搭了彩棚子來。順兒急急的引着文兒打西首游廊上。越過進了一座牆門。便是甬道上面蓋着雨廊。又進一重門。抬頭見榜著一粟園三字。到裏面走廊上早有許多小廝在着問來順兒什麼事。來順兒說明了。便叫文兒在這裏站着。切莫亂走。自己回出去了。半晌小廝們說三爺來了。文兒一眼見來順兒跟着一人進來。年紀不過十三四歲。比自己還瘦小些。戴着束髮紫金冠。穿着繡蟒的箭袖大衣。上面罩着西地文錦的背心。約有二三尺長。下面結着排穗鬚兒。剛和大衣一樣。長腰間繫着四塊玉的扣帶。裏面襯着白湖縐襯腰帕子。滿臉秀氣。眉目如畫。覺得便把自己的主人比下去了。那人進來。文兒趕先

打個千請安。說家爺本來要到府道喜。因病着不便。說抱歉的很。寶珠笑說不敢。又道。回去替我給你爺請安。我早想過去。和你爺談談。總沒得一個空兒。你爺痊可些。儘請過來逛逛。只是屈駕的話。我又不說。文兒應着。又代主人謙了幾句。便呈上書子。寶珠拆開看了。知道這事。筆墨上也講不了這些。我明兒閑了。便過去給你爺請安。帶講這事。文兒唯唯。見寶珠還要講話。忽外面走進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廝來。說西正院請爺去。寶珠點點頭。便向文兒道。我也不寫回字了。你家去。便這樣講。請你爺保重些。說畢。便轉身出去了。文兒便和來順兒出來。因問。怎麼這幾處不見一位客。來順兒笑道。客多着呢。那邊西花廳和那邊東花廳。新花園裏。三處幾所院子。都擠滿了。客便剛纔。那個園裏也擠滿了。女客只你看不見罷了。文兒點點頭。暗暗贊歎。到儀門口。

口別了來順兒。逕回府來。將這番情形和寶珠的話。告知蘧仙。又贊寶珠那樣和藹。那樣標緻。沒一點兒公子氣。蘧神聽了。那願見之私。越發殷勤了。過了幾天。仍不見寶珠的影兒。夢却夢見了好幾次。總又沒一句咬實話。便怪寶珠終究是紈袴子弟。不盡人情的。便也冷了心。挨到八月十六那日。病好了些。身子略支掙得住。只還怕風。偶然想起寶珠。便要親自往秦府裏去。冷素馨勸他不住。只得依他叫。多添了件衣服出去。又叫把轎簾兒放下了。仍是文兒跟了去。却不道到了秦府。門上人回說。三爺剛被葉老太太請去過中秋去了。蘧仙大失所望。只得回去。過了幾天。又去。又說還沒家來。蘧仙便氣起來。絕口不提寶珠兩字。其實不是寶珠糊塗。因替中丞做詩。便告了十五天假。到期却只有十二首詩。又請寬限了十日。又只有三首詩。總一味的忙些頑。秦文勳了。



氣等過了初二的喜日。便把寶珠鎖在新花園裏。限他五日繳齊。過了五日去看。却把滿園的景緻都題到了。倒有一百首絕句。却又用些風花雪月的字面。用不到那集上去的。秦文看了好氣又好笑。便又把他關了幾日。到十五早晨。纔把三百首雜體詩做齊了。却是冠冕堂皇。純用台閣體的。秦文歡喜的了不得。便賞假十天。一面把詩發刻去。這寶珠放了出來。便如倦鳥出籠似的。十五夜和姐妹們賞了一夜的月。鬧熱自不必說。次日却好葉老太太來喚他賞月去。他那肯不去。所以把蘧仙這事倒做了個願心。這等檢日子去還的似的。打十六日到了葉府。自然又沒個空兒。又况冰山和袁夫人都進京去了。葉用又往江蘇候補去了。家裏這留些女眷。那葉魁自日日關在書房裏的。葉赦却沒年月的外面嫖去賭去。以所寶珠在那裏便和香人兒似的那些年紀。

和。他。差。不。多。的。小。姨。娘。都。似。蝴。蝶。兒。一。般。黏。住。他。你。想。寶。珠。還。有。什。麼。心。思。替。蘧。仙。擔。憂。去。一。日。寶。珠。沒。事。來。看。蕊。珠。的。母。親。五。姨。娘。朱。賽。花。來。可。巧。不。在。屋。子。裏。因。順。步。到。六。姨。娘。楊。小。環。院。子。裏。來。見。靜。悄。悄。的。沒。些。人。聲。那。些。丫。頭。們。都。不。知。那。裏。去。了。因。想。到。房。裏。去。却。不。道。房。門。反。門。着。寶。珠。只。當。他。睡。着。便。悄。悄。的。回。了。出。來。到。玻。璃。牕。上。來。看。却。也。被。幃。子。遮。着。因。拿。舌。尖。子。舐。破。了。一。個。空。眼。子。望。進。去。見。上。面。洋。牀。上。垂。下。亮。紗。帳。兒。那。帳。門。兒。在。那。裏。抖。動。靜。聽。有。些。氣。喘。喘。的。聲。音。心。裏。疑。惑。小。環。病。了。因。定。睛。看。時。原。來。那。床。是。兩。面。靈。空。的。後。面。牕。子。照。着。日。光。映。着。亮。紗。帳。子。見。床。裏。面。疊。起。兩。個。人。影。兒。在。那。裏。顫。動。便。把。臉。飛。紅。了。心。裏。突。突。的。跳。了。起。來。便。不。再。看。回。轉。步。來。想。走。忽。那。邊。廊。上。走。進。一。個。人。來。不。知。那。人。是。誰。且。看。下。文。分。解。正。是。

有意呼茶尋鸚鵡。

無心閑步見鴛鴦。

第三十一回

活離別頸迴三尺練

死纏綿臂嚙一條痕

却說寶珠剛想轉步走出去。忽見那面廊上來了一人仔細一看原來便是自己的影兒。被對面鏡屏照過來的心裏暗想。不道小環這人是這樣的。又想只不知那人是誰。想着便故意放重脚步道。你們的桂花好香。吓見這邊牕子呀的開了。却是小丫頭奴奴。見是寶珠。便笑道。請爺這邊坐罷。又低聲道。姨娘在那裏洗脚呢。不要進去。寶珠暗暗好笑。便打中間進這邊房來。奴奴忙去後面點火拿烟袋去。聽對面後房門響。寶珠便偷眼打中間望後面去。見一個人影兒一晃往後天井跑出去了。却是寶珠眼快。分明認得是葉赦。便暗暗吃驚。忽對面房門也開

了。見小環穿着一件粉紅小夾袄子。下面露出湖色袴兒。寶藍扳尖頭鞋兒。頭髮掠的絹光檻髮。抿的斬齊濃濃的眉兒。白膩膩的一張鵝蛋臉。堆着笑容。向寶珠招手兒道。來這邊坐呢。寶珠望他笑了一笑。便捧煙袋走過來道。你關着門在這裏什麼。小環嗤的一笑。寶珠便靠妝台坐下。見床上帳子已鈎起了窗幃兒也。打開了濃濃的焚着一爐子麝腦香。小環斜着身兒。站在寶珠面前道。你敢是從七姨娘那裏來麼。寶珠道。月香我還是昨晚子見了沒見來。小環道。昨晚子敢是你往那邊去的。寶珠點點頭。小環却嫣然一笑。便把帕子去掩小嘴兒。還嗤嗤的笑着。寶珠看他這樣也。嫣然一笑。小環溜轉眼波。去看一看。沒人便挨着寶珠一塊兒坐下來道。我問你纔說了這句。又站起來。走到床沿上去。坐下用帕子招他道。你來我問你呢。寶珠便放下煙袋過來。小環按他

並肩兒坐下。臉對臉兒的問道。我昨晚上看你來。你可知道。寶珠道。你敢是到軟姐姐那裏看我去。小環道。不是。寶珠笑道。哦。昨晚上窗外咳嗽一聲兒的。敢便是你小環。嗤嗤的笑起來。道。好吓。可不臊死了人。寶珠紅了臉。道。你呢。小環便一手鉤住寶珠的頸子。一手來搯他的嘴。寶珠連忙掉轉頭。躲過了。央告小環。却沒得氣力。拗不過寶珠。早順勢兒和寶珠滾在一堆。寶珠忙正了色。道。哎。啞。閃了腰了。快放了我。小環笑着扶他坐起來。連問閃了那裏。寶珠說這會子好了。小環因替他整整紫金冠兒。道。你和月香好。可知道月香的事呢。寶珠道。我不知道什麼事。你講。我聽。小環道。借們家瞿福。你知道爲什麼問了死罪。寶珠道。哦。你不說。我知道了。因道。這個也太罪過些。小環道。不然。月香也保不住。因是老爺鍾愛的。所以大爺不敢專主。要等老爺回來。再作區處。光景

像月香那模樣。老爺也忍不的捨了。寶珠道。這事辦的不好。教我且悶住了。不響。等老爺回來。告訴了。或索性賞給了他。或好好的回覆他出去。照這樣。幸而瞿福不把實情講出來。設或當堂供出。這府裏的名聲。還好聽嗎。小環點首兒。寶珠又道。怎麼便能問了死罪。小環道。他本來姓徐。因打死了兩個人。逃了出來。見官府緝獲的兇。不知怎麼求了老爺。到這裏府裏來充了家丁。又改了姓。也便沒人敢惹他。這會子是大爺向府裏太尊講了。說他改名躲匿。以前。俗們並不知道他是緊要人犯。誤收留了。此刻察出蹤跡。所以送府來辦的。那太尊查看存案。果是有的。審了一堂。瞿福也是冤家到了。竟一口招承。所以問了這死罪。這事却沒提一。予兒寶珠嘆了口氣道。主僕這奸是死罪。不知道子淫父妾。是什麼罪名。小環失了色。寶珠便站起來。抖一抖衣裳。要走。小環一。

阿吓怎麼  
寶珠講出  
這話來我  
知之矣所  
謂寫至情  
者也

喚醒春夢  
不少

淚珠緣 第三十一回

一六〇

把。扯。住。衣。角。寶。珠。忍。着。心。疼。把。袖。子。拂。散。了。就。走。小。環。見。寶。珠。生。氣。去。了。便。嗚。嗚。噎。噎。的。哭。將。起。來。初。則。是。怪。寶。珠。繼。則。自。恨。沒。得。主。意。何。苦。放。着。寶。珠。倒。被。葉。赦。壞。了。身。子。哭。了。一。會。忽。又。自。己。懊。悔。起。來。想。從。前。至今。沒。一。件。兒。稱。心。的。事。進。了。這。府。裏。便。似。進。了。囚。籠。似。的。再。飛。不。出。去。葉。冰。山。在。家。的。時。候。便。沒。時。沒。節。的。便。幹。些。醜。事。便。自。家。不。高。興。着。也。要。勉。強。奉。承。再。加。葉。赦。穿。花。似。的。和。他。來。廝。纏。這。會。子。連。寶。珠。也。知。道。了。可。見。說。要。人。不。知。除。己。莫。爲。既。出。了。醜。還。有。什。麼。顏。面。見。人。不。但。見。不。來。葉。冰。山。打。今。日。起。連。寶。珠。也。見。不。來。了。想。到。這。裏。便。心。灰。意。爛。起。來。看。看。天。色。晚。將。下。來。挨。到。晚。飯。時。候。聽。丫。頭。們。說。寶。珠。回。去。了。心。裏。便。加。了。一。勺。冷。水。似。的。也。不。用。飯。就。獨。自。睡。下。淌。眼。淚。聽。自。鳴。鐘。打。了。十。二。下。外。面。丫。頭。們。都。睡。靜。了。忽。然。起。了。個。自。盡。的。念。頭。便。獨。自。起。

來四下看了。看見燈光暗小。如豆綠熒熒的。到窗口一看。見天井裏月色迷離。落葉兒被風吹着。在迴廊上。簌簌的打旋窩兒。走動便慢慢的。回床邊來。向床沿上坐下。細想一會。覺得做人實在沒趣的很。不如死了。愛到那裏便那裏。可不自在。想到這裏。心裏倒快活起來。便揩乾了眼淚。到妝臺上拿了付紙筆來。想把那燈剔明些。却不道反烏了下去。凍紅一點。絕無寸光。小環嘆口氣。便道還寫什麼來。只是死得。不明人還說是爲的寶珠。可不又冤了他。因大書道。

不應強賦定情詩。悔到如今死已遲。若問此身被誰污。宮門懸帶料應知。

寫畢。便解下腰帶。拴在床橫頭鐵棒子上。用一張矮櫬子墊了脚。引頸套上。再把矮橙跌開了。只覺喉間一哽。那一縷香魂。便從泥丸宮透出。



隨風飄出窗外。到迴廊上站住看自己原好好的。與生人無異。心裏疑惑。還當自己沒死。再回到房裏看那個脂粉搓成的嬌小身軀。已如步靈仙子似的。靈空懸在那裏。到這地步不禁灑了幾點眼淚。因想我這身軀兒在生時那樣自憐自愛。不要回來。他們給我胡亂收拾。可不辱沒了我這身體。不如守着看他們那樣佈置。因便坐在妝臺上等着一會子。聽雞鳴了。那紗窗上漸漸的白了。因想人說鬼是不能到天明的。可見也作准不得。看自鳴鐘已指在七下二刻。因想把燈吹滅了。却吹了半天也吹不烏。便漸漸悔恨起來。再一會子聽丫頭們起來了。却好這日天也陰慘慘的。沒得日頭。小環見半晌沒人進來。好一會聽外面丫頭們私說。今兒姨娘怎麼了。這會子還不起來。小環聽了這話不禁弔下淚來。忽有人在外面問道。六姨娘怎麼不起來。請安。老太太問呢。

聽便有人來開了房門進來却是大丫頭端端看他先到床邊喚了聲見不應便掀起帳子看沒得人因怪異道奇了姨娘那兒去了聽外面有人接應着進來看是楚楚見端端向楚楚道姨娘沒睡在這裏敢又到那裏和二爺幹那個去了楚楚道光景便是了小環暗暗痛恨見楚楚猛回頭見牀橫頭掛着一人叫聲阿吓便扯了端端的手飛跑出去一會子見四五個老婆子進來看是小環縊死了都大聲呼救見一個抱住了一個解繩子兩個扛着歇到牀上來一個伸手去摸胸口說阿吓胸口不溫了一個去把脈息說哎吓脈息也斷了七八個老婆子便一片聲哭將起來正亂着見外面闖進一人來看是蕊珠的母親朱賽花見小環已沒救了便痛哭了一會瞥眼見桌上有一張紙便取來一看勃然變了顏色忙揣在懷裏小環暗暗點首見賽花又撫屍大哭了

痛快之至  
奇譎之至

一場小環也淌着眼淚。一會子見老太太和七位姨娘都到了。軟玉蕊珠也都來了。小環見人多了沒處兒坐。便自己坐到裏牀去守着屍首。一千人多哭着見葉赦。葉魁也多進來。小環看見便咬牙大恨見他也來哭着。便伸手打了他一個嘴巴子。見葉赦叫聲。哎吓。捧住了一邊臉兒。小環順手又是一下。那葉赦便嚷着痛。老太太忙問怎麼了。見葉赦兩頰俱腫。只道葉赦觸犯了什麼神道。便祝告了一番。小環見老太太這樣便忍住了氣。看葉赦捧着嘴跑出去了。自己覺得隱隱有些手掌兒痛。便手對手兒拿帕子揉着冷眼看。一千人還是蘇腕蘭和軟玉母女兩個哭得淒切些。又好一會見一千人都走了出去。來了七八個老婆子和貼身的四個丫頭來替他洗臊換衣服成殮。又一會子說材停好了。請出去大殮心裏想這闔棺的景象。我看不得回來。定不受用不。

不知可是  
大荒山

如便此刻走別處。逛逛去。因便捨下那身軀兒。走到迴廊上來。四下一看。都是高牆打那邊走去。正想着那身子覺得秕輕的。隨風吹去。雲裏霧裏。不知到了那一處。睜眼看時。却在了一座山子上。見對面來了一人。定睛一看。却不是別個。正是昨兒在一塊兒頑的寶珠。因趕到面前。叫道。寶弟弟。你那兒去。寶珠一眼見是小環。便抱住哭道。姐姐。你怎麼便這樣了。你敢是爲我那句話兒傷觸了你嗎。你便和我鬪氣。也不到這個地步。說着痛哭流涕。小環也流淚不止。因替他拭淚寬慰他道。我原和活着一樣。倒反自在些。我那裏爲你。我只恨葉赦那狗子。起這樣歹心。把我名節壞了。我必要報這個仇。纔是。亦和你在生怎樣講的。來。只我死了。便幽明相隔。遂不來我的心願。我再投一生來。你可依我那一件兒。寶珠哭道。姐姐。哄我來投生。那有這樣容易的。小環道。這個你不

知道我自。有主見。你果然不棄。記取十二年。後臂上有硃砂記的。便是我後身。可不要忘了。寶珠哭着答應。小環把袖子撩起。露出雪白的一彎粉臂。舉向寶珠道。你果然許我。你把我這臂膊上。嚙一個血痕。寶珠哭道。姐姐。我。不。忘。你。便。了。這。個。我。可。忍。不。下。這。個。心。腸。小環正色道。罷。算。我。癡。想。便。了。寶珠見他這樣說。便只得依他。閉了眼睛。硬打心腸。只把這臂膊。當做自己的。橫起膽子。咬了一下。只聽得小環絕叫一聲。寶珠大吃一驚。睜眼看時。連小環的影兒也沒有了。只娘烟和婉香兩個。站在面前。喚他自己。却睡在牀裏。站的滿屋子人。原來剛纔寶珠聽說小環縊死了。便一哭。暈倒。娘烟急了。又不敢回上房裏去。只婉香近。些。便。請。婉。香。過。來。一。同。喚。他。見。寶。珠。只。合。着。眼。睛。使。勁。的。發。抖。人。喚。他。也。不。聽。見。春。妍。海。棠。笑。春。愛。兒。睛。煙。都。一。片。聲。幫。着。喊。到。這。會。子。纔。

教誰怎麼  
呢急不擇  
言自是從  
肺腑中流  
露出來

醒過來。大家略放了心。婉香便去勸他。寶珠只嗚嗚咽咽的哭着。講不出話。婉香見他這樣。心裡酸得和醋似的。含着一包眼淚。道你自己也該保重些。果然是傷心的事。也不能捨了自己的身子。便哭到這樣。偷有點兒什麼長短。教人怎麼呢。寶珠見他說出這話。便看了他一眼。婉香把頭低下了。想這話又說混沌了。便滿臉飛紅。默默的坐了一會。聽自鳴鐘打了十一下。已是三更時分。便勸寶珠解衣睡罷。寶珠此時已不哭了。却不肯睡。只呆呆的想那小環的話。見滿地站的人。又不好和婉香講。便和衣躺下了。叫婉香睡去。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表白。這便是。

三生有約知何日

兒女癡情死不休

第三十二回

趁顛狂小環索命

了冤孽葉赦歸陰

却說葉府自把楊小環一死。滿屋子弄得陰慘慘的。每夜必有響動。那些婆子丫頭們。不是這個說見鬼。便是那個說出怪。外面延僧懺悔。做七回神。忙個不了。過了七七。纔安穩些。那蕊珠的母親。本來爲人極好。想小環既死了去。何苦留這一紙字跡。教人知道。况老太太也有些知覺了。要這何用。便背地把他燒却了。那小環的本意。他自然不知道。這且不表。再說小環的魂。自與寶珠嚙臂訂盟之後。心裡原想便投生去。却因頸上這帶子。再卸不下。咽喉間時時呃痛。因此大恨葉赦。誓要報了他的仇去。只可恨這身子不由自主。心裏想到這邊。剛走着。又被風吹了。到那邊去。再也沒自己一點兒主意。分飄飄蕩蕩的飄了。幾日。總飄不到自己屋裏去。一夜月色昏暗。北風大起。站脚不住。便和柳絮似。

不知如何  
體會出來

的隨風吹去。可巧吹到一所梧桐院落。落下來看不是別的。所在正是自己住的院子。心裏想道。好容易到了自己家裏了。只不知道我屋子裏是什麼個樣子了。因走上迴廊。見一帶簾子破壞了。好些零零落落的掛着一個蛛絲網兒。直沿到欄干上來。結成一個八卦圖兒。却已破了半邊。心裏很不受用。再走見一扇朱紅欄干。竟已破了。歪倒在迴廊外面草地上。那草却早枯黃了。慘悽悽的籠着烟霧。下面有兩個蟲兒。一遞一聲的嘶叫。再看那梧桐葉兒。落了滿地。只賸些枯幹兒。掛着一鈎的涼月。四下悄無人聲。想道。不道我纔死了幾天。這裏便荒蕪到這個樣子了。不知道我這形影。還似舊時不似。因想到走廊盡處。照照鏡屏去。却不道那兩扇鏡屏。早已搬去了。露出一片敗壁。沿着些莓苔。蟻鏡隱隱有幾行墨跡。近前一看。却自前年自己題的詩。一排兒寫着七。



八首看是

曲綠欄干宛轉思不辭涼露立多時今宵怪底羅衫薄應是秋風  
到桂枝月鈎空掛美人魂草長紅心舊有根已是半愁禁不起那  
堪庭院又黃昏

看了這第二首不禁弔下淚來道不道這詩竟做了今日的讖語因便  
不願看了走進中間見供着一個湖色靈幃一張方桌一付燭台香爐  
一對魂旛已是灰塵罩滿了靈幃邊亭柱上又掛着幾陌紙錢想是一  
天不過來兩個丫頭祭奠虛應故事的所以也不收拾又看桌上擺的  
五花五神和香亭獅象那些亂絹紮成的件兒早已破壞殘缺上面一  
架紫竹靈床懸着燈彩幔子裏面襯出一幅自己的眞容近前一看宛  
然。似。呆。呆。的。看。了。半。晌。不。禁。淒。然。下。淚。向。那。畫。上。道。小。環。演。叫。你。生。

得。這。樣。是。你。自。己。把。這。紅。顏。誤。了。你。也。說。着。竟。嗚。嗚。咽。咽。的。哭。將。起。來。  
剛。哭。着。忽。牆。外。一。陣。笑。聲。困。住。了。哭。聽。是。那。壁。尤。月。香。院。子。裡。來。的。料。  
是。丫。頭。們。頑。的。有。趣。心。裡。一。發。淒。酸。不。禁。又。哭。了。起。來。哭。了。一。會。忽。這。  
邊。間。壁。朱。賽。花。院。子。裏。的。自。鳴。鐘。鐺。鐺。的。打。了。十。下。因。收。淚。道。我。好。容。  
易。纔。得。到。此。却。只。顧。自。己。傷。感。着。不。報。仇。去。還。待。天。明。了。不。成。想。着。便。  
拭。淚。出。來。約。略。認。得。門。路。趁。着。月。光。把。袖。子。障。了。風。逕。到。葉。赦。院。子。裏。  
來。見。重。門。靜。掩。裏。外。悄。然。無。人。月。光。略。斜。過。西。却。照。在。葉。赦。臥。房。窗。子。  
上。見。窗。內。有。一。片。燈。光。和。月。色。相。逗。因。走。近。向。牕。裏。望。去。見。一。張。方。桌。  
上。擺。着。一。盞。長。頸。燈。台。幾。本。石。印。小。書。看。簽。面。標。着。耶。蒲。緣。三。字。心。想。  
這。書。我。到。沒。見。過。只。不。知。道。是。什。麼。典。本。子。因。四。下。一。看。却。不。見。葉。赦。  
見。上。面。葵。花。床。上。垂。着。湖。色。綢。帳。料。是。葉。赦。睡。了。細。聽。有。些。聲。息。又。夾。

不着一字  
盡得風流  
洵是寫生  
妙手

着。啣。呀。呀。斷。斷。續。續。的。啞。語。聲。心。裏。疑。惑。猛。可。地。想。到。了。便。面。紅。耳。熱。起。來。剛。欲。轉。步。忽。帳。鉤。兒。錚。的。一。聲。帳。門。開。處。走。出。一。個。人。來。一。看。不。是。葉。赦。却。是。大。丫。頭。叫。圓。圓。的。身。上。披。着。一。件。大。紅。小。緊。身。兒。開。着。胸。襟。拖。着。睡。鞋。兒。笑。蓉。可。掬。的。走。到。方。桌。邊。抽。開。抽。屨。取。了。一。包。物。件。便。急。急。的。鑽。進。帳。去。便。聽。葉。赦。嗤。嗤。的。笑。着。一。會。兒。忽。牀。裡。面。透。亮。起。來。像。是。點。了。一。盞。洋。燈。了。小。環。不。禁。心。裏。突。突。的。跳。了。幾。下。暗。暗。地。罵。聲。無。恥。轉。身。走。向。迴。廊。上。坐。下。還。隱。約。聽。得。些。聲。響。心。窩。早。似。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落。的。坐。又。不。是。立。又。不。是。暗。想。他。們。那。種。情。節。真。正。把。人。醜。死。了。忽。又。回。想。到。自。己。身。上。不。禁。又。羞。愧。又。苦。惱。起。來。哭。了。一。會。遠。遠。聽。得。穿。堂。上。打。了。三。更。四。點。因。看。看。天。色。怕。亮。的。快。誤。了。事。便。又。走。近。牕。邊。望。去。瞥。見。連。帳。子。也。索。性。都。上。起。了。連。忙。不。看。退。轉。到。天。

井裏梧桐樹下看看月色已是斜過西去滿地下都堆着落葉帶着露水。晶熒熒的自己端着却一些兒也沒聲息低頭看看地下樹影兒和欄杆影兒都有只自己的影兒却一些淡痕也沒得不禁又悲酸起來。剛掩着淚忽葉赦房裏疾聲呼喚聽是圓圓的聲音道哎吓爺不好了你們快來。嘎連喚幾聲這邊婆子丫頭們房裏纔有人答應問是什麼聽圓圓發急道快來嘎爺不好了呢纔聽這邊房裏瑟瑟縮縮的起來了七八個丫頭婆子打着火一齊亂闐闐的闐將出來小環躲避不及早被一個老婆子看見急聲喊道阿吓這這這不是楊姨娘麼大家聽說都打個寒噤一眼見一個影兒一晃向葉赦房裏去了衆人知道不是好事仗着人多便一闐擁進葉赦房裏圓圓尙未着衣忙把帳子一齊放下婆子們聽得鐺的一下猛抬頭見楊小環手裏拿着根腰帶子。

站在床前。大家都嚇的疾叫不出。忽一轉眼不見了。却從床裏面鑽出一個滿身血紅的人來。大家吃了一驚。細細一看。却是圓圓衆人硬着膽子問是什麼。圓圓一句話也回不出。呃牙兒的掙出一句說。爺不好了。丫頭們當是小環索了命去。多不敢上前。還是老婆子們有些膽量。搶過去打開帳子。一看見牀桌上擺着一盞洋燈。燈光下赤條條的睡着個葉赦。口眼渦斜。四肢不收。像是死了的光景。因見褥子上攪的。不成樣兒。纔知道不是真死。因都埋怨圓圓道。哎吓。嘖嘖。這種事兒也值得大驚小怪的。喊人真沒見過。局面的冒失鬼呢。圓圓一面紐着衣襟道。什麼沒見過。局面你們不瞧氣也沒有了嗎。婆子們聽說又着了忙。七手八脚的向葉赦鼻孔邊一探。果然沒了氣息。一個便搥床大哭起來。一個道。不忙氣有呢。不過微微的。了一個早趕着埋怨圓圓一個。

手忙脚亂  
又爲來偏  
亂好一絲不  
人亂好看煞

道。這。會。子。你。們。還。有。工。夫。埋。怨。去。快。還。不。拿。參。湯。子。吊。呢。一。個。道。是。呢。  
是。呢。快。喊。丫。頭。們。煎。去。丫。頭。們。早。七。張。八。嘴。的。答。應。了。闔。着。煎。去。一。會。  
子。便。煎。好。了。端。着。進。來。婆。子。們。忙。幫。着。給。葉。赦。灌。下。不。一。時。葉。赦。便。漸。  
漸。回。了。轉。來。昏。沉。沉。地。叫。聲。啞。暗。睜。開。眼。一。看。見。滿。地。下。黑。壓。壓。的。站。  
滿。了。婆。子。丫。頭。都。圍。在。牀。前。燈。光。依。然。雪。亮。枕。畔。不。見。了。圓。圓。因。見。自。  
己。一。絲。不。着。出。顯。顯。的。覺。得。不。好。意。思。拉。過。一。牀。被。來。遮。蓋。却。不。道。  
沒。了。氣。力。那。手。再。也。抬。不。起。來。婆。子。們。會。意。忙。替。他。蓋。上。被。道。爺。養。養。  
神。呢。葉。赦。紅。了。臉。掉。過。面。去。婆。子。們。纔。退。下。來。看。圓。圓。和。美。人。兒。似。的。  
倚。着。椅。背。兒。坐。着。軟。洋。洋。的。作。態。因。都。把。冷。話。兒。去。埋。怨。圓。圓。道。一。個。  
年。輕。輕。的。爺。們。你。好。和。他。狂。到。這。個。地。步。圓。圓。不。語。一。個。有。道。姑。娘。家。  
貪。頑。的。也。有。要。像。你。這。樣。很。的。也。真。少。有。出。見。的。了。一。個。也。道。他。往。常。

不知何如  
體會出來

當。着。咱。們。不。暢。意。今。兒。沒。人。看。管。着。便。索。性。拚。了。命。了。一。個。道。要。像。這。樣。的。拚。法。怕。也。拚。不。得。幾。次。兒。呢。圓。圓。被。他。們。你。一。句。我。一。句。的。說。得。惱。羞。成。怒。起。來。道。你。們。沒。經。過。爺。手。自。然。不。知。道。爺。到。這。個。上。那。裏。還。顧。人。的。死。活。吓。我。早。死。過。去。了。爺。說。到。爺。字。却。有。羞。止。了。因。整。整。衣。裳。站。起。來。想。走。忽。覺。一。陣。冰。冷。的。往。小。腿。兒。上。直。流。下。去。因。皺。皺。眉。兒。暗。暗。的。埋。怨。了。聲。便。忍。受。着。走。向。後。房。去。一。個。婆。子。道。還。躲。丟。不。陪。着。呢。圓。圓。不。理。却。回。到。自。己。房。裏。向。大。牀。背。後。去。轉。了。轉。出。來。換。着。下。衣。淨。了。手。便。向。自。己。牀。沿。上。坐。下。支。頤。兒。出。了。會。神。覺。得。身。子。還。是。雲。裏。霧。裏。飄。着。似。的。很。想。睡。因。放。不。下。心。仍。又。走。到。前。房。來。看。葉。赦。已。是。昏。迷。迷。睡。熟。了。鼻。息。很。響。那。些。婆。子。知。道。不。妨。事。早。散。去。了。幾。個。還。有。幾。個。見。圓。圓。來。了。便。也。散。去。只。叫。小。丫。頭。寶。寶。和。圓。圓。兩。個。陪。着。圓。圓。因。替。

出神入妙  
之筆

葉。赦。蓋。好。被。兒。將。洋。燈。捧。出。交。寶。寶。吹。熄。了。便。一。手。放。下。帳。子。漫。漫。的。走。下。地。來。和。寶。寶。同。向。方。桌。邊。坐。下。寶。寶。只。顧。看。圓。圓。的。臉。色。覺。得。比。往。常。分。外。嬌。媚。了。許。多。眉。目。間。別。具。一。種。載。情。不。起。的。態。度。圓。圓。被。他。看。的。不。好。意。思。起。來。適。因。困。倦。便。一。手。靠。在。方。桌。上。一。兀。頭。竟。自。睡。熟。了。寶。寶。喚。他。不。應。聽。鐘。打。了。三。下。外。面。靜。悄。悄。沒。一。點。兒。人。聲。此。時。正。是。十。月。下。半。月。天。氣。朔。風。漸。緊。那。月。色。罩。在。窗。上。却。朦。朦。朧。朧。的。忽。一。陣。風。來。那。樹。上。的。葉。子。都。蕭。蕭。縮。縮。落。下。地。來。在。迴。廊。上。走。看。響。寶。寶。本。來。膽。小。看。這。光。景。便。坐。不。住。站。起。來。想。走。覺。得。後。面。有。什。麼。跟。着。似。的。因。便。頭。也。不。敢。一。回。仍。復。坐。下。伸。手。推。推。圓。圓。却。正。在。好。睡。那。裡。推。的。醒。側。耳。聽。遠。遠。的。打。了。四。更。三。點。那。葉。赦。的。鼻。息。聲。却。是。尖。魃。魃。的。好。像。鬼。叫。一。般。忽。又。是。一。陣。風。天。井。裡。瑟瑟。縮。縮。的。亂。響。那。風。吹。進。牕。



子來把個燈吹得沒一些兒光綠瑩瑩的晃着。猛見燈影下站着一個人。嚇了一身冷汗。定睛看時。原來是自己的影兒在那裏晃動。心裏跳了。幾下。偶見桌上擺着一本書。想道。不如看看書。挨到天明罷。因便移過來看。却正是補磕頭方成好事的一回。看了。不攪滿臉飛紅。把一手抵着下頰子。眼波盈盈的看了一回。便丟下了心裏。想道。這味兒我倒沒嘗過。幾時請這位爺也這樣的試試。瞧剛想的火熱。忽一陣冷風吹進來。打了個寒噤。隱隱聽得有人在牕外嗚嗚的哭。那風一陣冷似一陣的逼緊來。寶寶慌了。再聽那哭聲幽細的很。哭的甚是淒慘。細聽却又沒得了。滿屋子都是一種陰慘氣。忙推圓圓却又和死人一般。寶寶毛髮俱戴。便再坐不住。站起來。想走。猛見一個黑影兒在紗牕上映着。月色晃動。寶寶又不敢走。忽葉敷在牀裏。喊道。阿呀。不好了。寶寶忙急。

步。走。到。牀。前。揭。開。帳。子。見。葉。赦。仰。面。睡。着。白。瞪。着。眼。睛。在。那。裏。急。喊。寶。寶。只。道。是。夢。魘。忙。推。他。葉。赦。醒。過。來。見。是。寶。寶。便。道。你。陪。我。睡。我。慌。呢。寶。寶。見。他。這。樣。說。那。裏。還。肯。陪。他。睡。葉。赦。扯。住。他。不。放。猛。一。陣。風。來。把。燈。吹。熄。了。紗。牕。上。也。沒。月。色。了。寶。寶。忙。喊。老。婆。子。拿。火。來。却。再。喊。不。應。倒。把。圓。圓。喊。醒。了。圓。圓。睜。眼。看。是。黑。漆。漆。的。昏。了。頭。倒。摸。到。牀。上。來。却。剛。摸。着。寶。寶。的。頭。寶。寶。一。嚇。只。當。是。鬼。要。想。喊。却。早。噤。住。了。喊。不。出。聲。一。昏。頭。跌。在。葉。赦。身。上。葉。赦。也。當。是。鬼。早。嚇。死。了。那。圓。圓。因。摸。着。寶。寶。的。頭。髮。陡。覺。毛。茸。茸。的。一。個。東。西。也。當。是。個。鬼。早。嚇。的。仆。倒。在。地。這。一。聲。響。外。面。老。婆。子。們。嚇。醒。忙。問。什。麼。響。聽。裏。面。沒。人。接。應。知。道。壞。事。忙。走。起。七。八。個。人。都。點。了。火。擁。着。進。來。見。地。下。倒。着。一。人。看。是。圓。圓。面。色。嘴。唇。都。青。了。有。幾。個。便。去。救。他。有。幾。個。早。趕。到。牀。上。來。揭。開。帳。門。一。看。

活現

見寶寶蓬着頭倒在葉赦身上。葉嚇眼珠兒都翻白了。幾個人忙着救。葉赦拔頭髮搯唇中灌姜湯。有一點鐘工夫。見寶寶先醒了。過來一句話沒得只是發抖。一會子圓圓也醒了。只葉赦不醒過來。一千人慌了。手脚有老成的忙伸手去摸胸口。見是溫的。因趕着哺氣。半晌纔見葉赦睜開眼來。向衆人一看。却嗚嗚咽咽哭起來。道我好苦。吓衆人聽聲音。不是葉赦的。宛然楊姨娘口氣。知是小環附在身上了。因道姨娘你總發個慈悲念兒。放他轉來罷。小環借着葉赦的口道。他吓你們不知道。我原好好的。一個人他千方百計的誘我。我因他是老太太鍾愛的。我不敢和他翻臉。但不依從他。便了前兒六月間。他叫圓圓哄我到園裡。亭子上看鴛鴦去。我當是真的。誰知他懷着歹意。引我進了園子。他便把園門反鎖了。去說到這裡。因指着圓圓道。他還拿那頑話兒逗我。

好似活捉  
張三的活  
劇

我那裏知道。到了池亭上。便被這個歪纏住了。我要喊左右。又沒一個。人便被他強污了身子。以後又來厮纏我。因既有了事。也免不過。又怕他老翁跟前。唆我去。所以也只得勉強順從他。那知道我前兒剛午睡。他又使強我回過念來。悔恨絕了。夜間便尋只個自盡。可不是這畜生害了我呢。說畢。又嗚嗚咽咽的哭起來。一衆人都哀求着。忽厲聲道。今兒定不放過他。我天天把帶子迴在頸子上。苦的穀了。也替我套幾年。去說着。見葉嚇。伸起頰子。聳起肩膀。兩眼一翻。把舌頭直拖出來。大家慌了。都忙說。姨娘。只個使不得見葉赦。早已喉間打個倒噎。氣七孔流血死了。大家都哭起來。忙報上房去。不一刻。見老太太和各位姨娘。兩位小姐。都趕進來。見葉赦已這個樣子。有些都看的害怕。不敢近身去。只老太太一人。跑到牀邊。放聲大哭。一會。看他頸上青了一圈。大家都



A541 212 0015 51138

淚珠緣 第三十二回

一八二

說是楊姨娘弔了去的。老太太也沒得說。只恨着自己防閑不密。把名。姨。娘。都。很。很。的。狐。狸。精。粉。妖。兒。的。罵。了。一。頓。有。的。抱。屈。有。的。膽。寒。都。不。敢。則。聲。老。太。太。本。來。是。最。疼。葉。赦。的。這。會。子。便。給。他。好。好。成。殮。又。替。他。做。法。事。超。脫。他。只。恨。了。楊。小。環。因。便。不。許。把。他。的。材。停。在。院。子。裏。擇。日。出。殮。寶。珠。却。來。弔。奠。悲。悲。切。切。的。哭。了。一。場。見。葉。赦。也。死。了。停。着。柩。因。咱。暗。想。道。光。景。這。會。子。有。了。替。代。該。投。生。去。了。心。裏。倒。安。放。了。許。多。這。日。也。不。住。夜。便。回。去。了。背。後。少。不。得。有。人。議。論。有。的。說。寶。珠。情。重。有。的。說。寶。珠。心。熱。有。的。說。寶。珠。和。小。環。定。有。來。去。的。有。的。說。有。意。罷。了。斷。斷。不。致。於。怎。麼。的。不。如。究。竟。怎。樣。且。看。下。回。正。是

慾海竟成窳孽鏡。

陽台直接鬼門關。

珠二二集終

